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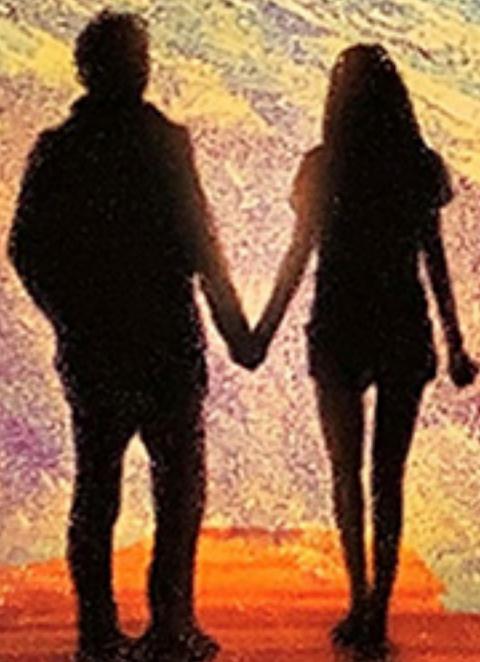
# ĐÚA CON CỦA BIỂN

◆ 越華雙語文選 ◆

# 海 的 兒 子

林松風

著



海的兒子



# 目 錄

自序.....	05
愛的樂譜（詩）.....	08
一個愛的故事.....	09
愛在那年.....	13
舊情.....	21
小鎮那年秋天.....	28
映秋.....	32
青澀的戀情.....	37
曖昧的感情.....	41
續落烏鸞潭的髮絲.....	48
薄薄的幸福.....	51
一個抖落風塵的女人.....	55
深山暴雨夜.....	57
海的兒子.....	62
<b>金甌憶懷：</b>	
（之一）那個新年.....	90
（之二）一串椰葉粽.....	92
（之三）賣冰棒的日子.....	94
（之四）那年端午節.....	97

河內老街區.....	101
桃花天.....	102
海燈守護者.....	104
章家舊事.....	107
欖仁渡（之一）、（之二）.....	110
把扇葉樹種在夢的園子.....	118
<b>加拿大溫哥華掠影：</b>	
（之一）卑省哥倫比亞大學.....	123
（之二）太平洋商業中心.....	127
（之三）維多利亞市之遊.....	134
（之四）唐人街.....	139
（之五）華埠、唐人街、千禧門牌坊.....	147
（之六）史丹利公園.....	155
（之七）溫市第十九屆華埠節.....	161
<b>越文作品：</b>	
Hoa lục bình.....	167
Kỷ niệm không tên.....	173
Đứa con của biển.....	179
Nhớ thị trấn mùa thu năm ấy.....	197

# 自序

《海的兒子》是我繼《歲月如歌》、《野葵花情緣》後第三個單行本。而三個單行本之發行跨時10年（2013、2018、2023）。

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時期，社會一切活動幾陷入停頓，我們公司及工廠也暫時關閉，大家寸步不出門，心情難免遭受嚴重影響，自是無寫作心情。疫情過後，我才繼續執筆。

《海的兒子》是我從40多篇作品裡選出20多篇，以及在《野葵花情緣》裡抽出幾篇我喜愛的拙作，其中兩三篇大幅度修改或者繼續寫了下一章，還有加拿大旅游七篇，加上越文拙作4篇，計卅多篇。

特別唯一詩篇〈愛的樂譜〉乃是一份贈給內人的作品，為我倆金婚紀念而寫。

在這本選集裏，〈河內老街區〉、〈桃花天〉是我曾生活在首都河內及黃蓮山——安沛（Hoàng Liên Sơn - Yên Bái）一段日子的緬懷。

〈金甌憶懷〉包括（之一）那個新年；（之二）一串椰葉粽；（之三）賣冰棒的日子；（之四）那年端午節。我忘不了少年時代，在南部金甌那段艱苦，近於飢餓的日子，感受金甌同胞給我們的愛心恩情，使我多少年來對這片南部土地的緬懷、熱愛，且自視自己是這個魚米之鄉的子弟——遺憾的是我並不生在這塊土地上！其中（之二）

串椰葉粽——寫雙親於患難中恩愛深情更使我永遠銘記心肺，如今雙親皆已遠去，我還心疼淚枕，每個夜深夢醒！

〈一個愛的故事〉，從他家庭自南部金甌遷回西貢，與一位鄰居少女的“青梅竹馬”美麗純潔的少年時代戀情。經時局變化、家庭壓力、及愛情一度陷入低谷，他的痴情不倦，最終打動伊人芳心，有情人終成眷屬，幾年後。

〈海燈守護者〉的老組長、〈欖仁渡〉的老船伕六榮伯，兩人站在兩個不同崗位，不同職守，可卻同是付出整個青春，任由風霜雨露染白昔日頭上青絲，無怨無悔，默默為人們服務，但還是依依不捨，一朝從崗位退下。

〈青澀的戀情〉——幻夢的年代。愛是多麼純潔，愛是那樣美好，但也青澀！若干年後他偶爾重逢伊人，不期掀起深埋心湖那遠年回憶，那當年青春戀情。

〈小鎮那年秋天〉——他與一位小鎮少女不經意的邂逅，一段暫短感情，她付出純真的愛情，他卻是來去匆匆的逆旅過客，終於策馬離去，“嘀踏”蹄聲踏碎了剛剛紡織的綺夢，創傷了她底心靈！

小鎮重臨，秋風依舊，故地已非當年，伊人芳蹤何處，徒留多少懺悔、傷疼、慚疚！

〈愛在那年〉也是記述一個青少年時代的愛情故事，故事中一對戀人愛的那麼真誠純潔，可惜一場不應有的誤會，他自尊及重卑使愛情一瞬間破碎，化作幻夢。最後那暫短相聚多麼可貴，多麼珍惜，可惜彌補治療不了兩顆被創傷的心靈，與他永恆底疼痛、愧疚、悱惻！

〈續落鳥鸞潭的髮絲〉、〈映秋〉、〈深山暴雨夜〉、〈薄薄的幸福〉、〈一個抖落風塵的女人〉、〈舊情〉、〈曖昧的感情〉及比較長的短篇小說〈海的兒子〉都反影

了許多女性婚姻，愛情的不幸福，憂鬱、哀愁、寂寞、惶惑，也描寫一些女性在心生理長期抑壓的痛苦與煎熬、婚外情及放逐自己，既默默接受卻又深感懺悔底矛盾心態！

〈加拿大旅遊—溫哥華掠影〉總共為七篇，是2019年4月新冠肺炎暴發前夕我與內人及孩子赴加拿大溫哥華看望兩個正在這裡唸書的北美旅遊紀事。這本來就是走馬觀花，說不上是切實紀事，許多有關溫城人文文化歷史等各方面資料都會從網上搜尋的，一些差錯自是難免，我希望諸位旅居加拿大文友，各位資深人士能給以體諒和多多指正，特此寄以萬二分感謝！

〈Hoa lục bình〉、〈Kỷ niệm không tên〉、〈Đứa con của biển〉、〈Nhớ thị trấn mùa thu năm ấy〉是我以越文寫作的嘗試性拙作，不過，這幾篇作品也是從我幾篇中文拙作翻譯出來的，但原作及譯文之間有很大的區別，除了原作重心之外。

林松風  
2023年6月20日

## 愛的樂譜

寫給愛妻芳芳 — 於金婚紀念

叮叮噹噹  
隨風輕拂從  
西窗檐下風鈴  
群雁掠飛晴空，並忙著  
剪裁一個紫色秋天

芳芳，妳可曾記取我守候妳  
跚跚來遲的倩影，採擷春來  
南國紅豆綻放  
相思朵朵

重逢，十二月初寒  
妳雙十年華的眸子款款若  
一潭碧水，我行囊滿載遠歸風霜，而  
一衣硝煙未洗

那夜，設宴蘆花遍野，我邀  
星辰與眉月  
清泉一罐代  
葡萄佳釀，聽  
竹籬與草叢小小樂隊為  
我倆合奏  
愛的進行曲

2017年12月3日

# 一個愛的故事

每天早上，他騎摩托車載她到第一郡濱城市場。6時半，很準時，有些時候會相差一些，但不會超過10分鐘。

濱城市場的門大大小小不下10門，左右東西兩門，另外還有許多個小門。

她下車地點沒固定，而決定於當天需要買什麼菜料。北後門，右東面11號側門，左西面7號側門是較多地點。南正門我們從來不光顧。它這一區攤子主要售賣衣服、時裝、美藝品、帽子、鞋子、被褥、塑料品、糖果餅乾……。這些攤子服務對象主要是外旅客、越僑，本地人極少上這個區域，它們叫價之高昂，使人們望而卻步！

他把車子停在一個她先前指定的市門一旁馬路旁，看報刊或雜誌什麼的，等她出來，載著東西一道回家，他完成每天早上的任務。

歲月流逝，一瞬間幾十個春暖冬寒無聲溜去，他想起許多年前，他曾在這裡，不為什麼，只為看她從他旁邊走過而已！

那年，他一家人從南部金甌回到西貢，終於在第一郡濱城市場後面一條巷子住了下來——經無數次東遷西移，巷子有十多棟平房，居民絕大多數是潮裔華人，說潮州話，唯一一家“廣府人”也不例外。而居住在巷子以吳姓佔多數，有“吳厝巷”之名。

巷子以勞動，做小生意的佔多數，比較富裕的乃是幾家香煙代理商，他們有相當豐厚的紅利，他們更可囤積居

奇，等待高價賣出，多賺一筆。

初來時，他爸租了一大個大約12平方公尺的房間，他們一家幾口擠不下，他晚上只能睡在人家運載香煙的腳踏三輪車上，碰上下雨天，沒地方可睡。

他的房東，一個賴皮不講理的單身中年婦女。月底付租金，她立刻板起臉孔叫你搬走，假如生意不好，還湊不足錢的活。他爸迫於無奈，只能向“黑鬼”貸款，忍受高利貸，交上租金。

初時，他父糊推冰檔，做賣冷飲生意，他在第一郡提探街一家豆腐店打工。過了兩年，他重捧書本，不讀華校，而進越文學校，這時他們家庭生活比較穩定，幾個弟妹則在附近校上小學。

他很早便很注意這個與他相隔一棟房子的比他小幾歲的女孩子。她留著烏黑及肩的秀髮，明亮圓圓雙眸，紅潤的雙唇。她文靜溫嫋，性格內向，不愛多說話。她有一個姐姐及一個弟弟，她總是在家幫助家理幹活。

巷子裡女孩子不算少，有幾個也蠻漂亮、可愛，且是比較富裕的，她們對他挺好，但他常避免與她們往來，許是他心理自卑是窮家人之故。

每天早上他上濱城市場買他爸冰檔物品如桂圓乾、鳳梨、乾薯條、蚶殼草、椰子、豆類……。越文中學半日制，他選下午班，早上可幫家裡幹活。

她讀書的明德中學屬華人學校，兼授越文及中文、全天上課制度。

早上7時多，她徒步到離住家兩公里左右的學校去，同伴有3、4個女孩子，她們秀髮披肩，白襯衫，藍短裙，白

色運動布鞋，她書包夾在脅下，她們年齡相仿，有親戚關係，姓吳。

他守候在北後門路旁，他等待，等待她們從這裡經過，只為看她一眼，他感到樂兮兮，心滿意足！她則裝作沒看到他，雖然每天都碰到他站在路旁。

經艱苦不懈的努力。終於，他打動她少女芳心，兩年後，他們有了初戀的約會，距他們家只一街之隔的西貢植物公園是兩人約會地點。花間小徑，樹下長椅有他們無數如彩虹美麗的綺夢！他在一棵樹上刻上兩人名字。

她突然拒絕與他相見，沒任何解釋。她退還他他寫給她的書信，全部，半封不欠。

初戀的甜蜜，失戀之痛苦，折磨他。

不久，她父親患病逝世，他到殯儀館見到哭腫了雙眼的她，對他之慰藉，她只默默流淚。

他心疼萬分！

以後的日子，每個星期他寄出一封信· 每封信他寄上



海的兒子 - 11

香港音樂作家王昌齡為“邵氏”電影公司影片“不了情”主題曲“不了情”。他手抄。他估計先後不下幾十封。而她，信收下，沒退回，但從來不回覆。

2年後，相見時，她給了他的初吻。

痛苦、堅持· 恒長的等待，愛的考驗，使他更珍愛這份真純的愛！他來自烽火硝煙塞冬十二月。

細說當年，她只是輕描淡寫的說：

“你啊，太多女朋友！”

唉，就只這一句話，痛苦了她好多年！

12 - 海的兒子

# 愛在那年

(之一)

邂逅儀是那年秋天。

那年，兩人在堤岸一所私立學校上課，上補習班——爲第二年參加國家畢業會考作準備。

說只是補習班，可來補習的學生卻蠻多，每班都擠上四十多個學生。他記得他的位子被排在第七八行的樣子，儀則坐在他前面右邊一兩行什麼的。班裡的女生都佔有四五成，佔據了前排幾行，把男生拋到後面，但是儀例外？

女生那個“區”最熱鬧，嘻哈哎喳都出現在這裡。儀很少參加她們的行列，他注意到，儀來得很準時，放學，也獨自一人離開。

儀有嬌小身段，一頭不算很長只及雙肩的卻烏亮亮的秀髮，面型不算圓上配了淺淺雙眉下是清澈明亮的雙眸，不怎樣挺直的鼻子，卻配上紅潤小唇，一粒小小黑痣使她略爲上翹的唇兒顯得更俏皮可愛，他不禁暗下裡多看幾眼。他知道儀在啓智英文學校學生——從她身穿的衣裙和繡在胸前的校徽。

儀比他小兩三歲，他比她高上半個頭。

他與儀打交道是從一次偶然機會——他向她借用鉛筆，他的筆拋失了一——而一顆愛的種籽就這麼播下，偶爾的。他們只談談功課，也聊聊生活環境，初時。接下來，他們一塊騎自行車上學、放學。儀家在第十郡除煌君大道（即阮志清街）一座寺廟左側的小巷子。他住在西貢第二郡（即第一郡）濱城菜市場後面，也是在巷子裏。每天，他到儀家巷子外等儀一塊上學，放學，他送她回家在巷子外分手。

一段時間後，他獲得儀家庭許可，放學後到儀家，兩人



一塊做功課，有時也獲留下來在這裡吃飯。儀的弟妹很多，他們跟他混的蠻親熱，儀的爸媽倒也不討厭他——這個看來有些笨拙木納的少年人。

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與儀步進了微妙、純潔、青澀的學生時代的情感夢園。

記得一次，是一個深秋的午後。儀的自行車壞了，他載她去學校。走出巷子，儀提議徒步走一段路。午後長街顯得分外靜謐，而天正下了毛毛細雨，俏皮的雨絲滑落儀額前秀髮，臉上——從雨衣帽子。

儀從路旁的花圃摘了一朵小白花，她輕輕嗅著花兒的幽香，“儀，花很美，很純潔、可愛，像妳！”他有點陶醉，此刻，不禁在儀耳畔低聲說。

“油嘴！”儀裝得很生氣，雙頰泛紅，眸子蕩漾嬌羞的美，小唇笑靨淺淺，使他心腔有點激動！

\* \* \*

有一天，儀幽幽告訴他，補習班可能她不讀了，她爸爸要她專心唸啓智英文。儀的話使他非常難過，不捨，但他又能說什麼呢？

儀不來上課了，看到她空出的坐位，他那麼空虛、惆悵。不過，他們依舊時常在一塊，他依舊到儀家，每天放學後。

這時期，一向對文藝很有興趣的他，課餘時間嘗試寫作，並開始投稿到報館，而“新聞日報”是他投稿最多的報章——報館離他學校不遠，編輯老師很熱心栽培愛好寫作的年青一代，他的作品獲得刊登且能余到稿費。也於這時期，他結識了一班有寫作愛好的文友，大家常常在一起討論、研究、搓磨，交換一些文學刊物、雜誌。有時候，儀會陪他一起去，他把一些文藝雜誌拿給她看，儀對文藝這方面不說熱愛，但她也會去閱讀，並會代他抄寫文稿。

四年過去。

有一天，他與儀在聊天，窗外是細雨綿綿，門外出現了肖珠——儀的小學同學，也是鄰居。肖珠住在大路，家裡開雜貨店，他與肖珠不陌生，相識也幾年了。他們都是無所不談的年青人。

“將來你會與儀結婚嗎？”大家正聊得挺開心。不料肖珠突然問，很鄭重，看來不是開玩笑。：“你們兩人相識已經三四年了，對嗎？”

“會的，只要儀不先結婚。”望著低著頭不說什麼的儀，他說。

肖珠走後，留下的是難言感覺，他們變得有點侷促，黯默。再沒有平時之親密和自然——他與儀在一塊的時間不算短，可是不曾正正式式提起“愛”這個字眼，更別說“結婚”，四年來！

“儀，妳能給我三年時間嗎？”一番躊躇，最後，還是他鼓起勇氣，打破沉默：“妳可別先結婚喔！”

“我有權考慮。”儀依然低著頭，不過她低聲說。

“妳一定要答應我儀。”他笑笑，終於打破剛才那凝重氣氛：“妳還記得“煙雨濛濛”裡的陸振華嗎？”

“我並非依萍的母親喔！”儀抬起頭，望著他，此

刻，她紅潤小嘴唇翹得比平時要高，及那粒小小黑痣告訴他，她是一個好勝的女孩子：“很可惜，是嗎？”

“我會等，等到妳答應的一天！”他說。

也從此刻，兩人似乎已經成了一雙初戀情侶。

他和儀一起騎自行車跑到堤岸傘陀街“傘陀書局”他買了一部“皇冠雜誌”送給儀，是生日禮物。之後，兩人跑到西貢，把車子放在他家，他們走到濱城菜市場附近，去看他一位小學時代的老師，但碰不到。

走過濱城市場左旁，人們正忙著蓋搭年貨攤位，有些攤位已開始營業。這個一年一度的露天年貨市場，一般是蠻熱鬧的，尤其晚上，燈光彩亮，滿滿周邊幾條街道，都是趁會遊覽和買年貨的人們。只是，現在只是農曆臘月二十日，而且是白天，沒什麼好看。

他與儀漫步朝阮惠大道走，前面便是西貢河，從三岔路口過去。白籐碼頭遊人稀落，也許不是週日，迎著兩人卻是西斜夕陽及拂面而來南國冬日微帶寒意的晚風。

驀然，儀咳嗽了幾聲，他欲伸手環擁儀，雖心裏疼愛，卻提不起勇氣。他只能關懷的說：

“妳給感冒了，儀，妳總不會照顧自己，真的病了，要怎麼辦呢？”

“過兩天便沒事了，我有吃藥嘛。”儀搖搖頭：“別大驚小怪好嗎？”

兩人並肩漫步在西貢河畔，此際，夕陽已徐徐朝彼岸一片濃馥椰林落下，餘暉千絲萬縷灑滿河面，蕩漾於儀亮麗雙眸。

“還有，你別為我買冷衣，肖珠會取笑，給她曉得的話。”

“那怎成，最近天氣好冷，尤其大清早，快過年了！”

忽然想起“麗池影院”兩張入場贈券，便對儀說：  
“我們去看電影好嗎？贈券過期作廢呢！”  
“嗯，等有好片子再說，過幾天。”  
“好的，我一定等。”他不禁拉著儀的手：“就像等妳一樣，永遠！”

“假如我不去呢？”儀仰起頭亮晶的雙眼帶點嘲弄，笑笑問。

“沒問題，我還是等下去，直到妳答應！”他亦輕笑起來。

“別忘了，我很好勝！”

“但是，我很有信心。”他有點激動的把儀的手握得緊緊的一第一次，多少年來。

## (之二)

儀家在陳皇君街（如今的阮志清）一條小巷子，在一座寺廟左旁。巷子裡只有三四戶人家，而裡面有兩家，住了儀的外祖父母及她的舅舅們。

儀的外祖父有一個賣粉腸（廣州人叫豬腸糕）檔子，在一家咖啡店（廣州人叫茶檯）前面。而晚上儀在一旁賣香煙，她有一個小煙檔。他經常與她在一起，聊聊天，談他的寫作，給儀看他的作品。

他記得有一次，儀外婆病重，儀母親喚他來到老人家病榻前介紹他是儀男朋友，那時他感到很激動（那種準女婿的感覺），他不曉得儀有什麼感覺？

他介紹了與他「臭味相投」的朋友與儀相識，他們都是熱愛文藝創作的青年人。

那年，她也參加了由他們和越南新報記者班文友聯合舉辦的中秋節聯歡會。

幾個與他有深交的文友對他很羨慕，讚他有眼光，兩

人真有點情侶一雙的樣子呢！

但不久，他沒有再出現在儀家，對儀他表現冷淡，有時候更避免和她見面，有幾次儀來西貢找他。

六八春戊申年戰爭爆發，他被強迫徵召入伍，一腔青年夢想和懷抱一瞬間化作煙霧。那年四月，儀冒著戰火危險跑到福綏省巴地探望他，那時他被送往萬劫訓練中心受軍事訓練，但他沒有與她見面。

一年後，他結婚了，但身邊的新娘子不是儀，而是另一個女孩子。

兩年後，儀也準備結婚，未來丈夫是她以前同學。

兩人再相見，免不了是唏噓懷念當年那段已去而不復返的純真戀情！

也是多少年後，儀向他問起為什麼突然離開了她，當年沒有給她任何解釋。沉默良久，目光凝視遠方，他反問她：

「妳還記得那次我們三人，妳我及另一位朋友，是妳的同學嗎？」

「記得喔，有什麼事嗎？」儀雙眸晶亮，望著他，困惑問。

「那次是妳來找我，妳那同學騎一部摩托車，我騎自行車，大家往邊和公路玩。

妳本來欲坐我的自行車，但我說妳坐他的車吧」他頓了一頓，像在回憶說：「新開築的邊和新公路寬闊平坦，摩托車輕鬆駛在前面，我吃力的追在後面，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很不開心」。

我沒有想到，那次郊遊竟使你誤了會！」儀自疚的低下頭，有點哽咽、激動：

「對不起！」

「儀，妳沒有錯，錯的是我，我對不起妳，辜負了妳只為一點自卑、一點自尊！」他心頭疼痛、內疚，不知如何去安慰他昔日底戀人。

接下來，儀和他有一個經常相見的機會。

儀在西貢第三郡陳貴甲街（如今的武文泰街）一家外國貿易公司上班，而他每天都可抽空回家——他被分發到嘉定省舊邑郡安仁社一個單位，從這單位回家只四五公里，他與單位上頭「疏通」後，可以溜出單位。

中午是兩人約定相見的時間，中午她有一個小時休息，他從駐紮地趕回來，大家都珍惜屬於兩人寶貴的每一分鐘。晌午寧靜，小桌子上擺著兩杯冷飲。他們聊起補習班，班裡一些同學，忘不了陳皇君大道雨絲飄拂的雨中行及在儀家一塊作功課，一塊吃飯，有時他把稿件請她代抄、談起參加文友聚會，並肩西賞河畔初秋輕風微雨，凝望那邊岸椰林婆娑……那無數屬於他們的紀念！

她告訴他，那個與他一道去遊邊和公路的男生與她是小學時代同學，但不同班，她比他低兩三班。儀說他對她很好，而儀則看作一個好同學，不會有男女間感情。沒想到那次郊遊帶來的誤會使一段純潔的戀情化作天際彩虹，綺麗紛繽，卻只是捉摸不到的幻影！

他陪儀到他家附近的濱城市，她說要買一份布料，結婚用。此際他心頭陣陣疼痛！但又能怨誰？怨上天不作美？命運捉弄？或者怨怪自己？

一天儀告訴他：她不會再來了，明天她需要為結婚作準備。

他可以捕捉到儀清澈眸子裡浮起的絲絲憂鬱，依依不捨，而他，縱使都知道始終還是有分手的一天！他懺悔、無奈，心腔陣陣疼痛，像給無數口針扎著！

忘不了，這暫短的相聚，儀留給他是永恆的，不會被歲月沖磨褪色的甜蜜與幸福的紀念！

他接到儀結婚囑帖，他並沒有出席婚宴，只寄去一份禮物。

幾年後，儀與丈夫舉家出國，在美國定居。

重逢已是時隔十載，那次儀回國省親，母親已不在，老父已屆風燭之年。

故居重來，掛在有點灰暗的牆壁上，玻璃有點模糊的相框，相框裡有儀，有她大家庭相片，還有頭上那個矮矮的木板小閣樓。他伸手輕輕撫摸窗下的舊木檯，兩張有靠背木椅，檯面上還有他寫的一些文字的字跡，可惜已經模糊，看不出究竟是什麼。

剎那間，眼前湧現他與儀在這檯子做作業、窮聊，他忘不了，有一次他偷偷的在作業簿上畫儀速寫相像，他故意的把她嘴唇上那顆可愛的小痣畫的特別大，他感到很有趣笑了起來。儀發現，嬌嗔的伸手要搶作業簿，卻被他把手捉住了。儀雙頰緋紅，假裝嗔怒用力把手抽出：「你好壞！」

多少數不清的紀念片段猶新，只是他們已非當年！環繞於杯水間竟是時節寒溫之客套問候，生怕再觸到烙在心靈深處的創痕！

他曾無數次與儀相會夢裡，夢裡，儀身段依然苗條嬌小的如昔，不很圓的臉龐，微翹的嘴唇上那顆可愛的小黑痣，只是使他永遠懺悔與疼痛的是流淌儀深邃的雙眸一簾幽怨、惆悵和落寞！

而他，許多年，他為儀而詩，希望可以彌補一顆被他創傷的心靈、被他辜負底純潔的情感！及紀念一段曾屬於他們的戀情！

# 舊情

(之一)

轎車在高級住宅區前面的4D路往右拐上第1A國道，東明瞄了時速旁的電子鐘錶：21時15分，他估計不消40分鐘可抵達新山一國際機場，假如沒碰到嚴重塞車的話，秋月乘搭的編號795的加拿大787班機將於深夜十點卅分降落。

車子在平福四岔路再拐進十三號國道，今晚路上往來車輛不多，國道兩旁燈火通明，倒是食館酒肆生意火爆，行人路上的小木椅子坐滿酒客，喝著、鬧著，興高采烈，矮櫃子上擺了一碟碟香辣的酒餌，桌上有啤酒樽，桌子底下也甩了一堆東倒西歪的樽子。

東明按下車窗擋風玻璃，從坐位旁的煙包抽出一根香煙含在嘴邊點上，深深吸上一口，之後讓煙霧慢慢地從鼻孔鑽出去，風從窗外吹進來，煙霧被驅走，向另一邊窗子。東明抽起第二根香煙時，車子右轉駛上寬闊的范文同大道，晚風卻把他噴出的煙霧反推回車子，他忙把手上的香煙拋出窗外，關上了玻璃車窗及放慢快門速度，許多深埋多年的往事此刻一幕幕掀起，從他腦海裏……。

那年，秋月十七歲，她與東明是在堤岸一家私塾學校讀預考班上認識的。秋月有很苗條的身材，微微隆起的胸脯，雖不算很高挑。黑黑烏亮柔軟的秀髮，菱形的面龐，微粗但不很長的雙眉，一雙不圓大，單眼皮但秀亮的眼眸，配上纖巧適中的鼻子下薄薄微微上翹有點兒調皮的嘴唇，散發令人難拒的青春魅力，雖然秋月不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曾

告訴東明：老家遠在越南西北部，屬少數民族。

秋月家在距離西貢市中心約四五公里一個市集。共有十多個兄弟姊妹，她是老二，往上有一個姐姐，往下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弟弟妹妹，老爸開了一家平民式食館，提供各種炒食、包子、蝦餃、燒賣、酒水、咖啡及各種飲料……。

老爸五十多歲，高大壯碩，已有一頭白髮，老媽比老公矮了一大截，皮膚也比較黝黑，倒是一頭很厚密的頭髮，依然烏黑。而秋月還有一位已七十多高齡髮如銀絲的奶奶，老人家忙個整天為看管秋月那夥調皮好動的弟弟妹妹。

那段時間東明勤於串訪秋月家，他是有那種痴情，學生時代的戀情。但秋月對他態度卻有點模糊，若即若離，時冷時熱。東明給秋月寫了不少表示愛慕的信，她沒有給東明回信。

東明與秋月在西貢巴士總站對面一個叫“北極冰室”吃冰淇淋——這是倆人第一個約會，第一次在外面見面。

那次，東明大膽的握住秋月放在桌上的雙手，秋月並沒有馬上把手抽出，只低聲的說：

“東明，當心別人看到，奇怪喔！”

有一趟，東明約了秋月去看電影，地點是在西貢大南戲院，放影的是邵氏公司的由樂蒂和凌波主演的古裝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但並不是只有他們兩人，而是秋月帶了一個五六歲大的她妹妹。看了一半場的時候，東明跑到外面給秋月妹妹買零食，回來時座位被別人坐上了。那人不肯站起來，無奈東明只好跑到別地方找位子去。

東明與秋月再沒有什麼約會，彷彿那件不很愉快的事情給兩人初萌的感情帶來挫折，也許是少年時代的感情不成熟，也經不起考驗！

終於，東明悄悄的離開了秋月，聽說她已有了新的男朋友後。

幾年後他與她都先後有了各自的另一半，各自為底生活而奮鬥，一段少年時代學生戀情給歲月沖淡了，漸漸的。倒是秋月結婚時東明有出席婚宴。相見杯酒話當年！但兩人自此失去了聯絡。只聽說秋月家庭已赴加拿大定居，她奶奶、母親及姐姐已先後逝世，在越南。

偶爾碰到秋月一個弟弟紀光，在一個舊朋友子文兒子婚上。子文他老婆乃紀光老婆的姐妹。紀光夫婦特別從加拿大趕回越南參加這場婚禮。

相見於多少年隔別，東明與紀光緊緊握著彼此的雙手，並擁得緊緊，當年十幾歲的小伙子如今青春老去，大家都雙鬢飛霜，額上皺紋訴說歲月風霜！多少滄桑世事何從說起，兩人眼眶泛滿熱淚，激動、唏噓！潘家在加拿大生活穩定，弟妹們早已成家立室，子女成群，老爸已逝世多年。

紀光告訴東明：秋月年底會回越南為奶奶、媽媽及姐姐掃墓，這也是她第一次回國。

東明終於與秋月通了電話。

重洋那邊傳來的是秋月的聲音，激動、沙啞、及極度



仰壓的哭泣聲。他耳邊能聽到的只有是“東明……。我……！”他感覺就是腦袋裏一片空白，他也忘掉他對秋月說了些什麼！

車輛在平兆南北鐵路卡口往右拐，馳上半月紅色平利橋。車子接續在平坦光滑的范文同大道聘馳，朝目的地新山一國際機場。

此刻，東明的腳踩緊了一點油門，讓車子加快了速度。

### (之二)

子文夫婦已經先東明一步到了機場，陪著他們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女兒。

秋月所乘搭編號JL795，加拿大787班機已在機場降落，晚上十點45分。年底歸國過年探親的越僑及外國遊客人數激增，整個新山一國際機場人潮擁擠不堪，秋月及她妹妹秋雲出現在機場大廳門口時已經十一點半左右了。

“秋月姐、秋雲姐，我們在這！”子文他老婆一邊揮揮手一邊叫喚，她在擁擠人潮中首先發現秋月姊妹，她曾到加拿大，大家見過面。

秋月也看到子文他們，秋雲也揮著手並與姐姐也往這邊擠過來。放下拉著的笨重行囊，秋月姊妹與子文的女人親切擁在一起。

“謝謝你們來接機，麻煩大家了！”秋月激動的說。

“喔，這是東明哥吧？”秋雲驚喜的叫起來，她發現一直站在大家旁邊的東明。

“秋月、秋雲……妳們好……！”東明也很激動，咽喉，說不出話，只覺眼前朦朧，面頰很熱，很濕，是淚水。

“東明，是你？真……的是你？”秋月走到東明身

旁，激動的顫抖的伸出雙手。

“秋月，我也想不到能再見到妳！”東明情不自禁把秋月緊緊擁在懷裏。喃喃的說：我像在做夢，是嗎秋月？”

秋月把頭依偎在東明肩膀，抑制不住的淚水不斷湧出眼眶，她低聲抽啜著！

秋雲長髮披肩，沒染，黑亮，光膩圓滑的面龐，雙頰緋紅，雙眸明亮，嘴唇紅潤，身段豐腴，皮毛外套裡是貼身絨質衣裙，別有一種成熟少婦的風韻。當年東明上秋月家時秋雲還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娃子呢！秋月看來身段依然苗條，穿著深藍色衣裙，一件藍黑外套，頭上梳了一個圓圓髮髻，鬢髮間秋霜絲絲，幼幼眉睫下的雙眸已出現了不少細紋，眸光雖然載著多少柔情，卻是掩藏不了憂鬱與悵惘！

\* \* \*

秋月姊妹下榻於堤岸第五郡中心區天虹大飯店，房間是東明為她們訂的

初來那幾天，北美洲和越南的氣溫不同，兩地十二三個小時的時差，使秋月有點適應不來。倒是秋雲適應的很快，她比姐姐小了十幾歲呢。子文老婆很熱情，她整天陪著秋月姊妹上百貨商場，逛堤岸華人夜市、串大牌檔、吃小館子上零食店，她們帶回來飯店一包包一袋袋牛肉乾、餅乾、話梅、芒果、蓮霧……等等，都是秋月姊妹愛吃的東西。秋月特別喜歡吃牛肉河粉，北方口味的，東明就陪秋月、秋雲到西貢第一郡巴斯德街，靠近黎聖宗街一條巷子裡的一家已享譽幾十年的館子“Phở Minh”吃了好幾趟，秋月讚嘆說：從來沒有吃到這麼好吃的牛肉河粉了，在外國幾十年！

秋月說：西貢變化太大了，處處都是高樓大廈，商店林立，車輛人潮，一片繁榮景象，她找不到昔年痕跡——還好還有幾個老街區及堤岸孔子大道、中藥街、婆廟、華人會館、寺廟，秋雲則感覺一切都很陌生、驚喜！好奇！

\* \* \*

車子駛進平陽省順安市和平坊那蘇義祠，這天是星期天，東明陪秋月姊妹到義祠為她們奶奶和媽媽掃墓，子文他老婆也陪同一塊去，墳墓有修飾過的痕跡，應該是紀光上趟回越南時處理的。

大家在她奶奶墓前水泥板桌子上擺上茶酒、雞鴨三牲、水果、冥紙、香燭。之後捻香祭拜。秋月黯默站在墓前，初冬微風陣陣從空野間吹來，吹拂她的秀髮，拂向東明面龐，此刻，秋月顯得那麼孤獨憂鬱。東明環腰擁著秋月，她的頭依偎在他肩膀，淚水潺潺流下，從雙頰滴到衣襟。

許多年了，秋月一直忘不了東明——她少年時代的初戀情人——尤其與丈夫婚變後。以後的日子，秋月也有過一二個異性朋友，但卻若昨夜霜露，留不了任何痕跡，也填不了空虛寂寞的心靈。

秋月簡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實，她還以為是在做夢，那天接到東明從越南打過去的電話時。此刻，她終於依偎在舊日情侶身旁！

\* \* \*

東明陪秋月到頭頓旅遊，下榻帝國國際大飯店。

從大落地窗俯瞰是一片綠草如茵大花園、游泳池，遠一點一個百貨商場，再來，碧水藍天，海灘，游泳戲水的人們，有些則躺在帆布臥椅上曬太陽。秋月已憩睡夢鄉，

東明輕輕推開一扇玻璃門，順手拿了櫃子上的香煙及打火機走出小陽台。夜已深，周邊已趨寧靜，除了遠處浪濤拍擊沙灘岩石聲響，倒是皓月似乎出奇圓亮，今晚。

東明坐在陽台的藤椅上，雙腳舒適交叉架在矮几上。點燃了香煙，他一口一口慢慢吸著，也一口一口讓煙霧從嘴巴及鼻孔溜出。纏繞煙霧是東明澎湃心湖。一頁一頁，既清晰又模糊——那屬於學生時代青澀戀情！

歲月逝去，青春老去。重逢，性之慾望已淡，熾熱屬於舊情重溫。舊情重溫，深宵纏綿之後，枕在東明臂彎裏，秋月細說當年：那後來成爲她丈夫的男人當年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同學，他的出現卻給他帶來難挽的誤會，她無意創傷東明，卻沒有解釋的機會，秋月痛苦，懺悔！

秋月披婚紗，於東明結婚不久後。她幽怨輕嘆說，我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嗎？

“你還記得嗎，東明哥，有一次你來了，在小樓閣上，我裝著睡去，你坐在床沿，輕輕握著我的手。那刻，我的心房顫動得好厲害，我在想你會吻我。但我有點失望，你沒有，你不敢”。

“對不起，秋月，許多年，我誤會，我錯怪了妳！”東明一陣陣心疼難明，他緊緊擁抱著秋月，痛苦的說。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東明哥，你也不要自責，我何嘗沒錯呢？”秋月伸手擁著東明，輕謂：“能重逢，是重續一個尚沒有完成的夢，是嗎？”

“是的，秋月，我會珍惜它——那個屬於我們的夢，永遠！”東明轉身吻在秋月豐滿的雙唇，深深的！

## 小鎮那年秋天



古芝重來，竟是第四十個秋天。而再來他雙鬢飛霜，昔年他所烙下的足痕，他曾一度服務舊單位舊址早已不存在，對他，古芝可說已是完全陌生！

驅車至古芝菜市場，昔年印象已不復存在，眼前是一幢雙層建築——古芝綜合商業中心，像一個百貨市場。市場看來挺繁榮熱鬧，旁邊是一個摩托車和自行車寄車場。

把摩托車寄進寄車場，他來到市場左邊一條水泥路，路旁邊便是那年紅與她姐姐六姐兩人攤位所在地點，他肯定。如今，伊人何方，他思潮澎湃……。

紅和他相遇沒有一般言情小說纏綿浪漫情調，而是從自然的環境中，去萌芽、去抒寫一頁純真的感情！

那年初秋，跟另外兩名同事一起被調往古芝縣一個新單位。兩個單位相距不過五十公里左右，可是地方環境卻是有很大程度的差別。在古芝單位，他們幾人屬於增派人員，糧餉依舊由他們原來單位負責。三餐飯食也是三人自行解決。

古芝菜市場座落於國道旁，離他單位大約有四五公里的樣子。那時光古芝還是一個務農爲主的縣份，屬厚義

省。市集依然有濃厚的農村氣息，天尚未亮，人們已來趕市，一到晌午市面已稀落寂靜，一般小商已開始關門休息了。

紅與六姐的兩個攤位背向一條小路，小路那邊有一排商店。紅的攤位右側有一塊小小空地，每天上午他上菜市場買菜時候會把摩托車寄在這裡，從紅攤位他買煮菜的糖鹽、胡椒、味精、食油……各種佐料。

紅身段均勻，不算苗條，臉頰豐腴，不很濃也不太幼的雙眉，長長睫毛，明亮柔美的眸子，鼻子挺直，配上紅潤有點微微翹起的嘴唇，圓圓的下巴，而烏亮長及潔白脖頸的秀髮朝內捲起，是當時許多少女嚮往的女歌星芳懷心髮型，給他是一種樸素有點農村少女純真可愛的魅力！

他與紅之間關係終於有了微妙的變化——只短短一段時間後。有時候他會爭取一些時間陪她聊聊天，紅對他，尤其是他的家庭背景很有興趣，他感覺到。他告訴紅他的家鄉在南部一個魚米之鄉金歐省。在西貢專科畢業後被分配在一個單位工作，已四五年了，這趟被調到古芝的新單位，增派的。留下來或者再回原來單位則要以後才曉的。不過他的願望還是要回舊單位去，他計劃申請去深造。紅靜靜聆聽，沒說什麼，但從她雙眸他可捕捉到她絲絲失望的目光。

增派單位工作不會太吃力，每天中午他可以抽出時間陪紅。休息回家時候，他騎車送她回家。紅住在新村社，距古芝菜市場約六七公里，從國道開車只消十到十五分鐘。紅乘坐三輪摩托車，這是一種可載人兼運載貨物的車子。有時候紅的二哥親自駕駛一輛小型貨車來接她，碰到貨物較多時。他騎摩托車跟在後面，到要進紅家路口才轉回單位。

一天紅把他「請」到她家，他曉的這是她爸媽的指示

——把一個陌生的男孩子帶回家來並非一般簡單的事情，在那個農村社會還比較保守的時代。

從國道左拐是一條舖上碎青石的小路進去，緊靠右邊，一道葉子翠綠，盛開一朶朶紅的、黃的、橙紅扶桑花籬笆。進去是一個曬穀米，稻草的水泥地。水泥地一旁有一個高高塔形的稻草堆，及一兩輪牛拉車子，但牛卻沒看到，倒是有一群黃毛小雞子在雞媽媽的看護下一邊啄食稻草堆掉下的穀粒，一邊追撲嬉戲，吱吱喳喳不停。紅的家是一幢典型的越南南部常見大平房。淺灰色磚牆，赤紅屋瓦。踏進大門，一個正廳，正中貼牆壁安置一個紫檀木神臺，排置祖先神龕，銅香爐燭臺，香燭冥紙，幾碟子水果等祭品。大廳正中是一張酸枝木橢圓形桌子，桌上放置一套瓷器茶具，兩旁是六把木椅。左右兩廂放置兩套厚重光滑，一般用作來訪的親戚，客人休憩的木板床舖。而紅家庭住宿的房間、飯廳、日常生活的地方應該是在裡面，因為這幢瓦房後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呢。

紅的家可謂是一個人口茂盛的家庭，她共有兄弟姊妹十二人，紅排行第九，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有幾個兄姐已經結婚生子，他們都住在鄰近，地是自家的。紅的父母年紀都已六十多歲，老爸身段適中，削瘦、皮膚黝黑，頭髮斑白，但看起來就是還很壯健，整年整月都頂著烈陽，風雨，離不開農地辛勞。

紅的老爸蠻和善健談，老人家說耕作，收成、生活環境、時局……。他只唯唯諾諾。但個子矮小削瘦，那位紅的老媽卻是把重點放在他家庭背景、目下工作情形。問起他家鄉，聽說他是來自南部金甌省時，老人家沉默半響才說：「好遠喔！」

「你有愛人了嗎？」有一次紅曾問他，兩人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妳問問我的朋友，妳便會知道了。」他說。

「我只想知道你對我的感情是不是真誠而已？」紅明亮的眼睛透出她心靈深處的期待。

那年新年他到紅家賀年，準備回家鄉前。紅的一個姐夫在跟他談話時候問：

「你們兩人的感情進展到那裡了？今年有結婚的打算嗎？在農村女孩子十八九歲都準備嫁老公了，你與紅也認識了一段時間了對嗎？」

他確實還沒有面對這個重大問題的準備，工作不穩定，而又計劃今年申請專科深造，這使他沒有給紅姐夫一個明確的回答。他曉的紅是最失望痛苦的人，他傷害了她真純的感情，他深深疚歉！

他接到調轉往另一個單位的通知，新年剛過沒多久。兩人相見，彼此都默默沒說什麼。紅曉的他真的離開她，不會再回來了，他彷彿一個來自秋天的旅人，來去匆匆，古芝這個小市鎮留不了他。依依惜別，留下來的是一顆被刺傷的心靈，一個少女初織的綺夢！

## 映 秋

碰到映秋是那樣湊巧，且在他家鄉金甌。

他決定到金甌角一遊，趁春節，返鄉省親。小時在金甌，他曾跟父母去了五根，卻不會有機會到金甌角。

以前的年代，陸路不好走，若要往南走，基本上都靠水路。金甌市有碼頭，匯集各種大大小小船隻，主要運載各種各樣貨物，日用品、傢具等，到其它各個縣鎮。這類船又老又舊，載東西笨重，走得緩慢，乘客多為商販。

後來有了快速汽船，坐上只消一個半小時，方便多了，而乘坐對象旅客較多。

那天，他和幾個同事早上，從海珠飯店啓程，他們決定走全線陸路，早上八時許。

近晌午十點半抵達金甌角。不過打從五根路段開始，國道很不好走。築路工程尚在進行，車輪過處，後面乃滾滾紅土。車裡沒問題，可憐的是騎摩托車的人們就不好受了。

此際，大家心裡都很興奮，金甌角確實太美了。展示眼前乃無際如碧似玉的大海。暹羅灣即在遙遠的西面。如果大清早，予此更可觀賞日出美景，從海的水平線。

大夥兒在金甌角公園的國家定界座標（GPSOOOI）及金甌角經，緯度地標。

今天，金甌角天氣晴朗，遊客擁擠，其中許多是從外國到此旅遊的旅客及回國過年的越僑。

中午，大夥兒在金甌角公園工團餐廳用餐，稍作休息。

返回市區已下午。

晚上，他們一團逛金甌市。

金甌市屬南部西區一重鎮，也為南部魚米之鄉，近年各方面都有很大發展，市容美觀，街道整寬，人口旺盛。

大家在一個靠近新橋腳附近小廣場坐下喝果汁，他獨自走過對面馬路，朝一輛賣糯米飯的小手推車，他一向愛吃花生糯米飯。飯與班丹葉香隨風吹送，吸引了他。

“給我六盒，要花生的，少糖。”

賣糯米飯的女人抬起頭，注視他很久，有些迷惑的問：

“噢，你不是強哥嗎？”

而此刻，似乎他亦已認出面前這女人，他也驚喜的說：

“是的，妳是映秋，對嗎？”

“沒想到在這裡碰到你，強哥，來旅遊嗎？多久了？跟團來罷？”

“昨天剛來，今天去了金甌角，來了五六人。我原來也是金甌人，不必跟旅遊團。”

“喔，我們是同鄉了，沒想到。”

“這叫故鄉遇故人啊！”他帶點幽默，笑笑說：“真太巧了！”

他把幾盒花生糯米飯分給大家，回飯店後。說要去看一位朋友，之後他則叫了一輛載客摩托車，按地址到映秋家。她住在第一坊，先回家了，在家等他。

映秋家在第一坊李文林街一條巷子。巷子只有單面一排十幾棟瓦蓋平房，而映秋家便在第六棟，她已站在門口等著。

“好找嗎？強哥，請進。”

“我家以前就是在第一坊。”

映秋家看來與南部住民一般家庭佈置沒什麼差別，房子分隔三間：進門乃客廳，正面貼牆有一個紅木大櫃，大

櫃上面安放先祖神位，銅香爐、一對燭台，一盤水果。

大櫃旁是一道通往裡面的門，在左旁。而右邊開了一排窗子下則是一套紅木沙發，一張茶几。大沙發面向的壁上掛著一列相框，相框裡是許多大小不同的相片。而相片有黑白也有彩色，有遠年也有新拍。其中，他可看到映秋和她母親的合照，有一幀乃她與兒子的照片，是他小時候。特別有兩張，一個身段較高的青年，拍於外國，乃映秋兒子，他想。

他坐下後，映秋為他端來一杯白開水。她在茶几那邊沙發坐下。

現在，他才有機會慢慢欣賞映秋——當年有糯米飯公主美譽的婦女，她並沒太多改變，除了體態比豐腴。依然有著明亮眸子，豐潤雙唇，她更有一種中年婦女之嬌媚及成熟之風韻。可惜掩不了的是眉宇間流露的是那不言的寂寞與孤獨。

映秋告訴他：這棟房子乃她外祖留下的。她媽出嫁後就隨丈夫到西貢。她父親在一個政府機關上班，生活倒安定。可惜他才四十幾歲便去世，遺下妻子與幾個幼小女兒。

映秋幾兄妹由母親勤勞刻苦撫育長大——靠著一擔糯米飯擔子。他是她母親及後來映秋的老顧客。他家在她擔子不遠一條巷子。

映秋是十七歲那年正式接替她媽的擔子，還沒高中畢業。看到母親年逾六十且體康日差，她決定退學。

過了幾年，二十二芳齡的映秋穿上嫁衣，丈夫乃中學時代同學——一個有才幹，有錢又帥哥。

“我們中學時代便有感情。他確實非常愛我，嫁給他，完全不是為了金錢或為了愛他英俊。”頓了頓，映秋

繼續說：“我們確實有了兩三年幸福生活，婚後。但一切開始改變，我們有一個孩子後。”

她把時間與愛放在兒子身上，減少了對丈夫的關愛。戀愛時代的熾熱情感竟給衝磨，淡了。他早去晚歸。許多時間不回家吃飯，有時更酩酊回來。再來，有時整夜不回家。偌大一棟房子只有她母子兩人。

接下來，對她是噩夢般的日子——丈夫有了女人，在外面，那情婦竟也是他們以前的舊同學。且有了一個孩子。

最終，映秋與丈夫走進地方法院，在離婚書上打印簽字，為四年夫妻關係劃上休止符。

映秋幽幽說：

“這是一段不相稱的婚姻：從彼此家庭背景、學識、愛情。她注定是失敗的。那時候我還太年青、天真，我看到只是屬於美好，幸福一面，想來，真幼稚啊！”

映秋唯一要求是兒子歸她撫育。

分手後，映秋得到一份相當可觀的財產，孩子撫養費透過銀行轉進她戶口，按月。錢方面男方很豪爽，半點不吝嗇。她亦沒任何苛求，她帶著兒子返回娘家。

兒子出國留學，高中畢業。每年回國是暑假那段時光。

映秋低嗟嘆：她並不恨她丈夫，亦不責怪那個搶走她男人的女人，也許那是緣份，命運已注定。

可是，阿強可以捕捉她之絲絲無奈、落寞，從她眸光，令他有點心疼！是否古來紅顏多命薄？

這些年，她心如止水，過著平靜生活。她銀行有存款，每月利息足夠有餘，當然孩子在外國唸書也需要錢。糯米飯這生意做好幾十年，從她母親時代，算為家傳行業，也可以消磨太空閒時間，映秋說。

他還記得，映秋並不屬於皮膚嫩白那一類，她卻有一頭烏亮披肩的秀髮（那時光，人們還沒染髮風尚），彎彎睫毛下一雙明亮清澈的眼睛，鼻樑雖不挺高，卻有豐滿嘴唇，笑時雙頰浮起淺淺笑渦。溢揚著青春秀麗的美！

那時光，映秋她媽的生意格外火旺，增加了好多慕名而來的青少年、學生。

糯米飯公主，這是他們贈給映秋的綽號。

他是映秋的熟客，許多年了，他住在巷子，徒步幾分鐘便到她擔子來。

一天，他突然發覺映秋有很大變化：頭髮剪短且燙了，臉龐美容了，身上衣服講究了，手指甲塗得紅紅的。

原來她已訂婚，下個月結婚。

他心頭浮起莫名的惆悵。他想起越南詩人阮丙（Nguyen Binh）之“撐船姑娘”那首詩的一種聯想：哪天再沒有糯米飯誘人香味，再沒有映秋秀麗倩影，會惆悵了多少顆愛慕的心啊！

那年秋天映秋不再出現。

轉眼已廿幾年，糯米飯公主走進歷史，走進傳說。漸漸從人們記憶淡忘。世事滄桑，倒意想不到，竟重逢於斯，相對，不盡唏噓！

辭出，夜已深，長巷冷寂於朦朧街燈。

“很高興見到你，強哥！”她有點哽咽說。

他不禁緊張握她雙手。雙手傳來是有點激動，有點冷，她沒拒絕。

“映秋，謝謝妳，我會來看妳，妳多多保重身體喔！”

## 青澀的戀情

幾天前，他往拜祭一個多年老鄰居順泉，在此，他見到玉蘭——她是死者小姨子。

相逢偶然，兩人都有說不出的唏噓。

玉蘭風韻依舊，她那曾使他陶醉的雙眸明亮不減當年，只是身段較為豐腴，人步入中年，避免不了。

彼此客套問候，家庭、子女與事業。他曉得她家居第四郡，有一舖面在做生意，幾個孩子都在唸書。她給了他地址及電話，他答應一定登門造訪。

他很難過，玉蘭告訴他，她大哥阿堂舅最近身體一直不太好。並託她代為問候阿堂舅。

認識玉蘭，他剛滿十四五歲，玉蘭小他幾歲，還是一個女娃娃的。

那年，他父親帶了大小一家來到西貢——從遙隔三百幾十公里的南部西區老家。

他們家庭暫時安頓於第八郡森舉街市後面一個平民區，那是伍順泉他岳家，順泉他老爸與他爸乃多年世交。

這裡聚居著百多家潮州華裔人家。一個相當稠密的民區，整個民區在阮維路河堤下。

向馬路的人家開雜貨店、小吃店、裁衣店、潮州桃棵及大發粿、還有一個潮州煎糕批發戶……等等。

不過，手工業生產戶佔很高比例。

炭爐加工生產屬於小手工業的主力軍。那個年代，民間煮飯燒茶一般都使用柴炭，電氣煤油只有小部分富裕人

家才使用。

爐子、洋灰、泥、洋鐵皮……有專門供應商。爐子不僅賣於西貢，也銷到南部各省，為這民居人家帶來相當穩定的生活。

這裡還有另一種小手工業——冥紙業。

這是一項屬於婦女們的作業，也是家庭婦女之副業，除了處理家務。

生產冥紙一定要有較穩重的長型矮木檀子，檀子多少台，便可曉得這家人有多少個幹此作業的女性。

檀子左邊放著一疊半成品冥紙，一疊金箔，一疊銀箔，右邊是一個粗碗，碗裡乃煮得極為稀溜的糨糊與一片薄薄刷子。

黏金箔，大家都席地而坐。一天勞動，會感到腰疼腳麻，賺來不過一點小得可憐的油鹽錢，它比空閒沒事做為佳，沒其它可選擇。

玉蘭雙親都已六十餘歲。她家在森舉街市有一個攤位，她老爸白天做買賣雜貨生意。

玉蘭大哥阿堂在西貢，不常回來，姐姐玉嬌打工，只有她在家，她還小。

幾天後，他們一家搬到剛租了只距玉蘭家幾棟房子的許阿叔屋子，許阿叔是一個沒家庭的單身漢，他幹打齋唸經行業。

他們又舉家遷到別地方，半年後。

再到玉蘭家，他已十七八歲。玉蘭已是一個亭亭玉立，青春嬌美的小女孩。

他在唸中學，他弟妹們也已在讀書。他們一家生活趨

於穩定，經過無數艱苦。

他成了玉蘭家的串門客，且很努力。

白天除了上學，他要幫助他爸幹活。要見玉蘭，只好在晚上。無數個晚上，他踏十多公里自行車從他家至森舉玉蘭家。

每次，玉蘭給他捧來一杯白開水，他則坐在桌子一旁。她在做冥紙手工，於一盞煤油燈下。她一手揭開冥紙，一手捻起一片薄薄金箔放在冥紙上，而後用刷子輕輕一抹，這邊手放下一頁冥紙，她那般嫋熟，輕巧。

此刻，他感到眼前乃一幅古典水墨畫，她是畫中美女，既柔媚又舒雅，又有點羞澀。

他常常陪玉蘭一邊看她工作一邊聊天。

倒是兩個長輩並沒有任何不高興，兩老確實很開朗。

少年時代之感情，純清又可愛。

他與玉蘭從來不敢正式吐露彼此之愛意，兩個春天，無數個夜燈並坐。

他已記不了當年兩人說了些什麼話。它彷彿海灘的沙丘，被歲月底的波浪刮過了無縱影。忘不了是她那種古典之美，尤其她明亮之雙眸，低笑，雙頰兩個淺淺笑渦。

“妳真美！”他倒忘不掉，他會說，他醉於她若古典的真純。

別常笑人家好嗎？你在學校的女同學又漂亮可愛，又有學問呢！”

我說真心話，沒騙妳。

我才不相信！”玉蘭嬌羞低下頭，雙頰飛起兩片彩霞，於燈下。

許多許多年過去，少年時代的青澀戀情，刮過，若一陣風，空留一點點風鈴般的回音。

他曾故地重來，當年那棟有他與她有多少紀念的房子沒多大改變。只是兩老均已辭世，玉蘭——他當年初戀之女孩子亦已作人婦，如今這棟房子主人是阿嬌姐，她的姐姐及現在男人及她一個女兒。

那也是幾年前的事了！

## 曖昧的感情

玉梅給志勇回了他從胡志明市打來的短信：「是的，現在生意很差，我做生意的地點已經被別人佔去了，每月還要交房租，我不打算再回西貢了。」

玉梅明白志勇一定會很失望及難過，對自己的決定。她自己又何嘗不難過呢！她不會一下子就可以把胡志明市忘懷——那個一年只有雨季與旱季，每時每刻總是車水馬龍，熙攘熱鬧，熱情敦厚，幾乎都是不夜天的大都會，而她：喜與愁、快樂與不快樂、甜與酸……還有，她與志勇那曖昧的關係，十多年裡，無數無數數不清的紀念！

那年，玉梅決定把一個正在唸中學的大女兒與一個十一二歲在快讀上初中的小女兒交給婆婆（老公老媽）看管，和她老公阿輝從北方平原一個有兩千多年歷史文化的省份來到胡志明市——這個對她來說既富吸引力但也非常陌生的南方大都會——跟隨先她而來且在西貢生活了兩三年的竹芳姐（她老公姊妹）。竹芳在胡志明市第十郡一個社區的巷子裏擺檔子賣魚蝦、肉類、蔬菜瓜果……老公三哥則踩腳踏三輪車，為人家載送貨物，在一個菜市場，生活過得倒不錯，一個月下來除了繳納房租、生活費、一個在讀初中的十二三歲的女兒學費（那時不能讀公校，因沒戶籍在本市）還能留下一點錢寄回家鄉給在鄉下的父母親及每年年底還可返鄉過新年。

玉梅夫婦在竹芳租住的房子對面住下來，在平新郡一個平民區。玉梅開始在第一郡一個社區大巷裏擺攤子，也是買賣各種菜蔬瓜果，魚蝦肉類、分配配料……而她老公

阿輝買了一部二手機動三輪車，插入第十郡一個大市集載貨行伍幹活。

買賣餚菜都是即日應市貨，既要保證貨物新鮮又要價錢相宜，更重要的是會拉攏客人搭感情，可這不是易事。天還沒亮，凌晨三點多玉梅已經起身洗漱完畢，駕著那輛剛買回來的舊摩托車，車子後面一個特製的鐵架，鐵架上以塑膠帶綁著一個竹織製籮子，前往十多公里左右一個蔬果集散大市場，這裡屬批發市場，東西價格平宜。一塊出發的一共有十多人，年紀三四十歲的北方婦女。

初時，玉梅感到吃不消，凌晨曙光未露，霜尚濃，人很容易被染上傷風感冒，碰上下雨天更難熬其苦，但她通常不敢休息，縱使病了。

反而，她老公阿輝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去幹活的日子，他賴在家裏，與一班住在鄰近的同夥們一起喝酒聊天，下棋，賭博，賭六和彩（字花），對家庭沒有一點責任感。

阿輝生來懶惰，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且在家鄉好飲嗜賭，整個支撐家庭生活的擔子重重壓在玉梅肩上。平常她不敢休息一天，除了身體極為不適外。玉梅生病，老公對她不曾關心體貼，反而，他總是半「動員」半強迫她去「開檔」。

玉梅懷孕了，半年後，這對她來說無異是雪上加霜，她每天凌晨扛著一天一天大起來的肚子去趕市做生



意，中午才拖著疲累不堪的身體回家，回家，她還要做飯燒菜。有時老公在家「曬網」，他也幫不上什麼忙，乾躺在靠椅上看電視，等飯吃。忙了一個小時，匆匆忙忙扒了碗飯便爭取睡一下，實在太累了。

幾個月後，玉梅返回家鄉，嬰兒快要出生了，阿輝留下來繼續駕他的機動三輪車為人家載運貨物。不料不到三個月，小女嬰兒誕生一個月後。阿輝也回到家鄉來，他不僅輸光了身上所餘的一點錢，連那輛玉梅買來給他幹活的機動三輪車也賠上了一在賭攤上，可謂鍛羽而歸！

遇人不淑，玉梅認命，能怪誰？她只暗下裡怪老爸老媽，怪自己眼睛不夠亮。

記得那年，是的那年，花樣年華，年才十七，正在唸高中三的玉梅，雖不敢自誇是XX普通中學校花，可在班上校裡，她是出名的一朵花，暗下裡向她示愛的青澀少年不乏其人，玉梅對他們愛睞不睬，但不會使他們難堪。

玉梅卻愛上了一個比她長了七八歲的男生。她父母親被此事困擾了好長一段時間：也不是嫌男生家庭背景，他們反對女兒愛上他的原因是兩人年齡相差較大，再來他個子削瘦，臉色欠缺一般健康人應有的光潤，怕不會長壽。最後老爸說：「妳年紀還小，努力讀書吧，別的事慢慢再說。」

一天，好像是那一年的夏天吧，學校放暑假，玉梅閒著在家幫老媽做家務。剛巧那天玉梅三哥從部隊出伍回來。但他帶來一個看起來外表斯文，相當「帥」的隊友，他便是家住鄰村的阿輝，武文輝。

此刻為了感情被家裡反對而心情低落的玉梅對阿輝只瞄了一眼，漫不經心的。不料那個阿輝卻對玉梅可謂一見痴情。

阿輝開始了使出渾身解數，展開漫長兩年的攻勢。男

人臉皮厚，生纏死糾，而沒有情場經驗的玉梅，少女芳心易挑動，她感到這個痴情男生並不怎樣令人討厭——從初時不理不睬，而玉梅老爸老媽瞧在眼裡，俗語說女大不中留，早想完了這件心事，免得擔心忡忡，又怕夜長夢多。剛好阿輝覺得時機成熟，便央他老母親自上門問親。而在北方許多農村風俗民情還是很保守，不少兒女婚姻大事還是由父母作主。就這樣玉梅被糊裡糊塗的嫁到阿輝家去，那年她剛滿十九歲。

玉梅好感失望——武家家境清貧，除了屋後那塊兩百多平方米的園地，種植一些蔬菜瓜豆之類，什麼都沒有，阿輝兩個哥哥帶著老婆跑到西貢（胡志明市）謀生，而一個妹妹則正在唸中學。可最使玉梅深感痛苦、失望的卻是阿輝——她的男人竟然是一個出了名的吊兒郎當，在他那條村子裏。他不僅整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而且是一名醉貓及賭徒。

在家鄉呆了兩年，眼看身上那點已剩餘無幾的積蓄，不能經常接受自己母家私下裡的接濟，玉梅決定將已快三歲的小女兒交給老公及公婆看顧，她隻身再往胡志明市謀出路，以維持老公與三個女兒在老家生活開銷。

在胡志明市，玉梅依舊做她的小生意，每天從霜露尚濃至晌午才拖著疲累的身體回她租住的小房子，許多時候生意太忙她連早餐都沒有吃，胃子疼痛的時候她需要吃藥，回家，吃過飯，上床休息已經下午二時左右。四時左右，起身後她爭取去離家不遠的一個空地作半個小時的跑步運動，之後開始做晚飯，一邊洗滌泡在膠盆的衣服。晚上十點多，玉梅很早就上床睡覺，她很少把時間花在電視節目上。

玉梅按月給家裡寄生活費，但她那不像樣的老公阿輝卻不厭索取，使玉梅既痛苦又憤怒——當她得悉阿輝經常把

老婆寄回家的錢一邊去賭博一邊去還老債、花天酒地，有時幾個女兒三餐竟只能吃方便麵。

大女兒嫁人了，剛高中畢業那年，她男生是中學同學，兩人加起來剛好三十六歲。她告訴母親：「她怕滯在這個家庭，她要逃離」，玉梅既擔憂又無奈何，她生怕女兒重蹈自己的覆轍，結果陪上青春年華，一生幸福。女兒還太小，剛唸完高中而已，與當年自己的遭遇多巧合！玉梅只有緊緊擁抱著可憐的女兒，眼淚不停掉下來沾滿女兒的肩上。

大女兒老公家庭富裕，一共只有兄弟兩人，哥哥已結婚且有一個兒女，老爸老媽都還很年青，五十多歲而已，家裡有幾部大卡車，專門為人家運輸貨物，川走北部幾個省市。

嫁過去兩年多，生下了一個肥嘟嘟的小寶貝，男家上下都如獲至寶，對這個小媳婦疼愛有加，女兒幸福，玉梅自是暗底下高興與欣慰！

\* \* \*

孤零零一個人在西貢，玉梅整天都忙個不停，有一個時期她還找了一份家庭工作——從下午六點到晚上九點，三個小時，為了能夠賺多一點錢以寄回老家給老公及撫養小女兒，還有一個中學的次女。阿輝依然不務正業，與酒肉賭蓆脫不了關係，一有錢的時候。甚至有一些債主打電話給玉梅向她討債——不用說是她老公阿輝欠下的賭債，後來，不堪債主整天叨擾，玉梅憤怒起來，冤有頭債有主，阿輝欠你們的債去找他好了，這與我無關，如果再找我，別怪我不禮貌。而她與阿輝之間的關係已經陷入低谷，在電話中，兩人經常吵架，在不知不覺間，粗語髒話已成常事。而在這個時候玉梅碰到了志勇，偶然裡——在她攤位，他要買幾公斤田雞（青蛙），先下定金，第二天拿

貨。兩人竟成為朋友，

她記得那一次她與他只不過聊了幾句互不相關的話而已，但是，接著他很勤出現在她攤子來。玉梅知道他年紀比她長了不少。

玉梅與他第一次見面在她下午經常作跑步運動的社區空地。有一次兩人一塊到第十郡師萬幸街一家咖啡館喝咖啡聊天。這是一個設備特別的館子，它設置了一個個寬一米深約二米左右的格子座位，裡面置一張矮桌子，客人席地而坐在木坑上，侍者把門頂上印有花紋的布簾放下，有客人的時候。格子房內便是一片小天地，跟外間隔離，光顧這家咖啡館的不用說都是一雙雙情侶。

這是第一次她與志勇坐在一起，志勇擁著她，玉梅依偎在他胸膛，她閉起眼睛，默默迎來了他深深的熱吻及溫柔的擁抱及撫摸。

她失眠了，翻來覆去，那天晚上。閉上眼睛，志勇深邃含情的眼光，他印在她唇上的有點粗擴令她喘不過氣來的熱吻，他緊緊擁抱她的堅定有力手臂，使她顫抖的撫摸……！

突然她跟前出現了阿輝冷漠的臉孔及三個女兒無助的眼光，心頭起矛盾、不安與內疚，雖然她與志勇之間那種曖昧情感之萌芽，乃出於阿輝——她老公，帶給她孤寂、失望，還有除了夫妻關係冷淡，他從來就不會給她有過閨房性關係的滿足。嗜酒及賭博掏光了他的精力，每次都是草草了事後便蒙頭大睡，不曾瞭解妻子的需要，更況且兩人經常各處一方，除新年外，整年不會在一起。

志勇並不是重色嗜性的男人，他陶醉玉梅那種少婦成熟難拒的韻味。他對玉梅溫柔體貼，尤其是在性愛，他使

她獲得一種從老公身上不會有過的快感，滿足。

多年相識，玉梅與志勇只作了一趟一塊去旅遊，那趟兩人搭乘高速渡輪從西貢白藤碼頭出發前往頭頓旅遊區。在頭頓，他們參觀了幾幢面向海灘的寺廟，阮朝末代遜帝保大皇行宮（Bach Dinh），登上一座豎立在山崗上的已有百年歷史，建於法屬時代的燈塔，之後兩人在一家旅館休息，當然也免不了一番恩愛纏綿，當天下午，回返西貢之前。

\* \* \*

第二女兒出嫁了，剛剛在高等專科一年。男家老爸在政府部門任職，老公屬自由職業。玉梅決定把十多歲的小女兒帶到身邊，並申請給她轉校在胡志明市讀書，而阿輝也回到胡志明市來，他踩載人的摩托車。每天不僅拿不到幾塊錢回來，卻反而要檢查玉梅每天做生意的收入，兩人關係越來越差，經常吵鬧不休。

這段期間，由於工作關係，玉梅與志勇減少了在一起的次數。

玉梅老公阿輝老母病重，他匆匆北回，不久，阿輝老母逝世，玉梅母女也趕緊回去。

喪事辦好，玉梅與小女兒再回胡志明市，他則獨自一個人留在家鄉。

二零二一年七月玉梅帶著小女兒返回家鄉去了，此時胡志明市及全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一切業務都已近於停頓，她的攤位生意早就被叫停，無奈之下，只好回去，玉梅與志勇最後一次在一起是四月中旬一個下午，在她住處附近老地方。

也許玉梅和志勇一段曖昧情感正式劃上了休止符，從此留下藏於心底深處永恆的思懷！

## 繽落烏鸞潭的髮絲

作者：阮協 譯者：林松風

夜岑寂，雨白濛濛。

烏鸞潭靜似止水，她孤獨臥於潭上一葉小舟，任由小舟搖晃微風細雨中。

細雨微微拂著，白濛濛，彷彿她頭上髮絲，飄拂、飄拂！

那一個夜晚，那晚，也在烏鸞潭，那個男人，她把頭枕在他腳膝上，閉上眼睛。頭上有一點又一點輕輕疼痛，倒有舒服的感覺。男人的手撥弄她頭髮，為她拔去白色頭髮，一根根，一根根。

突然，她左胸起了無名的抽疼—傷白髮換青絲，歲月無情！

歲月如斯，世事變化無常。世態冷暖，所謂名份……無聲中溜走、溜走，餘下是幾許思念，往事，像剛昨夕，雖遠去多年！

那夜，烏鸞潭也飄飄秋雨，秋雨帶來些微寒意，男人緊緊擁抱她，她依偎於他懷裡。小舟窗外，夜雨絲絲、絲絲而已。眼前，是雨，或是飛拂風中的頭髮，交織，交錯。

頭髮脫落日茂。那怕只悄一用手梳理髮間，手指間便已抓出一把灰白髮絲。尤其清晨起身，她需要慌忙將散落床上枕間的灰白髮絲集中，揉著作一團一團塞進枕頭的棉花裡。頭髮散落似乎告訴她：她已往下坡走下一從人生歲月分水嶺？

她又感到胸部一陣抽搐、疼痛。

世間最美麗不朽的愛情史詩並非美滿幸福的婚姻。它屬於哀艷、淒美、痛切、鏡花水月，但純真的愛。聽說。

無數次，她拊心自問，她也多少回搜尋心坎深處，心坎深處是否存在一個男人影子，答案：沒有，答案：有，人啊，總是這麼互相矛盾，那個來自北中部，身段瘦癟，不愛言語，眼睛眉宇間流露的是憂悒及失落，耐人尋味的目光。還有烏鸞潭那個雨夜，白濛濛不大卻拂進心坎，散落的頭髮絲絲，留給她深切懷念，雖然，彼此沒有言情小說裡的纏綿，也並非熾熱炙人的情意！

她與他的愛，平淡，卻深刻。

頭髮灰白，脫落，青春老去，一切都歸納於自然規律，也是無常。無能抗拒，包括男女間情感，也是順其自然，縱使成功或失敗！

有一趟，不惜從飛機，再乘搭客運，長途跋涉，她來到故地，仿若有一種無形魔力從背後推使。

舟冉冉潭上，她孤舟抱膝獨坐。

凝視無月稀星夜空，夜空也黯寂如她身影，她雙目迷惘，久久、久久她收回視線，低頭潭水，她找尋，找尋曾是那年繽紛水裡的髮絲。

離開烏鸞潭，她迷惘若失的眼睛，若



一個夢遊人。

冷冷，有點兒鹹味的淚水自眼眶湧出，失禁的，淚水顯了她蒼白雙頰。

她知道自己在哭，是否為了燈下孤瘦身影，為了舉步坎坷，為了垢面蓬頭的日子，為了漸漸老去青春。

而曾沾上多少夜闌人靜的鴛鴦枕，幸福甜蜜的熱吻，來的匆匆，消失匆匆。短暫，纏繞她的只是心坎殘缺的餘溫——那男人離去後。

“我還是會回來！”她告訴自己。

烏鸞潭是她的，那一片白茫茫的秋雨是她的，還有拴在岸邊一葉小舟，繽落水上，冉冉浮沉的絲絲頭髮，當然也是她的！

註：烏鸞潭（Đàm Ô Loan）越南南中部富安省一個景點，位於第1A國道駒館哈（Đèo Quán Cau）山坡下。

# 薄薄的幸福

作者：黃英 譯者：林松風

從大街口往左拐，一條內裡很寬闊且很深長的巷子。巷子裡座落十多棟高級別墅。這些建築物平時牆高深鎖，人們很少相互往來，環境靜謐深邃。

大樓房前乃一條青石板路，右邊一面高牆，一片草坪。沿牆種植一排波斯丁香樹，一片碧綠。而盛夏、丁香花時節，一族族潔白丁香花掛滿枝極。花點如雨飄飄風裡，飄零滿花坪、石道。

丁香花綻放，花香滿院，濃郁撲鼻，許多時候，朋友偶然登訪，總會嚷起來。

“哇，太濃了，這花香！妳沒感覺麼？”

“嗯，習慣了。”

十年了，十個丁香盛開季節，真的彷彿酒醇人不醉，喝滿了！

她的樓房乃一棟雙層別墅式現代建築。潔白牆壁，赭色雙重瓦屋簷。樓房前乃一個小院子，院裡種了幾圃玫瑰花，貼牆，左旁一個鞦韆架，掛上長椅子。鞦韆背後種了紙花，開滿紅艷可人之花朶。



欲進別墅大門要拾級幾步石階，裡面是一個掛有水晶燈之客廳。客廳設置華貴。一個小酒吧，壁上掛幾幅靜物油畫，淺黃色皮沙發靠落地窗，檸檬色掛簾。整個大廳光亮充足，涼爽。

這棟樓房是他們結婚那年買下的，也是她丈夫親自設計佈置。

樓上是她夫婦臥室，女兒房間，另外兩個空置房子，留給親友到訪小住。樓上有一個橢圓形往外伸延的陽台。

相處十載，她有一個活潑可愛的五歲小女兒。小家庭生活富裕，穩定。

“他很能幹，是一家外資汽車企業的高級技術師。他是一個盡責，愛家庭的男人，他會陪我上咖啡廳，去欣賞我愛聽的音樂，演唱會。

“我們跑書店，去買一些剛出版的暢銷書本。我們帶孩子遊公園、遊樂場。”

“我們也去旅遊：國內、外國，休假時。”

每當一些舊日同學聚會時，她總很自豪的告訴他們——當給問及生活情形時。

只是，她心裡深處，十載夫妻，擺在她面前似乎是一杯很濃的糖液，太甜、太甜，甜到她生起害怕！

一個昔日朋友從國外回來，去年。剛巧又是丁香盛開時節。

他並沒家室，不諱坦言，他告訴她：他是一個同性戀者。

他到訪，她與他坐在陽台石長椅喝他們最喜歡的高級太原綠茶，聊天。他丈夫此際正在修整院子裡的玫瑰花。頑長的身影投射在花澗、夕陽下，有碎落、孤獨的感覺。

斜睨他一眼，他突然低聲問，眼睛顯示探索的光芒。

“妳幸福嗎？這幾年。”

她抬起頭，剛好迎來一絲夕陽餘，她眸子蕩漾絲絲虛渺，落寞。她沒做聲，只是輕輕的嘆息！

“我帶妳去見識一個同性戀者聚會地方，好嗎？”

有點愕然，她默默跟他走，稍作考慮後，縱使她並不感興趣。

兩人下車，在一幢舊式，不很顯眼的房子門口。使她驚訝的：原來這幢老房子座落一條大巷子，巷裡一列筆直波斯丁香樹，滿樹花海輕舞風中，迎面是多年熟悉的陣陣花香。

他輕輕推開那扇重門，她閃身隨他走進屋裡。裡面乃一個燈光柔和的大廳，她嗅到撲鼻的咖啡香味。悠揚的交響樂迴盪壁間。

大廳左邊是一個長酒吧，幾個客人坐在高腳椅喝酒，談話。靠右邊則為一套赭紅皮沙發，一張玻璃矮長几。這裡也坐了幾個客人，他們在喝咖啡，聊天。大家都只是低聲交談。

一個既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對她。

她則是一個不請自來之客——她不屬這個群體！

廳裡一切驟然靜止——於她出現那一刻——除了四壁迴盪樂聲以及不均勻的濁重的呼吸聲！她有些懼怕，欲奪門逃走無數眼光投向她，那些驚訝、猜忌、疑惑……眼光！

只有一雙眼睛，她多年相對，如今卻那樣無助、徬徨，慚疚的眼睛使她無法舉步！

北地盛夏苦熱，雖已深夜。丁香花香濃郁瀰漫肅寂長巷。而她臥室燈光依舊明亮，照亮落地窗鵝黃垂簾。

她僵坐若一座冰冷塑像。

他痛苦、無助。低頭。他雙手顫抖扯抓滿頭蓬亂頭髮。他激動、抽搐，聲音沙啞，斷斷續續：

“我一直努力使妳快樂、幸福。可是，雙面人的日子多麼沉重、痛苦，我渴望能有屬於自己的真實生活，一次，只一次！”

“但我沒這個勇氣告訴妳，我對不起妳。”

她竟出乎的冷漠，此際，她在聆聽，聆聽一個陌生，與她毫無關係的男人對她訴說一個他底故事。一句“對不起”竟是十載幻夢，及她青春之付出！

一種悲劇婚姻。她不曾道出：多少年，在夫妻房事，他從不會主動要求，他漠視她豐滿誘人的胴體。他只照例行事。事畢，他立刻上洗手間洗澡，然後倒下蒙頭大睡他的。

而她，得到的是空虛，無底。她達不到性高潮，不得到性滿足——三十幾歲，應是性慾最高需求期！

終於，她的男人和那個她朋友登上開往嘉林國際機場的計程出租車。他們只攜帶簡便行李。第二年夏天，恰巧又是丁香花綻放時季，長巷，又是花香滿巷。

她沒到機場相送，只站在門口揮手送別。

她心頭一陣絞疼，濕熱淚水從雙眼流在雙頰，也濕了她胸前衣襟，車子徐徐往左拐，消失於她濛濛視線那一刻。

手機短信訊號響了，寄信人是那個把她男人帶走的人。

“妳放心，別難過，我會好好照顧他。”

“嗯！”她沒說什麼，只默默把手機關掉。

現在，她決定將房子賣掉。

丁香花花香太濃郁了！

# 一個抖落風塵的女人

“噏噏，噏噏……”鈴聲夾著口中唸唸別人聽不懂的經誦聲，頭頂光禿，雙目微閉，胖胖矮短年約五十來歲，身披鮮黃袈裟的大和尚引導下，一副棗紅色，上面放著幾支點亮的蠟燭的棺槨在六個扛工肩抬下徐徐抬出巷子。而走在前面雙手捧著死者遺照，三十多歲，矮小且有殘障，走路一拐一晃的是死者兒子。跟隨後面的也是短小削瘦的是她唯一的妹妹，再來的是一些親友及巷子鄰居，寥寥無幾的相送行列。

棺木轉頭朝巷子三叩如儀，之後被推上停在路旁的小靈車，他們兩姐妹攀上坐在棺木旁後，小靈車直駛平興和墓場火化，6 Lé（雞眼阿六），死者老公沒有一塊去，夫妻不相送，這是潮州人俗例。

躺在棺木裡是玉芳，享壽六十六歲的老婦人。一個喧嘩繁忙，為生活整天奔波，喘不過口氣的大都市，一個貧窮且複雜的女人死去，只是一片枯葉從枝樞上飄落，無聲無息。

寫這個大社會裡的小人物，我很想為她六十多年人間歲月留下一點痕跡，也是說是一點紀念，對我。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家經營一個小食館，生意興隆，食館有男女工人六、七人，從十七歲到二十多歲，年紀最大的是玉芳，她是小馬子 6 Lé 的女人。

贊玉芳身段豐腴，皮膚白膩，圓圓的臉，亮晶的雙眸，烏亮的秀髮在頭上盤了一個蝎鬢。玉芳更有一對豐滿

高聳的胸脯，樸素衣著，掩蓋不了一種成熟的少婦嫵媚風韻。我也注意到，玉芳從來不跟客人搭訕或調笑，尤其是男客人。

我永遠忘不了有一次，玉芳穿了一件黑色三婆襖 (Áo Bà Ba)。特出呈現了她美妙身材，令人不得不看一眼的成熟美！

我發覺兩個女工的目光是妒慕交織，我們男生恰恰相反，貪婪又唏噓，又暗裡調侃她。玉芳沒入麼表示，她只笑笑。只是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欣賞到她再穿上那件三婆襖的機會。

玉芳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她曾出身風塵——搭上 6 Lé 之前。憑她年青貌美，她可以找一個比較好的歸宿，應該不是難事，而這時 6 Lé 的家庭早已破落不堪，他的老爸老媽年老多病，一家大小十二三嘴巴，都閒著沒幹什麼，粗茶淡飯也都上餐找不到下餐，可謂捉襟見肘。玉芳此次搭上這條時刻之間會沉溺破船，是否太不明智？

玉芳似乎並不後悔，這寶她押上了。命也注定了！

轉瞬間已四十年。我很少碰面——雖然我們還可以說是街坊，兩條巷子相隔不到三百米。只有那一次我父親去世，在家辦理喪事，玉芳跑來幫忙燒水泡茶入麼的，每日晚上打包了一大包水果回家，事後我們還補貼了她厚厚酬勞呢。

玉芳之死訊給我帶來絲絲惆悵唏噓，雖說生老病死乃不離之定律！

我聽說玉芳犯了欺詐別人財產罪名成立，坐牢去了，服刑期間不幸患上重病，獲提前釋放。幾天後死了！

# 深山暴雨夜

夜，深山涌漫荒蕪，靜寂，及神秘美！

滿天星斗閃爍若江海漁燈，陪伴半彎孤潔眉月。而幾片灰白浮雲卻似無所是事的流浪漢，飄蕩，從這邊山巒飄往另一座山巒。

山巒遍植野生刺竹與雜樹。山坡下是一座座山胞聚居的村落。如今，山胞已逐漸定居耕作，放棄原來游居游耕的生活習慣。他們開墾山地種植玉米、咖啡、瓜果，稻米……。山胞也進入深山裡狩獵飛禽野獸，採取蜂蜜……。

福隆XX農場招待所，一棟坐落於山坡上的粗木蓋起來的簡陋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貼左壁放了一張寬三米長約二米的粗木板床鋪，床上鋪了兩片草席。旁邊還有一張長方型約二平方米的木桌，及兩條長木凳。桌上有一套粗糙的茶具。房子中間正生著一個火堆，火正烘烘，它為偌大的房子生起溫暖的感覺，夜深山寒氣逼人呢！

一盞煤油燈掛在一條從木樑垂下，燈光微弱朦朧。木床床頭有兩個手提旅行袋。

他與她都在堤岸平西大市場前邊堤岸客運車站出發，抵福隆車站，又等待兩個小時才有開到農場的班車。先後登車共有十幾個男女乘客，清一色全是衣服破舊，背著竹簍皮膚黝黑的山胞。

聽說每天只有兩三班車子開到XX農場這條路線，而且還是老舊的燒炭車。車上又擠又熱，滿是汙水及泥土混雜的氣味。還好他與她搶先上車找到坐位。登山路既小又窄，又

崎嶇難行，車子兩個前輪必須繞上兩條很粗的大鐵鍊才能越過一些滿是泥濘斜坡。車子顛簸搖晃，她顯得很辛苦，但不至於吐嘔。他從手袋找出一小瓶子的青油精，她在太陽穴及鼻孔抹了一點，輕輕說：謝謝您！

車子終於在一個三岔路口停下，他們兩人下車，時已傍晚時分。車子轉過彎回車站去，山胞們都在路上先後陸續下了車。他們要徒步再走一百多米小徑才達農場招待所。他們都是來看望兩人在這裡工作的弟弟。

他們獲農場人員安頓在這棟房子休息，明天早上才能跟親人見面，因為他們工作地點與這裡距離要好幾公里，沒法出來。

天早已黑下來，兩人都顯得有點疲憊，一整天都挨在漫長車途呢。草草吃過在車站買的豬肉麵包，倒是反而沒有睡意。山區之夜分外寂靜，只有一陣陣夜鳥驚啼，野獸呼嘯哀鳴，此起彼落從山上寒風傳來，透過木板上的隙縫間。有時又來了木屋外草坪裡奏起的昆蟲鳴叫。



他與她坐在兩塊凳形木頭上，圍在房子中央的火堆旁，慢慢喝著剛煮沸的熱茶，茶是他自己帶來的。他也抽著煙，他總是煙不離手，一天下來平均兩包。他女人也拿他沒奈何。閒聊中他曉得她今年卅七，比他小了三歲，家在西貢第十郡阮金大廈，她男人是一家運輸公司的司機，長年累月奔馳南北官道，留在家裡的日子一年下來怕不到三十天。一對女兒在唸中學，她在堤岸安東市場有一個賣冷飲冰點的攤位，生意倒不錯，家庭生活穩定，只是感覺難言的空虛，孤獨與寂寞。

而他，他是一個地方政權的職員，他女人做小食檔生意，在自家門口，幾個孩子都在唸書，從小學到中學。他和父母弟妹們住在一起，熱哄哄的大家庭。他弟弟老二去年年初跑到XX農場參加開墾工作。農場他先後來了兩趟。她則是幾個月前，第一次來看望她最小的弟弟。

她朝火堆加上幾根樹枝，新的柴枝燒起啪啦啪啦響聲，四濺火花，裊裊灰煙及焦味。這時吊在火堆上的鋁水壺水也沸了，她提起水壺酌進放在木板上兩個粗瓷杯，熱乎乎的茶香，茶葉是他自己帶來的。

啜了一口茶，似乎感覺比較溫暖，雙眸蕩漾使人陶醉的彩虹，雙頰浮動淺淺笑靨酡紅。他不禁痴痴的凝望著她，使她羞怯低下頭，已經許多年，他不會有過與一個陌生異性單獨在一塊，而他炯炯目光更使她心房顫動不停。

此際，整個山區突然變得靜止，凝固，令人感到心胸窒息！緊接著一道強烈光芒撕破黑暗夜空，再來，是一個接一個震撼大地的雷聲接踵而來，驚恐失色，一種出於本能，她撲進他懷裏。她雙手捂著耳朵，雙眼緊閉，臉色蒼

白，身體顫抖不止。他環腰緊緊擁著她。她把頭貼在他寬闊的胸膛。她心房激烈跳動，一種異性體溫滲進她體內，也傳遞一種安全感。

夜空，雷電交織，狂風暴雨狂虐大地，山坡上他兩樓身這棟簡陋粗木房子被摧打得咯咯作響，真有被整座颳倒的危險。他把她擁得更緊，並輕輕安慰說：

“不用怕，風雨在山區是平常事，很快就會停止的！”

“真的怕死人，我從來都沒有碰到這樣可怕的大風大雨呢！”依然依偎在他懷裡，她輕聲說。

暴雨狂風，閃爍雷電依然無休無止，風雨粗獷敲打山坡這座孤零零的木蓋房子，山上沙石不斷流瀉下山谷，響聲震撼深山午夜。他在她耳畔輕聲說：“睡覺罷，好夜了。”

“嗯”。她從他懷裏站起，他扶著她坐在床鋪上，從手提袋她拿出一件藍絨布長袖襯衫穿上，之後抽出一張薄薄的花點棉被。她欲睡下，可是顯的有點兒猶豫，兩人眼睛雙觸剎那，她忙低下頭，雙頰泛紅，有灼熱之感覺！

“妳睡罷，不用怕，沒事的。”他安慰她睡下。

一陣陣風寒從木板牆壁的隙縫間鑽進房間，她打了一個寒噤，他忙自手提旅行袋拿出一件深棕色皮革克給蓋在身上。望著還站在床沿的他，她羞赧的低聲說：

“你也睡罷，好冷呢！”

他在火堆重新加上幾根柴枝，房子似乎溫暖了一些，但吊在木樑垂下的煤油燈卻已熄掉了，不曉得被風吹熄或是煤油用完了？房子一片漆黑，除了火焰從火堆燃起的光芒。他終於上床，在她身邊躺下。

## 海的兒子



她緊閉雙眼，心湖若波濤起伏，一種異性的體溫不斷滲進她身體的血細胞，在無形中，不斷增加。山間風雨肆虐，山洪暴發，那些遠古洪荒年代，人與人，原始期，人之本能，本能爆發於人之血液，承續，傳說，盤古，開天闢地。此刻，火在燃燒，燃燒，在那潛伏之深淵裡……一種渴望又懼怕，難以抗拒的風暴之來臨。卅多歲的女人所需要，渴望的，她得不到，她的男人卻是把它揮霍在驛站夜店野鶯床第溫柔鄉，她被打成不折不扣的深閨怨婦。

終於他轉身壓在她身上，燙熱的嘴唇壓在她雙唇剎那間，她閉上雙眸雙手圍繞他的脖子，迎接他有些粗擴的撫摸。

此夜，卅多年歲月，她竟放逐自己於此深山暴雨夜！

“都……都……都……”

震耳鳴笛及火車啓動準備出發震動把志全從矇朧瞌睡中驚醒。

“咯登，咯登，咯登……”火車終於朝前開出，慢慢駛離車站——這是一列往北開的普通列車。

志全從夾克口袋掏出煙包，右手伸進褲袋找出打火機點燃香煙一口一口深深吸著，等填滿了肺葉才讓它再從口腔躡出，變成一個復一個圓圓白圈往上升，這是他的習慣。

志全把快燃盡的煙蒂扔出窗外，拾起小桌板上盛在軟膠杯的咖啡喝著，喝了一半杯，他把它往外扔掉，味道太差勁。

深秋涼風從窗子撲進偌大車廂，帶來冷意及些微屬於海風帶有的鹹味。他把夾克的拉鏈拉上，冷風刮進脖子，不好受。

現在志全才如開始遊目車廂內，從車頂一排淡黃燈光下，只有十多個乘客零散在長椅上。坐在志全前面左側一個婦人在哄著一個小孩子，孩子在哭，也許不習慣車子不停地搖晃，靠近右邊通風口一個老人咕嚕咕嚕抽著竹筒煙，夾著一陣一陣嗆咳及大力往窗外吐掉濃痰的聲音。還有幾個青年男女，看樣子是往外地打工去，每人都帶了各種大小不一的行李或背包。有的躺在椅子上睡覺，雙腳掛在椅背上。

窗外，皓月高掛若鏡，碧空無雲：滿天星辰彷彿遠處盞盞的漁燈。月華瀉滿一望連綿銀亮沙丘以及沙丘各種不同形狀的投影，緊靠鐵道卻是叢叢不盡的仙人掌。

沙丘右面遠遠處便是海了。更深夜靜可聽到陣陣海浪撲打海邊岩石發出響聲。向左邊，走上十多公里，那是志全家——那座聚有百多戶人家，大多數倚海爲生的漁村裡。

漁村座落一座光禿禿小山坡，山上遍是岩石，山上不長什麼樹木，除了仙人掌。

漁村旁有一條小河涌，屬人工河涌，與鄰近一條大河貫通。道河邊雖淺卻流水清澈，幾可見底。小時候志全常跟村子小孩子在河裡游泳、捉魚，再遠一點便是一個小漁港。

整條漁村的那百來戶人家，聚居於一條鋪上青石板的街道兩側，朝街的是兩列店舖。別看這是一個地處偏僻的村落，它倒有它的特色，這裡已形成一個小市集，魚海產、魚工具、煉鋼打鐵、米糧雜貨、布料衣服、鞋子、理髮、燙髮、平民飯、酒肆、藥店，更有了上網、電子遊戲……。生活倒挺熱鬧，尤其晚上。

村子沒有學校，小孩子上學要到距村子不遠的學校，只辦小學，中學以上則要去城裡。

住在向街道是有生意做的，自是較富裕，而面人家，還有許多較清貧的人們則分別在一些狹窄巷子裡，其中有志全他家。志全家雖屬於貧窮一族，可他爸在世時，他們一家五口——他爸媽、哥哥志安，一個弱智妹妹秀玉，生活上尚算穩定，他爸是村子裡有二條漁船出海捕魚的船長——七叔，為七叔幹活已廿多年，有固定收入。他與志安在縣市裡唸書，兩人屬優良學生，讀公校，又獲政府支助，不過兄弟兩每天須踩著自行車，學校往返，每天要廿多公里，蠻吃力。

他媽在家，除了做飯燒菜，看顧他妹妹，還要代別人修補魚網，增加一點收入。志全他爸一年算來，出海日子佔了二百多天，在岸上的是每年夏秋間颱風季，漁船維修保養日子，他爸在家的日子他們一家特別快樂。這些日子，家裡菜餚比平時豐富，他媽會特別添加一兩道菜，大家吃來也特別高興，雖然並不是什麼山珍海味，頂多一碟炒牛肉或燒豬腳，說是他爸喜愛吃的菜，但他總分給大家居多，他笑呵呵說：孩子吃多一點，快長大，我們不需太辛苦，享享點清福，志全他媽見狀一生氣，他爸會安慰她。

自幼便有輕度弱智的小女兒秀玉更整天纏在她爸身旁，對這個生來不幸的女兒極爲疼愛，每趟出海回來，他會從外面買來一些糖果餅乾什麼的，三個孩子每人一份，秀玉那份比兩個哥哥多了一點，秀玉高興地拍拍手歡呼：“我比哥哥多，我比哥哥多，好快樂，好快樂啊！”

對志安、志全兩兄弟，他寄予很大期望，他極力鼓勵他們努力求學，他常說，不管多艱苦都要給孩子讀書，只

有好好讀書，有學問才會脫貧，有出頭機會。志安、志全是這條村子清貧家庭唯一能到縣裡上中學的孩子，他們勤奮好學，使他爸很欣慰，引以為榮！

一場從天突降的不幸使這個幸福家庭陷入悲慘與傷疼——它也改變了志安、志全兄弟的命運。

那年，志安剛考上工業高專，而志全上高中，他爸不回來了——於一趟出海捕魚，那天驟來的風暴，翻天覆地的風浪，漁船若一葉孤舟，在兇湧波浪中與大自然搏鬥，最終船還是翻了，十多個船員掉進大海，各自抓住能求生的任何東西在海裡隨風浪浮沉。

不曉得過了多少時間，他們獲得一艘路過的大貨輪撈起，這艘大貨輪先前收到有關漁船遇難及求救訊號。原來志全他爸於危急時曾向岸上救援中心發出求救緊急訊號，救護中心火速向各路過船隻發訊要求給以搶救。

但最後有三個船員失蹤，包括志全他爸。回來的船員說船翻沉的時刻他並沒離開船。

灰暗的日子一片無止的悲慘。

志全他媽哭得死去活來，最終淚也哭乾了，最初的哀嚎，也沙啞，沒聲了。只有紅腫的雙眼，滯呆的凝視丈夫的遺照。志安、志全也陪著媽媽哭，秀玉似懂非懂，她看到媽媽哥哥在哭也跟著哭。而他爸遺體終於打撈到，運回來。

漁村的人們世世代代依賴大海而活，海乃他們生命的泉源，海若他們的母親。但海也有憤怒時刻，海會吞噬許多無辜的生命，出海遇難於他們已默然認命，一旦出事，他們會互相慰撫，抹乾淚水，還是要揚帆出海，活的人還是要繼續與天地，與大自然搏鬥。

辦喪事那些天，地方政權、祖國陣線、婦女會、鄰近

人們都紛紛前來致祭，動員、安慰，志全他爸人緣極好，雖然家境貧窮。

船主七叔與志全他爸是世交，失掉一條漁船他不難過，他難過老友之死。

七叔為志全他爸處理全部後事，並留下一些錢以維持他們一家生活。

悲痛極度之後，人還是要活下去，當然這個家庭起了很大變化，使志安上高專的希望一瞬间化作泡影，不再讀書，志安決定找工作減輕他媽的重擔。志全也輟學了。

七叔把志安叫了去，剛來的工作是當雜工，十七八歲的志安長得十分粗壯，快一百八十公分。他皮膚黝黑，粗粗眉睫，生來與他爸一模一樣。他勤勞能幹，很得七叔鍾愛，私下子他常對老伴說：

“阿安這孩子，生不逢時，上天也太會捉弄人，唉，命啊，奈何！”

在漁港與村子裡，七叔算是一位有名氣的人物。且為人熱心好義，很得大家敬仰！

七叔有二條百多噸的漁船，經常出海捕魚，年青時他屬有名漁人，如今年紀大了，這工作交給師傅們，自己在岸上處理漁船歸來的收穫。七叔家經常有一二十個工人，生意火旺，收入亦可觀。

七叔並非無遺憾，幾十年夫妻，老婆為他生了四個孩子，卻沒一個是男的。七叔從沒半句怨嘆，且反而安慰老伴；現在時代不同了，生男生女都一樣，她們又乖，別難過，我們又不憂衣憂吃啊！

話是這麼說，七叔心頭深處又何嘗沒有那種空虛寂寞感覺，老夫老妻已年過半百，有天百年之後……唉！

四個女兒，兩個大的已嫁了人，住在鄰近城鎮，也有了兒女，生活倒不錯，再來碧紅及碧嫗還在讀書，他們住在姨母家，星期六下午才回家過週日。

四個女兒中，碧紅生的最漂亮，十六七歲，身段豐腴，適中，有一對發育很完美的乳房，走起路會有節奏的跳動。她更有一頭烏亮秀髮，長長披在肩上，有時垂於胸前，圓圓的臉配上雙眉下明亮逼人的雙眸，勻直鼻樑下紅紅又圓的唇，她媽說碧紅與在縣裡的三姨生的一模一樣。當年她是出名的美人！

小時候，志安、志全、碧紅都很要好，志全與她是小學時同學。長大後、她對志安特別關心。志安似乎毫無察覺，志全卻有了感覺，於心靈深處，他對她暗裡生了絲絲愛意。

漁船出海作業，一般十天半月才回港，船會在漁港進行保養、維修，現在志安已出海了。碰上這些日子，又剛巧假日，碧紅去找他，志安粗壯及海給他的黝黑與碧缸花樣秀麗，一種強烈對比，招來不少羨慕與妒忌的眼光。與碧紅在一塊，志安顯得沉默寡言，有時還藉故逃避。他不想接觸別人猜忌目光——一名貧窮漁工搭上美麗的老闆掌上千金。他曉得碧紅對他的情感，他不敢接受，他自覺不配。

七叔是過來人，且很開達，他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碧紅對志安的愛意，他想也許只屬少年期的那種純粹兒女感情，七叔對老伴說：

“感情的事，順其自然罷，阿安那小伙子看來也挺不錯，說不定我們女兒有她眼光喔！”

七叔的女人沒說什麼，確實她並不討厭志安，兩個家

庭是世交，志安他爸出海遇難，七叔夫婦不沒疚意，自己家雖富裕，就是欠了一樣——沒有一個娃子，假如，假如有那樣一天，他能成為這家庭一份子多好啊！

十八歲這年，志全登船出海，他體魄上比不上志安壯碩，可幾年來他耐勞能幹，一般幹活難不倒他。而長大奔向浩瀚大海乃一種不變定律，人們欣然或冷漠接受，我們是海的兒子，海是我們生命！

第一次出海，碰上夏天風季，漁船在彷彿永無休止的幾米高洶湧浪濤中猛烈搖擺浮沉，他感覺船在無情風浪，只不過一片落葉，掙扎、死亡、生存。

幸而這不是真正颱風，兩天後風止浪也漸漸平了下來。首次出海，不習慣，又害怕，志全幾乎連最後一滴胃水都吐個乾淨，什麼也嚥不下，昏昏暈暈躺在艙裡，眼睛睜不開。

“別怕，慢慢便習慣。”老漁夫光叔說。

過了兩天，志全能勉強爬起來，體力逐漸回復，東西吃進去，不反胃，不嘔吐了。

“倒霉，碰上這個日子，還有什麼收穫。光叔嘆謂。

出海回來，志全黑了不少，人也瘦了。志安在另一條船，還沒回程。

一個下午，是週日，碧紅在家，志全約了她，在海灘見面。

夕陽西斜，黃金般餘暉灑滿海上，化作億萬金點，在海上追逐嬉戲。夕陽也淋沐漫步岸上的兩個青年男女，他們是印在沙灘上拖得長長若晴空飛雁！

碧紅穿一件淺蛋黃色T恤，藍牛仔褲，海風吹拂她烏黑秀髮，長長髮絲隨風飛揚，髮間她圓圓的臉格外嬌媚動人。

志全比碧紅高上半個頭，他頭髮剪得既短又貼，與哥哥志安一樣，他有粗黑眼眉，大眼睛，唯一不同，他有薄薄嘴唇，笑起來很帥，只是他不太愛笑，這點是像他媽，海給他皮膚染上漁人風味，他已是長成的男人，他穿著棕色夾克，一條舊牛仔褲，瀟脫又有點風塵！

兩人並肩沿海岸走著，左邊是一片防風葦木林。一向木納不善說話的志全突然鼓足勇氣伸手擁住碧紅，緊緊地，他有一種男性的衝動，他嗅覺有碧紅身體散發一種女孩子的幽香。

碧紅輕輕滑出志全有力的手臂，她凝視海的遠方，低聲說：

“這趟出海十多天了，志安應快回來了！”

兩人在一塊平坦光滑的黑崖石上坐下，他們望向海，海出奇天晴，夕陽餘暉漸退，遠飛覓食的鳥群橫過空間，歸巢。

“回家罷，天快黑了，志全。”碧紅站起來。

兩人朝漁村方向走去，志全感到腳步變得分外笨重、吃力。

快到村子，碧紅停步，她轉身望著志全失落的眼光，咬了咬雙唇，主動拉著他的手低聲說：

“謝謝你，志全，我們是好朋友，永遠的，對嗎？”

“再見，碧紅。”志全深深注視著她，良久才放開與碧紅緊握的雙手說。

站在村子一棵大樹下，等碧紅走到她家大門，志全才踢著路邊一塊小石塊，一直踢到要進他家巷子外。隨著一陣吠聲，巷子撲出一條大黑母狗，牠定被志全把牠從熟睡中弄醒，瞪起一雙兇惡狗眼，吠個不停。

志全蹲下拾起石塊發狠向牠擲去。這畜牲很機靈，閃過一旁，牠退至牆角吠得更兇更大聲，只是不敢撲上來，志全不再理牠，走進巷子。

他家在這條小巷子裡快到盡頭，從最後倒數第三間，巷子住了十幾戶人家，他們都賴打魚為生，屬貧苦人家，有幾戶還靠地方政權每月放發大米支助。

志全家——一棟磚牆洋鐵瓦屋頂，以前很破舊，這幾年志安、志全兄弟一塊去打工，稍有一點錢，把房子修修補補，看來體面一點

房子寬三米深九米多，大致分作三段，進門有一個廳子，廳子有一套粗糙木桌及幾張椅子，一片三夾板作為外分界，貼木板一張檯子，有他爸照片，前面一個瓷香爐，一對燭台，再前一個膠碟，碟子有時會奉祀一些水果什麼的，再進去是兩張木板床，大的志安、志全睡的地方，貼裡面一點那張是秀玉的，最裡面是他爸媽睡房，又隔了一塊三夾板。一塊粗布帘。

房子左旁有一條小徑，可通往後面一個廚房，廚房有一道小門可進房子裡。

秀玉已十五六歲，生來樣子並不難看，身段均勻，皮膚白白，清秀面龐，紅潤豐滿的雙唇，她像母親，她媽年青時挺可愛。可惜患了病，有點癡呆。

小時候，她曾去上學，但只一段很短時間便在家了。在學校只整天被別個孩子捉弄欺負，有一次給同學推倒，額上破了，傷得不輕，血流滿臉，要送到縣醫院救治，志全疼愛妹妹，跑到學校揍了那個可惡的孩子，人家投訴到志全家及他學校（那時他剛上初一班），志全在家挨他媽又哭又罵，她一向不愛跟別人爭吵，不准孩子在外面惹

事。在學校志全給記一個操行缺點。

秀玉變得孤獨、寂寞，鄰居孩子們不跟她玩耍，她常常獨個兒拿了一張矮凳子坐在門口，眼睛迷惘望向遠方，有時用一條樹枝在地上劃著，那樣專注，一片波濤的大海，海中有一條船，船頭站了一個人，她爸，天邊還有幾隻鳥兒，一個烘烘太陽。

兄弟中，志安性格較為暴躁，有時煩起來會呼吆妹妹，志全較溫和，他疼秀玉，她特別愛這個哥哥。

“阿媽、志全哥回來了，怎麼阿爸好久還不見回來喔？”秀玉朝屋裡說話，之後又轉過來拉著她哥哥的手問。

“爸明天才回來，秀玉，我們吃飯罷。”

桌子上已擺上晚飯，有魚有肉，有志全愛吃的南瓜燉豬肉湯，這兩年，他們生活確實比前改變了不少，好多了。

得不到碧紅的愛的志全心靈深處失望、痛苦又矛盾。

不出海的日子，兄弟兩人都在七叔家做其他工作，如修補魚具，保養船機，那段日子碧紅常常跟志安在一塊，現在已高中畢業，不打算考大專，她為兩人送來香煙、咖啡、茶水，有時還有麵包或水果什麼的。有許多時候志全藉故走開，碧紅心裡明白，有點歎然，志安則茫然不知其故。

白天，志全拼命把精力投入工作，晚上則與村子裡一群閒蕩少年男女聚在一塊喝酒，上縣市泡咖啡座、唱卡拉OK，回到家時已半夜，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倒在床上便睡，有時把吃進肚子的東西吐在床上、地下及令人聞之欲嘔之熏天臭味。

一向性情內向，他媽沒法瞭解志全何以突然變得那麼沮喪、消極，她感到迷惑、憂慮。看在眼裡，碧紅心裡很難過，實在她不想傷害志全，但她只能愛志安！

於次年春天志安與碧紅結婚。

婚禮很隆重，先前志安、志全把他們的家修葺、飾置得很像樣，牆壁貼了自縣裡買回來的壁紙，牆上貼上雙喜紅字，一對新人名字在正中，週邊圍了心形花彩，正面檯子的香爐、燭台也打得光亮，呈現一片洋洋喜氣。

志全他媽最高興，這是她最欣慰的日子。自從丈夫去世後。

兩家在同一村落，志安與他一班朋友，陪同他媽往女家，一番儀式後便回男家，向祖先靈位捻香。婚禮結束，中午雙方聯合招待親友來賓。地點在七叔家旁一片空地，這片空地平時是曬及修補魚網的場所。今天蓋了帳篷，擺了桌椅，一番裝飾便可接待客人。

七叔今天很開懷，全漁村的人都獲請到，當然這也是一個高興的日子，對於村子裡的人，酒茶則從縣裡一家華人菜館訂來。

婚後，小夫妻就住在七叔家。碧紅在家幫她爸處理生意，志安、志全兄弟則出海捕魚，一切沒什麼改變。

對志全，除了出海，平時他埋頭工作，盡量避免與碧紅碰面，希望時間逐漸淡化對她的感情。

村子裡有一個小酒肆，除了酒、窮館子就只有一些如魚乾、即食麵、芒果、小鴨蛋什麼的，志全與一些村裡青年喜歡在這喝酒，老闆娘四姨為人和善，最重要可押債。

年過四十的四姨也是一個可憐的女人，據說她家鄉在中部廣治省，中級師範畢業，志願申請來到這偏僻漁村地

教書，後來愛上了出海打魚的四叔。四姨辭掉教書，把多年積蓄開了個館子，在四叔那棟舊破房子。

日子過得尚算幸福，雖然生活很艱困，但四叔與志全他爸在那次出海同時遇難，他們沒有生下兒女，四姨一人過著孤苦伶仃日子。

有一個晚上，志全與幾個朋友在四姨館子喝酒。剛巧那幾天船沒出海，海在刮颱風。

夜了，他們先後走了，志全一人留下，他繼續喝，且喝得特別多，喝到酩酊大醉，最後伏在桌上睡去。

蒙朧中彷彿有人把他摻扶起來放在一張床上，接著有人為他脫去衣服，似乎有一個燙熱柔軟的身體壓在他身上，一雙手在他身上遊走，他感到很舒服，一個濕潤的嘴唇貼在他嘴上，如蛇的舌在他嘴裡撥動。

壓在他身上的身體開始不住搖晃，他感到整個身體快要爆炸。他伸手向上抓。碰到兩團圓圓又柔軟的東西，最後他緊緊抓住一雙手臂，他陷入一種從不會有過的極度快感，最後是一種虛脫，雙手無力垂下，又跌進虛無夢境。

志全醒來時，他感到腦袋很疼，口腔乾裂。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小房間一張木板床，一旁開著一個小窗，窗上掛上一塊白布簾，布簾把外邊陽光擋著，但房間裡還有足夠光亮，他發現窗子旁靜靜坐著一個女人，也已坐了好久！

記憶力逐漸復，志全發覺自己蓋在一條白色被單下的赤裸身體，只有一條短內褲，他衣服整齊掛在床頭一個衣掛上。

“你醒了！”四姨沒有看他，只輕輕說。

“是妳，四姨，為什麼我睡在這裡呢？”他跳起來，

慌忙拉下衣掛的上衣服穿上，一邊口吃的說。

“昨晚你喝太多，醉到爬不動，就躺在這裡。

“那，為什麼？”志全慢慢想起昨夜的事情，壓在他上面光滑的身驅，肉體和靈魂之交織，飛逸，那透骨顫抖！

“原諒我，阿全，四叔走後，我多麼孤獨，尤其晚上，門關上，剩下一個人，活像活在一座墳墓裡。”

四姨依然木然坐在床邊，幽幽的說：“你知道嗎，我多孤獨、痛苦，我也是人，一個有骨有肉，一個平常女人！”

志全沒作聲，他默默站起來，疲憊地離開館子。這個中年女人，他二十多年沒碰過女人的處男，就在昨天那個滾蛋晚上……他說不出恨自己，恨這個女人或可憐她！

日子過得很苦悶，無味！

他曾心愛的女孩子變成了嫂子，但她的影子依然佔據他一大片心靈，尤其大家在一塊時，他感到很痛苦！

而他，在接下來的日子，不用出海的時候都跑到四姨那館子。獨個兒喝悶酒，有時與一些朋友一塊喝，最後酩酊大醉，剩下一個人留在館子裡，直到第二天天亮前四姨把脫得赤裸裸的他喚醒，他才掙著惺忪的雙眼，拖著腳步回家，這一覺志全會睡至傍晚才醒來。

志全又掏出煙包，是剩下最後一根。他把煙含在嘴裡，把空了紙包揉成一小團扔到窗外，點了火慢慢抽，再來沒了！

一天，志安出海捕魚，志全留下幫忙岸上工作。那天下午，碧紅找來志全，兩人走在漁村外那片沙灘上。

沙灘白沙柔軟，背後乃兩人無數足痕。夕陽依然無限

好，風一陣陣吹來，也是那熟悉鹹味，可是人的心情已非昔。對志全，是留不住那許多夢的歲月，但一切已屬於過去，更不屬於他……。

“志全，我曉得你對我的感情，我會珍惜它，永遠銘刻在我心裡，但你也知道，我在你及志安之間我只能選其中之一，對嗎？”

碧紅與志全在沙灘靠近一排木麻黃樹那塊平坦黑岩石坐下。

“你要振作起來，你曉得嗎，磨折自己，它也給別人帶來痛苦，還有你爸，他在天有靈，一定也不想見到你這樣子，對嗎？”

碧紅望著志全，透過拂揚晚風的秀髮後，她雙眸如斯明亮，眸子裡有海的藍，有夕陽金色在流動。而她雙唇那麼豐滿，有輕微但急促的喘息，此刻志全感到有一種熾烈火燃燒著他，火也在他雙眼燃燒……！

志全從岩石上滑下，粗獷環腰把碧缸擁進懷裡，他嘴壓碧紅雙唇，他使她快要窒息。她感到天地在旋轉，腦海一片藍白，她只能緊閉雙眼，整個身體無力往下滑落，她本能雙手抓緊志全雙臂。

過了好久，好久，志全彷彿從噩夢甦醒，他放開碧紅，身體踉蹌往後倒退，終於倒在沙灘上，激動扯髮搥胸，竭斯底裡嚎哭：

“對不起，碧紅……對不起……我不是人……我對不起志安……嗚嗚……！”

碧紅寧立晚風裡，木然不動若一座美麗的塑像。兩行熱淚順著面頰往下流落。良久，碧紅用手梳理一頭拂於風中的亂髮。她走到志全身旁，伸手拉起躺在沙灘上的他：

“起來罷，該回家了，天黑了！”

志全機械的站起來，碧紅為他拂掉衣褲上的泥沙，抹乾臉上的眼淚，之後朝漁村走，一直到村子進口，兩人才分開，碧紅回她家，志全不回家，他走向四姨的酒肆。

載著志全的火車咯登，咯登往前滑行，它朝遙遠陌生的站駛去，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他不曉得，離開道個屬於他，有無數快樂與傷疼的漁村，他不能不走，他要逃離—逃離無數個午夜夢魘，夢裡有碧紅秀髮後的明亮的眸光，紅潤的唇，四姨豐腴的肉體，還有志安，他佇立在夕陽裡波浪歸來的船舷，臉孔渺茫，眼光那樣憤懣，惘然，也無奈！

\* \* \*

嘟…嘟…嘟…一陣汽笛長鳴，列車重新起動，緩緩離開芽莊火車站，馳往下一站。

下一站是占塔站，志全將於此站下車，他已在火車上坐了好幾個小時，200幾公里，他需在車上再滯至少2個小時。

剛才亂哄哄登車的乘客已漸漸安位及平靜下來，隨著芽莊已成國際旅遊勝地，列車湧上的乃不同膚色族群。

志全從口袋煙包掏出一根煙，點燃，一口一口抽著，普通廂，抽抽應不成大問題。

若此際金鳳在身旁，她定會把煙把搶掉。

與金鳳相交2年了，在高原他也滯了2年——他跑到嘉萊打工，金鳳是老闆四叔的女兒，她在唸師專。

志全帶給金鳳的注意是他沉默寡言，及眉宇間那沫鬱悒，不快樂，倒是志全對工廠一些機維修確有所長，從前他常幫助碧紅他爸修理漁船船機，學到不少見識。雖然，他性

格有點怪，但老闆四叔與工友對他很好。

嘉萊工生產高級木傢具，有大約30名個員工，半數以上屬山地民族，他們來自附近民族聚居的村落，有幾個文房職員家在歸仁，平時住在工廠宿舍，週末才返回家去，志全就住在廠裡，2年了從沒回家。

星期天工廠休息，老闆依舊在工廠，直至下午才返回市區，金鳳總會騎摩托車到工廠，說陪她老爸，也來看志全。

志全則盡量避免與她見面，他不想被老闆誤會，不想別人猜忌的目光，他更不欲心靈再一次被創傷，他尙難以忘卻碧紅。

嘉萊工廠後面是一座小山丘，山丘種著一片郁松樹，樹叢前是一片平坦草地。

清晨，周邊飄忽濃濃白霧，從霧靄中去尋找尋找遠處的山巒，山間樹群，一切使人有身在仙境之感覺。而晚來，夕陽餘暉千絲萬縷透過山川樹隙，光彩若幻，又另一片景色！

志全喜款獨個兒跑上小山丘，倚樹幹，坐在草坪，一根接根抽著煙，消磨無聊時間。

“志全哥，原來你躲在這裡！遠遠從工廠後面鋪上石板的小徑跑來，金鳳有點嬌喘，她在志全旁邊坐下：“你不出去逛逛？”

志全只搖搖頭，掏出一根煙準備“打火”，金鳳手快從他手裡搶過打火機塞進自己牛仔褲口袋，瞟了他一眼說：

“抽煙會帶來對體康的傷害，而且，更不能抽煙，尤其跟女孩子一起時。”

看著志全沒做聲，雙眼望向遙遠山巒，金鳳用手肘時碰他一碰，輕輕問：

“在想家鄉的愛人，是嗎？”

“愛人？可能愛過。” 良久，志全才淡淡說：“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她定很漂亮、可愛？”金鳳又問，倒帶點酸味。

“她結婚了。”志全簡單的說。

金鳳沒再問，她站起來。

“我們到市區逛逛好嗎？阮攸街新開一家KFC，他們的烤雞蠻好吃，去嚐試嚐試。”

“我沒空，妳自己去罷。”志全搖搖頭；“我又吃不慣那種油膩膩的東西。”

“不行，我肚子好餓，早上到現在什麼都還沒吃喔。”金鳳雙手用力，非把他拉起來不可。

志全皺皺眉，無可奈何站起身，跟金鳳往工廠走。

兩人回到辦公室，金鳳推出停在左旁的摩托，一面朝坐在屋簷下長靠椅一邊喝茶一邊看報紙的老爸說：

“爸，我上市區，有點事，志全哥陪我去。”

“嗯，早點回來，別忘了吃飯時間啊！”四叔摘下眼鏡，不忘吩咐說。

“嗯，知道了，謝謝您，爸，餓了您先吃，不用等：嘻！”

“志全，騎事小心點，近來市區車輛多，有點亂糟糟的。”

“是的，多謝四叔。”志全很禮貌回答。

跳上摩托車後墊，金鳳向老爸揮揮手。

望著摩托車漸漸走出工廠，四叔搖了搖頭，有點無奈：

“唉，這孩子，唸大學了，還像小孩子！”

金鳳她媽10多年前去世後，四叔沒有再續弦，全心全意撫大三個女兒，對金鳳他加倍疼愛，小么嘛，可憐自小便失去母愛。

四叔是過來人，且很開朗，他並不討厭這個來自遠方的小伙子，順其自然好了，他曉得女兒對志全的情感。

金鳳的出現確實給志全帶來可貴的溫情，但他依然保持一道無形界限。他愛她的純潔、熱情，他不欲使她受創傷，他是海的兒子，他生命屬於浩瀚的海！

有一天，兩人在一塊，把頭歪靠在志全膀肩，金鳳首次問起志全家鄉。

他環腰擁著金鳳，粗濃雙眉下的眼睛望向渺茫山巒遠處，他想起片片塵封回憶……

他家鄉，那裡有一望無際白皚皚、起伏的沙丘，沙丘有無限的仙人掌，有紅的誘人的火龍果，有古占城塔遺址……還有一個小漁港、漁村，漁人揚帆出海，有滿載而歸於夕陽餘暉的歡歌！

每年也有無數接踵降臨的颱風季。

颱風來時，平時給漁人帶來衣著，溫飽的大海，驟然兇險殘酷，高4.5米以上的洶湧海浪吞噬海上的一切，包括漁人生命，帶給人們永遠難忘的悲痛烙痕。

志全家乃那個漁村的貧落戶，父親經常出海作業，他媽為人做些雜工，她需在家看顧一個有生弱智的妹妹。

他與哥哥志安很努力讀書，是村子裡能唸中學的優秀學生。爸爸盡力使孩子求進，雖然家境貧苦，有了學問才能脫貧。

一切憧憬化作泡影，志全他爸永遠不回來了——於那年

颱風季。

命運使他兄弟兩也先後登上漁船，奔向大海，生於漁村的人們，似乎都是海的兒子。

沒告訴金鳳的乃是她對碧紅戀情及與酒肆老闆四姨之那樁事。

金鳳默默聆聽，淚，從她眸子滑下面頰，不覺中、她已深深愛上這個來自大海的年輕人，他是她的初戀，20多歲，她並沒有異性朋友，包括在學校。

山丘松林深綠如故，倒是遠處山巒楓葉卻已染紅，旭陽初昇，霧更濃。話空驚過之鳥們鳴聲都顯得疏落。

兩人相約山丘，湊巧是星期天，更碰上志全生日。

這天，金鳳特意薄施脂粉，配上原來明亮眸子，紅潤雙唇，穿的是一件鵝黃色長袖毛絨衣，深藍牛仔褲，染了可不是太顯眼的長髮披及雙肩，也飛揚風中，那樣青春、嬌媚、秀麗，那樣活潑、可愛。

“Happy Birthday!”她的笑溢漾綿情意。

“謝謝你，金鳳！”志全很感動，從小他們幾兄妹就不會有過什麼生日的，貧苦人家孩子嘛！

“你太漂亮了，我的大小姐！”把金鳳擁進懷裡，志全讚美說。

“嗯，志全哥，從什麼時候你學會了油嘴來？”依在志全胸膛，金鳳嬌媚低聲說。

“從這一分鐘。”志全低下頭，他的嘴貼上金鳳的雙唇，金鳳微閉雙眸，她感到兩人的心跳得很厲害，有煙臭味及熱乎乎氣息透進她嘴裡，且粗擴，金鳳雙手不禁環緊志全的脖子，她感到有點眩暈、窒息，這乃是她底第一個初吻。

山崗上，霧靄依然濃郁，千絲萬縷晨曦彩光投照，兩人彷彿融入廣闊大自然……。

太陽爬上山峰後，霧終於散了。

志全與金鳳上市區，在榔鄉冰室吃冰淇淋，看電影，逛百貨商場……兩人終於成一對恩愛戀人。

一天，志全告訴金鳳，他欲返回寧順家鄉一趟，雖然他每月都按月匯錢回家，畢竟2年了，從碧紅的電話，他知道母親身體近來不太好，志安經常出海，自己也想念家！

金鳳尊重志全之決定，盡管她心裡有100個不願意！她只幽幽說：

“你一定要回來，志全哥，我等著你啊！”

依偎在志全懷裡，金鳳說她曾經聽過一些鄉野的傳說：一個可憐的少婦揹著孩子在一座面海的山峰上等待出海打魚的丈夫，可遇上狂風暴雨，洶湧湧浪……他永遠不回來了，而日復日，夜復夜，少婦與孩子終於……化石，佇立了千百年。

故事很淒美，可面對變化無常的大海及大自然帶來之災難，人多麼渺小、無助啊！

志全緊緊擁著金鳳，他曉得，他不能讓懷裡這個為他付出真誠、純潔的感情的女孩子受創傷，他不能辜負她的愛。

“相信我，金鳳，我一定回來，一定。”他吻她有淚影的眼眸，激動地吻她紅潤的唇，金鳳摟著志全的腰，她雙頰靚麗若彩虹。

火車平穩，叮噹叮噹奔馳於無月星夜。

不消再半個小時即抵占塔站。那裡有他家鄉，有海、有漁港，那裡也有碧紅——他曾鍾愛的女孩子。

\* \* \*

長長沙灘，軟軟黃沙，背後茂盛的連綿木麻黃樹，遠遠傳來海浪拍擊防浪堤聲響，一波復一波。陣風吹來帶著鹹腥味，似乎這一切都熟悉，不變，不同的只是時空，此際。

黃昏夕陽依然，它徐徐往遠處榔村落下。那樣安詳，無聲，海燕也歸巢了。

這是志全從高原嘉萊回來第三天，但他什麼地方都沒去，而在家裡陪著他媽。她非常高興看到志全回來，兩年了。她忙著為兒子燒了幾味志全愛吃的菜。志全深深感到游子歸來的溫暖。他怕的是媽媽忙過了頭，病了麻煩。他曉得她最近身體不如前，五十幾歲，踏進更年期，高血壓、心臟有問題，身體與手腳開始疼痛，離不開藥。加上這麼多年粗勞憂傷，人更為蒼老。志安剛出海捕魚，沒在家。

妹妹秀玉，十七八歲，青春期竟使她神奇的脫離了纏身多年的輕度弱智。如今，她已是一個相貌秀雅，嫋靜，亭亭玉立的少女。秀玉相貌極像母親，他媽曾是鄰近出名的漂亮姑娘。如今小妮子竟已有了男朋友，而對方竟是許多年前，因為欺負秀玉而被志全揍過的那個小伙子。他家裡環境不錯，老爸開雜貨店，在縣市，他只有一個姐姐，已嫁人。

“志全哥，我好想念你喔！”見到哥哥回來，秀玉高興得撲向志全懷裡，哭得很厲害。她很愛這個哥哥，從小。與大哥志安不同，志全很疼這個可憐的妹妹。志安脾氣比較火，他會呼喝妹妹，煩起來時候。

那小伙子急忙跑來見志全，聽說他回來。這小子相貌

生來倒不難看，個子高高削瘦。低著頭，蠻可憐。志全心中暗笑：嘿，不是冤家不聚頭。一點沒錯，一對天生寶貝。

“你要好好愛護秀玉，不然，當心我揍你。”

“是，是，是，你放心，我一定會好好愛秀玉，一定！”他哈腰唯唯不停，蠻可憐可笑。

志全站起來，伸手拍拍他肩頭。

隔別兩年，漁村看來比前繁榮了。二三層高的房樓蓋了不少，但他發覺，許多青年跑到外地打工，他們不再熱衷出海捕魚了。那班與他一塊喝酒的“死黨”也快跑光。四姨酒肆已關門，房子易主，人也走了，也沒人曉得她蹤跡。那是志全離開漁村沒多久後的事。

一件使志全大為震驚的消息，是秀玉悄悄告訴他：志安並不愛碧紅，哥哥在外頭有女朋友，那女孩子是他中學時代同學，住在縣市裡。碧紅默默承受，而從來沒半句怨言，也不對任何人吐露心事，包括她父母。

“二哥千萬不要問碧紅姐，她會怪我多事呢！”秀玉不斷吩咐志全。使他更感心疼，難過。

\* \* \*

志全把尙餘下一半根的煙用力扔向遠遠。兩年嘉萊，他已不再喝酒，在金鳳身邊，煙也少抽了。金鳳會從他手中搶掉打火機，嬌嗔責怪他：“不准抽煙，有害身體。”

如今，志全可以放心抽。碧紅不便阻止，她只微蹙雙眉。

兩人坐在那塊熟悉的黑岩石上，彼此都默默無言，他環抱她纖腰，她的頭依偎志全胸膛。她淺淺頭香及一種少婦韻味。他有不酒而昏醉之意。只是薄施的脂粉掩飾不了

內心空虛、憂鬱，落寞。志全心頭絞疼，可安慰她卻不曉得從何說起。

“你愛她嗎？”她輕輕問，終於她打破黯默。

志全知道她問起遠在高原嘉萊的金鳳，他簡單的回答：“愛”。

“別辜負她的感情，一個女人最不幸的是錯愛一個並不愛她的男人！”她低低的嘆謂。

志全把她擁抱在懷裡。她微微仰起頭。志全用手為她梳理飛拂風中的烏軟秀髮。面龐的憔悴更增他的憐愛。她眉睫下雙眸蕩漾著的是一絲絲迷惘、憂鬱……。情不自禁，志全的嘴唇連接她豐滿、紅潤的雙唇。她緊閉雙眸，迎上志全近乎粗獷的熱唇。出於本能，她雙手環抱他脖子，胸脯劇烈起伏，顫抖。

此際。最後一抹夕陽餘暉也隱去了。

\* \* \*

手機短訊號響起，是碧姍，碧紅的妹妹。總共送來五六張彩照：有個人的，有在寧順省立農林大學的男女同學一塊拍攝的一—她亮麗的雙眸、豐滿的鼻子下紅潤稍微往上翹起的雙唇，兩個淺淺的笑靨，已發育完美的乳房，均勻的身段，溢漾碧姍充滿青春俏麗的魅力，會使人心屏激動，不禁多看一眼。他是昨天看到她的，在她老爸七叔家。記得幾年前碧姍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醜鴨，唷，女大十八變，一點不錯呢！

「志全哥，你在幹什麼，明天我不用上課，你陪我上縣市玩好嗎？」

「明天？怕沒有空，改天行嗎？」猶豫一下，志全遲疑的說。

「嘻，你忙什麼來？就這樣決定，明天我在村口等你，別忘掉喔，志全哥！」

把手機放在桌上，志全靠牆壁坐在木板床上掏出香煙點燃了深深抽了一口，煙霧裊裊從他鼻子洩出。老習慣，他總是一根接一根抽著—碰到要使用腦筋時候。哈，若金鳳在這裡，她準會把煙搶了捻熄，並嬌嗔的說：

「吸煙會傷害身體，不准抽！」

嗯，一整天還沒給她打電話呢。志全忙拿起手機，號碼撥通，也傳來金鳳面龐，她顯的好高興。金鳳說好想念志全，並問他什麼時候回嘉萊？那情深脈脈的眸子、也訴說她的盼待、孤獨、惆悵。豐潤的雙唇使他聯想那些高原，霧靄山巒，山巒上重重蒼綠林壑，晨曦與落日，那沁醉的深深的吻……志全安慰金鳳，他會盡早回嘉萊去。

手機掛了後，志全又掏出一根香煙抽起來。縷縷煙霧中浮現竟是碧紅的臉龐，憔悴而落寞，眸子是一潭曼怨落寞，及使人難以忘懷及拒卻的一種少婦成熟矜持韻味！他也忘不了海灘防風叢木林畔，那塊有多少屬於他與她並肩坐了整個夕陽黃昏的大黑礁石，輕拂於海的晚風，拂向他臉頰烏亮秀髮，她淡淡體香，豐腴濕潤的雙唇，甜蜜、深切、熱的愛吻……。

志全抽著煙，挨著村子口的大榕樹。清晨的陽光燦爛，倒是暖暖，風清涼好受！他穿了件白色T衫外加有些舊的藍革克，深藍牛仔褲，黑色運動鞋。鼻梁上架著墨黑大太陽眼鏡，那模樣真的有點兒風塵浪子味呢！

「嘎」的一聲刺耳響剎車聲，一輛棗紅色摩托車在志全旁邊猛然停下，夾帶著碧姍清亮似鈴的笑聲，並遞給志全一頂嶄新深紅安全頭盔。

「嘻嘻，志全哥，上車。」

碧姍頭上也是一頂深紅色防風鏡安全頭盔，白色藍條紋T恤，淺藍防曬外套，深綠緊身牛仔褲，白運動鞋。

「坐穩點，別給摔下喔！」

從漁村出來，路往下滑，順著一道斜坡，接著傍海灘有一段路崎嶇不大好走，偏偏碧姍機車又駛得飛快，志全真擔心會被她摔下，一個不小一心。碧姍從前面伸手拉了他的手摟在她腰上，志全有點猶豫把手抽出，但她把他的手緊緊的按在她身上，沒法抽出，志全無奈何。想起金鳳，在嘉萊，她駕車就不會這麼衝刺，志全也規規矩矩，四叔金鳳她老爸都會叮囑兩人不准亂開車，每次志全及金鳳出去玩時。

他們目的地是寧海縣，但是先到慶海市。對志全，寧海並不陌生，他與哥哥志安許多年前曾在寧海讀書。如今寧海改變太大了，條條光滑平坦的柏油馬路，兩邊聳立一幢幢三四層新蓋樓房，繁榮熱鬧的商場市街。湧塞的人與川流不息的車流。

兩人在位於范玉石街的「春心」牛肉河粉店吃早餐，這是寧海蠻出名的店子。碧姍叫了兩碗特別的，加牛肉丸。香噴熱辣的牛肉河粉捧上來，許是餓了，碧姍吃得津津有味，雙頰泛紅，額上冒起點點汗珠，倒是志全不急著吃，他偷偷望了她一眼。碧姍發現志全在看她，有點羞澀，她嬌嗔的說：

「志全哥，你好壞，偷看人家！」

「沒有，我不是故意的，看妳臉上都滿是汗水喔！」有點窘迫，志全忙拿起筷子低頭吃起河粉。

碧姍撲哧一笑，見志全那侷促的樣子。她的笑容及純

情逼人的眸光使他不由已的又多看一眼。

寧海有不少好玩的旅遊景點，如寧褚鹽田、漁港、永希海灘、余慶水海產供應市場、永海社泰安葡萄種植旅遊景點及重山景區……。

他們決定選擇了登重山。重山亦稱疊山，寧海旅遊景點之一，亦為寧順省一佛教道場，共有三座寶刹座落在此名山勝地。

志全與碧姪先臨重山古寺。重山古寺是由開山祖師寶賢禪師修建於1973年，以後的日子，重山古寺繼續不斷擴展修築多個項目工程，時至今日基本上已經完成，在現任主持源明禪師主導下。

欲遊重山古寺，碧姪依偎著志全一步步地攀登一道相當高，左右兩邊各有一條金龍的梯級。步上寺院前階，兩人都汗水淋漓，碧姪微微嬌喘著，用手當扇搊個不停，口中嚷著：

「唷，熱死了，志全哥！」

重山古寺正殿供奉佛祖釋迦牟尼，左右兩廂則拱奉諸位菩薩，羅漢與一些神像。捻香後登上重山之頂，於此可俯瞰無際綠油油或黃金奪目的良田，及碧澄若玉帶之江河流水。也可遠眺城鎮農莊，飽飲習習海風，也可欣賞辰星皓月，若是有興趣夜登重山！

圓悟竹林禪院看來規模較遜於重山古寺，但在建造結構方面卻相對精緻，其建築材料主要是石塊及名貴木材。在供奉佛祖諸神上大致和重山古寺沒太大區別，唯一不一樣的是本禪院附設了診病及贈醫中心，專為十方病人服務。另一特點是圓悟竹林禪院闢建兩個院區，分別為僧院和尼院。

重慶寺亦稱重慶祖庭，這是志全和碧姪在重山叢院最後一個旅遊站。

重慶祖庭修建於1924年，1964年一度重修，本寺建築藍本取材於越南阮朝故都順化名刹慈潭古寺。寺院深隱於翠綠稻濤起伏的田野，寺院前庭荷花盛開，荷香撲鼻，沁涼心肺。寺院亦有供奉釋迦牟尼及諸佛神祇。

下重山算玩夠了，累了。志全和碧姪在路旁攤子喝過飲料休息一下後，回家了。

這回把摩托車交給志全駕駛，碧姪坐在後墊。奔駛國道路段迎上夕陽暖暖餘暉，及迎面撲來微帶鹹味海風。此際，路上不少一雙雙，也有成群結隊，有說有笑，呼嘯而過的青年男女。他們熱情的向志全和碧姪揮揮手，打招呼。志全只點點頭算是回答，倒是碧姪也朝他們揮手呼喊，且很快便打成一片，一伙人中有幾個是她農林大學的同學，但是不同班。

一路上碧姪雙手總是大方的擁抱著志全的腰間，志全可以感覺到碧姪豐滿且富有彈性的胸脯緊緊貼在他背後，而她的臉頰則依偎於他脖子上。

河水潺潺從小舟船舷流走，小舟拴在河心一根竹竿旁。此夜皓月高懸，銀光瀉滿水面，皓光透進小舟竹蓬小窗。

碧紅睡在志全身旁，環在志全臂膀，她的手輕輕擁著志全赤裸堅厚的胸膛。她幽幽的問：

「志全哥，明天你要回嘉萊去了對嗎？」

一陣無聲的黯默，志全翻過身來輕撫碧紅膩滑的玉背，有些悵惘：

「我不想再回嘉萊去了，碧紅，我不想離開妳！」

「別淘氣，志全哥，我們已走的太遠了，是嗎？」碧紅一下子坐了起來，望著志全說「別忘了，金鳳在等你，你不能辜負金鳳的愛，更不要傷害她！」

沒再說什麼，志全扳了碧紅躺下，他翻過身來，輕輕撥開散落她帶著絲絲憂鬱面龐的烏亮秀髮，他的嘴貼在碧紅豐腴的唇上。碧紅放鬆雙手，微閉雙眸，她只能的微微起嘴唇迎接志全的貪婪，帶著粗擴熟悉的愛吻。此刻她底心房激烈顫抖，挾著無奈迷惘！



## 金甌憶懷

### (一) 那個新年

那年，正月初一大清早，我趕忙往吳阿伯家。

吳阿伯的家在金甌市黃耀街一條巷子裡。我徒步從我家走一段路，往左拐便是第16涌河堤。平時涌裡的水很清澈，站在堤岸可看到游於水裡的魚群，有漁舟小小撒網捕魚。

我好愛這條河涌，尤其盛夏時節，河涌兩堤筆直的大鳳凰樹紅艷艷的花柔開滿枝頭，花兒篩落兩堤草坪，也續落涌河，隨靜靜流水流向遠遠三岔口大河。

此際，不是花季，倒是綠葉依然。

從第16河涌走三百米，往右拐便是黃耀街。黃耀街屬橫路，往來車子不多。

吳阿伯個子高，身段魁梧，不過他喜愛杯中物，幸

而，他爲人和氣，常笑呵呵，從不闖事鬧酒。吳阿伯的老婆吳伯姆胖胖圓圓，白白，人也和藹。她很忙，好能幹，她在路口擺點小買賣，補貼家庭開支，吳阿伯則是木工師傅，專門爲人家做桌椅、傢具、櫃子、門窗……等等。

吳伯姆在巷子門口，我到吳家時。

她忙著以雙手搓著已搓成一團的麵粉，約半寸長的一條條，滑下一個滾沸的油鍋裡，小麵包條一根根被炸得吱吱作響，赤黃，香郁，吳伯姆用一個鐵兜子撈起來倒在旁邊一個竹簍裡，小麵包條猶熱乎乎，香噴噴。

吳伯姆交給我一個鋁托盤，托盤盛滿剛出爐的小麵包條，我上街叫賣。

街上，尤其市區商業繁茂的那些街邊，一串串長長的爆竹燒紅大片天，夾著煙霧及刺鼻硫磺味，滿街紅紅紙片，此起彼落的爆響聲。

我生意蠻不錯，一個上午竟賣了好幾個托盤。新年，小孩子最高興，穿了嶄新衣服、新鞋子，袋子有紅紅利是封。用在零食是最合宜的麻。

中午，吳伯姆叫我不必回家，就在吳家吃飯行了。

看著端上桌來是剛燒的大魚大肉，豬肉鹵蛋，魚丸大白菜湯，白切雞肉，我肚子嚙咕嚙若打鼓——早上出門，我只喝了兩碗稀飯，幾片鹹蘿蔔乾。

我已填飽了肚子，我總共吃了三碗大米飯，說老實話，我不會吃到這麼豐富的菜餚，更有那我特別喜歡魚丸大白茶湯。

再來，我再舀起一羹大白菜，剎然，我全身顫抖，湯羹從我手中掉下——白菜湯裡竟浮露一隻蟑螂，牠被煮熟了，也許給跌進在煮的時候，不被發現！

拋下飯碗與湯勺，我沒命跑到門口，一張口，剛剛吃進肚子裡的飯茶彷彿決堤狂洪從我嘴裡湧出，失禁的。我停止吐嘔時應該連胃液膽汁也吐盡了，並且兩眼也星火閃爍，整個身體虛脫無力，只能靠在一旁的電燈柱跌坐。

我勉強站起來，不曉得過了多久後。

我拖著踉蹌腳步回家，沒有再上街叫賣炸小麵包條。

那年夏天，我們家庭遷到西貢。

往後，我曾兩度重回金甌，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每一趟，我都會到吳阿伯家看望他們兩位老人家。

金甌再來，時已相距廿多載，那年爲一九八六年。登訪，屋已易主，我只聽說吳阿伯一家已遷往薄寮——吳伯母家鄉。留給我是許多懷念及悵惘！

## (二) 一串椰葉粽

椰葉粽 (bánh lá dừa) —— 一種越南民間，尤其是南部湄河流域人們熟悉且喜愛，貧富、老少咸宜的食品，它可以填肚子，餓的時候，也可以去看作零食，嘴饑的時候。

而椰葉粽也伴隨著無數人們的童少年代，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

椰葉粽是以退穀綠荳中間有一塊肥豬肉或者以大肚蕉爲餡的糯米粽，而通常在糯米中又加上黑荳、椰絲、原窄椰汁、糖、鹽巴……等配料。椰葉粽梆扎成一個個後又梆起一打（通常一打就是十二個）。粽子在一個很高很大的鋁煲里煮上好幾個小時，等到煲子裡面的糯米飯香味從煲蓋溢出來時，表示椰葉粽熟透了，可以吃了。

我愛吃椰葉粽，不僅僅是我曾生活在南部水鄉，更爲了它曾留給我許多難以遺忘那些少年時代的記憶！

忘不了的那段已經塵封幾十年，金歐艱苦的歲月。

那年，我爸失業，我們家又沒有半分田地，我們一家人過的的是捉襟見肘，饔餐不繼的日子。

有一天，鄰居人家蓋房子，我爸領到一份工作——敲石子。

原來蓋房子人家買來一批青石子，可石子買錯了規格，只好雇人去把石子敲碎。敲石子工資按照一立方米算。我爸就坐在一張小木凳上敲，從上午到下午還敲不滿一立方米的石子，主人家心不忍惻，還是還足了一份工錢。

拿到錢，我爸買了一串熱乎乎的，剛剛出爐的椰菜粽，在回家途中。

我們幾個兄弟搶著吃，樂不可支！

媽沒吃。

媽媽走回房裡的竹片床枕頭下摸出一個小油瓶——“信博士”（Bác sĩ Tín）青油精，小心翼翼的爲爸爸抹在手上、腳上無數被碎石片彈到的傷痕，媽低下頭默默的，但淚水的答的答滴在衣襟及手上。

我們一家離開了金甌，帶著許多依依難忘的紀念重回西貢，一年後。我曾兩度回到金甌故地重遊，拜訪一些昔日親友，於一九六三及一九六七年。我爸也多次重回金甌——那是他在堤岸潮州義安會館時代，七五年國家和平後。

如今，雙親都已遠去，而在當年苦難中長成的兩個弟弟都遠居歐陸，倒是三弟潔豪曾與我金甌重回，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可他對金甌一點印象都沒有，那時光他還很小呢！

許多歲月流逝若涓水，歲月風霜也刮花我雙鬢，但那一串香甜燙手的椰葉粽的影子卻永遠浮現於我腦海——尤其無意中看到一個擔挑子上掛著一串串粽子的時候，我底心頭總隱隱的疼痛！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重修舊稿

### (三) 賣冰棒的日子

我家屬於都市貧民——在金甌那年代。

我家後面有許多一塊塊整齊農田，春夏秋冬，可看到農民剛播下水田裡青嫩幼綠的秧苗，秋來，稻黃粒粒似黃金，豐收時節。

而沒田地的我只能坐在稻草堆旁，觀看忙碌的人們在幹活，望一群白鷺飛翔田間。

我們家庭，一家幾口所住的蓋於河堤旁的茅屋也是附近一位有錢人家給我們暫作棲身之處。

白天，我爸爲人家打短工，這種工作可謂三日打魚二日曬網，工作既不固定，工資也沒多少可言。我媽也幫不到什麼忙，媽除了要理家處，還需看顧幾個我弟弟，他們還小呢。

我找到一份能賺一點錢以補貼家裡的工作，賣冰棒。

那年代，冰棒並非裝在泡沫膠箱，綁在自行車後鐵架，一邊騎著車子，一手“鈴鐺鈴鐺”搖著銅鈴，穿街過巷叫賣。

賣冰棒一定要有一個保冷瓶。

保冷瓶與保暖瓶（暖水壺）在構造原理上基本沒多大

差別，唯一不同乃它們使用功能。而保冷瓶圓圓的像一個桶子，口徑大約25公分，高約40公分的樣子，有一個電鍍大鐵蓋，保冷瓶有一條鐵挽手，加一條厚布帶，既可掛在肩頭，也能挾於腋下，挺便利，保冷瓶有一個大且厚的松木木蓋，很起保凍作用，冰棒裝在玻璃瓶，可保存半天不致被融化掉。

每天大清早，我便徒步到冰棒廠領貨，吃過媽媽很早便煮了的稀飯，幾絲鹹蘿蔔乾或半片鹹鴨蛋什麼的。冰棒廠距我家不算很遠，它在第16涌左邊那條土路。

保凍瓶是從法國進口的，且要到西貢才能買到，它價錢當然不菲，所以要賣冰棒，先決條件便是下按金，以防止不小心砸破，遺失什麼的。我能不必押上按金乃是冰棒老闆見可憐我們家境太窮，確實拿不出錢來。

每瓶可裝上三十多枝冰棒，我們每天可以銷售三至四瓶，大熱天，加上肯努力。最後，賣餘下的可退還冰棒廠，保凍刻交由廠方保管。

冰棒廠老闆計算一天每個人賬目，扣回本錢，我們可拿到淨賺的錢回家。

那時光，金甌市實在不很大，轉來轉去就只有一個金甌市，周邊市區，另外便是大河涌一個碼頭（小港口）

這是整個金甌省交通重要樞紐。由於省內陸路不發達，且水道貫連各縣市鄉鎮。水海產、農產品從水路船隻運至金甌市，又把各地需要之日常需用品、藥品、農藥、肥田料、傢具、布匹、衣服……運回各市鄉。

我愛在大涌河碼頭叫賣冰棒，這裡勞動工人很多，天氣炎熱，一枝冰棒實在會使大家涼心涼肺，所以生意挺好的！我也喜歡跳在運貨船隻（一般乘客不多），船在河上

滯了三四個小時，船抵達五根（Năm Căn）碼頭，我跳上岸，在市鎮叫賣，之後，又回碼頭，跳上駛回金甌市的船隻回去。船主不會向我討船費的。運輸貨物的船隻行駛速度很慢，我愛找個角落閉目盹，累麻！

金甌市有一座戲院，它座落於第16涌之左堤泥路，與冰棒廠同一條路，只是要走遠一點。它經常會有一些改良劇團在此演出。有沒有放映電影我已記不起了。

這些劇團都來自別個地方，而以從西貢前來佔多數。他們戲劇重於古裝戲· 故事取材中國，人們管叫它（Cải lương tuồng cổ）這種古裝戲很吃香於南部西區，九龍江太平原。而我能記得的一齣戲則為“姐己”，公演了幾個夜晚，觀眾滿座，其它，給歲月塵封，揭不出！

每趟改良劇在金甌市公演，之後順便拉箱到其它縣市巡迴演出都很受觀眾歡迎，是那時光人們消遣地方有限，它為地方帶來一陣子熱鬧。

劇團在金甌戲院演出，晚上，正面燈火輝明，兩邊掛著每齣戲的廣告，以及演員畫像。高高在牆上的大喇叭筒呱呱著今晚公演戲劇的故事內容，介紹主要演員（Đào kép），夾雜戲院右側行廊發電機“隆隆”吼叫聲音，挺熱鬧呢。

這些日子也是我們這群賣冰棒有了多賺一點錢的機會。我可賣光兩瓶冰棒，每個晚上，碰上好運氣的話。而我們又可看免費戲，戲院查票大哥、大姐也不會為難我們的——只要我們不爭吵鬧事。

我經常揩棒瓶了冰，赤腳徒步，沿大涌河泥路叫賣。我記得那時，大涌河兩岸都是千層樹，一旁農田，碰上旱

季，上流洪流還沒到來，田地長滿蓼薺草（Cỏ Nǎn）。這種水草生植物適合鹹酸土地。小時，我們喜歡到田裡拔起蓼草，草根有一串小粒子，好像馬蹄子，嚼在嘴裡，略帶鹹味，之後吐掉它的外皮。

這條小路遠遠才出現一兩棟茅屋，人煙稀少，只是生意倒挺不錯，若肯走這麼遠的路。

最終，我爸攜我們全家到西貢。

我曾兩度重回金甌——上世紀63及67年。廿多年後，86年故地重來，金甌已很陌生，對我——昔年居住的茅屋早不餘跡痕。許多年夢裡水清似碧，兩堤鳳凰老樹，艷麗火紅的花海已消失小河涌，代之乃參差高低的房屋。

那座當年曾風光一時的戲院早已不存在，冰棒廠也已停止生產多少年了，它的老主人——那位髮白如銀，慈祥和藹的長者早已逝世多年。您的兒子金松也經於幾年前去世。

而我，每年重臨金甌，已是逆旅過客，來去匆匆，我追覓那些歲月篩落的許多苦難、喜樂的憶懷！

## （四）那年端午節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再度回到金甌。

這是第二次我重回故地——時隔三年。

先後兩次南回我都住在廖家同德堂中藥店，同德堂在金甌市商業區，市集區的黎利街。廖家老太太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太太。她曾給我們家庭許多幫助——我們還在金甌時代。

我並不曉得廖家老太太有多少個兒女，其中，月心，好像年紀還小，我曾經為她申請參加台灣函授學校。且與她有通信了一段時間。

廖月心應該十四五歲的樣子，這次我回金甌時候。

晚上，我徒步到吳阿伯家拜訪他老人家。六十多歲的吳阿伯，身體倒依舊很壯健，只是頭髮白了不少。恰恰相反，吳伯姆看起來沒什麼變化，這幾年來。頭髮也依然烏亮亮的。吳家的大兒子不在家。小女兒瑤珍在唸書，十二、三歲。

吳伯姆把我留下來，和他們吃個晚飯，剛巧這天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

吃過飯，我給瑤珍輔導一些學校作業，並沒馬上告辭。

離開吳阿伯家已經九時許，路上很清靜，找不到一個路人。我徒步往市中心廣場走，我曉得廣場是金甌市唯一夜市，比較熱鬧的地點，我好多年沒來了。

廣場是金甌市晚上有燈光的地方，燈光從電燈柱上投照，一排排小攤子，主要擺賣吃的東西，大牌檔：這邊是豬雜粥、炸油餅、烤魚乾、小鴨蛋，還有賣麵食的；那邊有一個賣冷飲，是阿華田，另外是賣甘蔗汁的……吃的人及逛夜市的人匯集於此，蠻熱鬧。

走著趁熱鬧，一個陌生人影突然站在我跟前。是一個佩帶武器的警察，我定神才知道。

“請給我檢查你的證件。”

我從錢包抽出身份證遞給他，心中浮起不祥感覺。不止這個警察，站在不遠還有一個軍警，一個軍事檢察，幾

個民兵什麼的，停在那邊馬路旁乃一輛警察卡車。

“還有別的證件嗎？”警員一邊拿著身份證，一雙鋒利的眼睛打量我，從臉到腳，最後，他冷冷的問。

我馬上把學校的學生證呈給他。

“家在西貢，你來金甌幹什麼？”又是冷冰冰的一句問話。

“我回來探親戚，我也住在金甌，以前。”我戰戰兢兢回答。

警員不再問什麼，只示意我站在一旁，一旁已站了好幾個男人，有年紀大一點，也有年青的。他們都是當地人，他們在談話，有的抽煙，表情自若，而我，我則心頭極為憂急。

就在這時，我碰到一對夫婦，他們與我偶然於從西貢回金甌的客車上。我馬上把寥家同德堂黎利街地址，請他們代我通知一聲，以營救我。

我們一批人被推上警察卡車。

我們在警局關了一個晚上。

被關在一塊的人告訴我，會被途往別個地點，進行調查—假如被懷疑有什麼不妥的話，關押個三五個月，也說不定。

我整夜醒著，等待天明，焦慮的！

金甌最漫長的一夜，彷彿悠悠十年。

我終於離開金甌警察局，第二天上午。

寥家哥哥把我保釋出來，寥家算是有頭有面的人，對這點事兒，自當作難事。

他們懷疑我實際年齡與身份證不符，被弄小了三年，

寥家哥哥說。

我人獲保釋，可事情並沒有完結。

我的證件被留下，由金甌警察局寄返我原居地——西貢第二郡（如今第一郡）國家警察局，我則憑一紙收據，返回西貢，去報到，及領取證件。

當天下午，我向寥家老太太及哥哥告辭，叫了一輛腳踏三輪車直往金甌車站，馬上回西貢——我怕又有什麼麻煩上身，跑不脫！

我把證件取出，五天後。但我並沒有親自上警察局，我父親請一個叫五孟，在第二郡（即如今之第一郡）上班的警官代為取出。五孟是我父親的朋友。

## 河內老街區



深夜，走在路上，有迎面陣陣寒風。我感到，這種寒風屬於北國，它吹美昇龍古城傲人之千年京城風貌，此刻北地少女們更美於多姿多彩冬季新裝，也吹紅了豐滿雙頰，似初開桃花。

不朝還劍湖走，往右拐，走進河內百年的老街區。

老街區，狹窄石塊路面，路的兩旁是矮平房，赤黃石灰牆，牆壁剝離斑斑，裸露褪了色的磚塊。屋頂蓋深灰瓦片，年月煙夕，蘚苔如衣，老房子主人開店子，擺賣一些日用品及北地特產如太原茶葉、煙絲，還是用粗紙包裹的落地花生糖……有些人家，老人在門口擺個小攤子，提供很濃味的熱茶，有竹桿煙，一些水果。在老街區，好像什麼都不變，若許多世代前，不管如今的首都河內這些年來已有所發展，高樓大廈處處，車水馬龍……。

你初到河內，欲瞭解千年古城故事，且到河內老街區，隨便找個攤子，在粗陋木長凳坐下，一杯熱乎乎濃茶，茶攤子老嫗一定會告訴你多少古城桑滄故事，是生動令人神往的野史，而野史卻很動聽，百聽不厭！

下趟有機會，擔保你會再來。

## 桃花天

去年年底，我飛往河內辦一點公司事務。當抵河內紅河大飯店時已午夜。

次日清晨我很早便起床，把夾克披上走出飯店。清早徒步河內此際尚很幽靜的街道是我許多年前住在河內養成的習慣。

踏著飄滿石板路，片片赤紅櫻手樹落葉，我轉個彎，一個只聚集於年底的露天流動花市已聚集無數賣花小販，他們多半是花農。特別這裡售賣絕大多數是自己種植，也有是從日新或鄰近花村買了在這裡賣出，賺點錢兒過年。

這個花市主要是售賣桃花。

今次再來，若似故人久別重逢。賣花者並非昔年伊人，倒是桃花朵朵依舊笑春風！我又醉對桃花嬌艷，醉若20年前初嘗陳年桃花酒醇醇芳香！

那一年，我特別跑到日新花村，冒著殘冬毛毛細雨，腳下滿是骯髒濘泥，更不好受乃四野風寒凜凜。

在機場，有專門人員為你包裝，每株桃花5萬多元托運費，與桃花價格相等。

那年新年西貢出奇的冷，從北部帶回來的桃花也開得好漂亮，擺在客廳，春氣洋洋！

說桃花，我又想到遠在越南西北之桃花。想起20多年前我在西北安沛（黃蓮山）的歲月，也是桃花盛放的時節。

我下榻的飯店是一幢老式雙層洋房，洋房在一個半山腰山坡，後面乃一片檜木叢林。

山坡右旁乃一座很大的桃樹林，一望無際，直至山上蔓延，上高處，霧靄渺茫，桃花也渺茫，尤其曙色初露的清晨。

桃花幽香陣陣撲鼻，隨農曆臘月山風。

與平地桃花不同，山區桃樹屬於野生植物，不少更為百年老樹。樹高且粗若手臂，裂痕斑斑。

野生桃花卉大花瓣呈粉紅，如薄施脂粉的少婦，美於古典冉冉而臨之風韻！

我驚見花市出現不少野桃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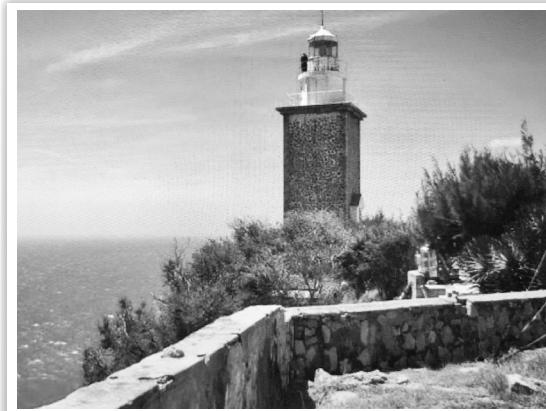
聽說西北人們近年都上山砍桃樹，運到河內應市。野嶺桃花這些年很受河內人青睞。

愛惜野生植物人士警鐘已敲響；有那麼一天，西北山野再沒桃花，後悔，莫及！



海的兒子 - 103

## 海燈守護者



整個下午他站在燈塔頂走廊欄杆旁，他夾雜不少的斑白頭髮被風吹的有點亂，覆蓋他眼睛視線，他伸手梳理一下，深秋晝短，太陽已悄悄降落於不遠處靠西一片無際木麻黃樹樹梢，才5時半。倒是艷彩的夕陽餘暉依然染麗半邊長空，平靜流波也被染得彩光點點，流往海口。

令人眼花亂的是吱吱喳喳不停的歸巢海燕，牠們滿空交織，彷彿想把黃昏的天空剪成一片片。

這座聳立在一塊巨大墨黑礁石上的古老敦樸厚重：高20多米石砌雙層建築，頂層是一個儀器室，有透射鏡、強光燈……運行設備。它是上個世紀初葉修建，法屬時代。

圓型白色燈塔已紋痕斑斑，它若一跌坐入定老僧，無動斗轉星移，風狂雨暴，無勤百年世事滄桑。

歲月無情，幾許春雨秋吹白當年踏進燈塔門檻厚厚青絲。提前退休申請書終於獲上級批准，55歲，30年公務員，他體魄依然很壯健· 但歲月碾壓跡痕，黝黑皮膚，乍看，比他實際年齡要超上10歲。

104 - 海的兒子

在右畔不遠一座村落，村裡有幾十戶人家，人口上百，絕大多數是遠從北中部到此立業的移民。當初只是寥寥十幾戶人家，如今已成一座模範農村，不到半個世紀。

他家便在這座村子裡。一家四口子，老伴任教市農林大學，還有兩年才退休，兩個女兒，大的經濟大學畢業後在一家私營貿易公司上班，年底要出嫁了，未婚夫在軍伍服務，是大尉。小么大約15歲左右，在唸中學。

當年航海枝術工人學校畢業，他獲派到遠洋運輸輪上當海員。這是一份薪金可觀又可賺外快的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工作。兩年後，有了一份積蓄，他娶了一個相當漂亮，在一家外貿公司上班的女子。婚後，他依然在船上工作，依然在海上及異國海港。

一年後，那女人離開了他。她沒帶去什麼，只留下一封簡單的信：我走了，請不要去找我。我怕寂寞、孤獨、怕沒有人氣，沒有聲音，冰冷的大房子。他沒有找她，卻辭掉海員生涯，他被派到一座海燈當燈塔人員。一瞬間30多年，初來，他往來燈塔與家鄉，到後來，他落戶異地，父母逝世後。

他邂逅她那是他在海燈第三年夏天。

她市農林大學三年級。暑假。大夥兒組織去D城散遊，古老燈塔乃行程重點，他則成為充當而上的導遊。她青睞這個年青熱情的男子。從第一次見面，她開始給他寫信，回去後。初時，只是一般普通朋友，聊聊天，問問候，漸漸地是對他生活起居的關懷，再來是他家庭，他個人，她輕巧，彷彿無意中！

對她——這位青春可愛的女孩子，他極力保持一定分界，婚姻失敗，心靈傷創猶在！而她，她決定以真純的愛慰

撫他。第二年春天，她為他帶來春之幸福，她必須越過父母反對的壓力，她來自一個很體面的家庭，他們在農村裡修築一棟相當寬闊的平房，婚後，她繼續在學校深造，獲碩士學位後，被聘任教在母校。

30年海燈生涯，多次調動，但他依然回到這座他初來的燈塔，陪他是數不清的紀念及一張張熟悉又已陌生的臉孔，留下來只有他。記得，那年，燈塔設備大多是法國留下的東西：古老陳舊，操作費力，如今換上新的現代化儀器，運作輕便。燈塔工作人員一般有四到五人，包括主任一名，日常工作為保養，調整各種設備差據，寫報告。

每年颱風季節是海燈人員最忙碌、最辛苦的日子。有時颱風一個趕一個來，天地昏暗，如鉛的烏雲密密麻麻，大海濤浪洶湧，風狂雨暴。燈塔不能發生任何故障或毛病，大家必須緊守崗位，從海燈射向大海，若一隻伸出的溫暖的手為風浪中掙扎的船隻引導朝安全方向奔去，海燈也成大海航人一顆定心丹。

天已暗黑，他燃亮透射鏡巨燈，一道強光穿過茫茫夜空，一閃，一閃，有節奏！

此夜他的燈塔主任最後晚上，他正式退休，明天。

## 章家舊事

章家華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及好朋友。我們的家住在西貢第一郡記功街（Đường Ký Con）一條很出名的巷子「大同巷」，它另一個名字叫「熟魚巷」。因為這裡的許多住戶都是做熟魚生意人家。整條巷子充滿魚的腥味，路面是濕膩膩的魚汁，不管白天或是晚上。

章家華他老爸不做熟魚行業，他家買賣牛肉。我的家也做別個生意，我爹做冷飲冰點。家華的家與我們的家斜斜相望。

在我記憶中，章家華他爸個子不高，倒是皮膚膩白，相貌也不難看，我們叫他章叔。章叔很喜歡唱歌（廣東粵曲），他聚集一班同道好友在家裡敲鑼打鼓，引頸高歌。而我們幾個十一二歲的小伙子會傻傻的蹲在門口聽大人唱歌，唱的內容是什麼，不懂了！

與章家華他爸章叔相反，章嬸個子高大，由於小時候患上天花病的後遺症，滿臉斑斑點點的凹痕，使得原來就很和善的臉龐更使人產生了凶神惡煞的感覺！我們這些小伙子都乖乖避開，不敢招惹她！章家時常會發生吵鬧打罵及拋擲東西的聲音，而這些聲音的主角都是章家華他媽！而對像不是她老公章叔便是可憐的兒子。

章家共有四個孩子，二女、二男：碧心、碧娟及家華、家盛。

初時我弄不明白為什麼章家華身段削瘦，臉色蒼白，整穿在身上都是破舊的衣服。吃的都是淡飯餘餚，而且常常

遭到他媽無故打罵。直到後來我才曉得章家華的身世——他不是章家血緣，他是抱回來的。

原來當年，生了兩個囡囡後，章叔的女人便沒有再傳喜訊，一拖三四年。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年過四十的章叔心急如焚，娶個二房？簡直是作白日夢！最後章家女人不知從那裡抱來了一個囡囡，有人告訴她：抱來一個，會引來一個呢！

真的那麼靈驗，兩年後，章家女人真的生下了一個章家血統的小嬰兒——章家盛。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歪了血緣的章家華走上命運多舛之路！性情和靄，從來沒有打罵子女的章叔卻拿他兇惡的女人沒奈何，他太懦弱，保護不了這個可憐的孩子章家華。

沒多久，我們和章家都先後遷家，離開「熟魚巷」。

不料二年後我們兩家竟又聚在一起，可謂是神差鬼使。唯一不同的章家是房東，我們是他們的住客。地點在西貢第一郡武性街一條巷子裏。

許多年過去，我們都算是長大了，十五六歲，可章家華還是多年前的章家華，命運似乎一點也沒有什麼改善——瘦弱、矮小，一種營養不良的表現，穿在身上依舊是破舊衣衫。

大姐碧心年華雙十，身段矮矮，圓圓胖胖。二姐碧娟小大姐兩歲，身材苗條皮膚光滑，相貌秀麗，像她老爸章叔。章家香燈，章家命根章家盛十多歲，肥嘟嘟。

大姐碧心正與同一巷子裡家裡開「館仔」（小雜貨店）的兒子在談戀愛，且打得火熱。碰上我對章家沒好感，又愛搬弄是非，我竟然在碧心男朋友面前說了很多壞話。結

果，我被她老媽章家女人罵到狗血淋頭。章家大女兒更視我為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也被母親極為嚴厲的責罵。我心裏實在既後悔又害怕！

過新年，章家女人要我們不能吃鹹蛋，可早上吃鹹蛋稀飯是我們潮州人向來的習慣呢！但是一大清早起來她卻呼天搶地，頓足叫罵。原來她懷疑章叔在外面私養小三。她罵花縣話，我們聽不懂。一段時期後我們搬走了。從此沒有再見到章家的人，包括家華，我許多年前的朋友，我也沒有他們的消息，只是聽說章家幼子家盛給拉去當兵了且不幸陣亡戰場——這是一次偶然機會碰到章家一個親戚李志成得到的噩訊！

## 欖仁渡



(之一)

六榮伯坐在大欖仁樹下長石椅上，呼哩咕嚕從竹杆煙斗吸著草煙，之後張開嘴巴讓煙霧慢慢溢出，他拎起杯子，呷一口濃綠茶。

他發覺，幾天前還很赤黃的欖仁葉，今天竟已變得棗紅紅，且不住落下。紅葉鋪滿地上，飄落水面，隨水波流去。

從北方吹來的風越來越兒，刮在人臉上，又冷又疼。雖然，晌午時分，熱烘烘的太陽還掛在中天，陽光曬得暖暖的。

“快要過年了，今天是農曆臘月初十，時間過得真快啊！”六榮伯自言自語說：“大家將會陸續回來的。

60餘歲的六榮伯家在河對岸榕樹村。參加過抗戰，

1975年和平復員返回老家，娶了一個曾當過小學教員的女子，並接上他老爸的活兒——擺船接送往來榕樹村和這邊市鎮的人們。轉來轉去，一瞬間30多年。如今，他唯一女兒嫁到鎮上，幾年前，有了兩個孩兒，生活尚算不錯，家裡開個雜貨店。

幾年前，六榮伯把多少年積蓄下來的一份錢從銀行提出來，把舊船賣掉，新置了一條比較大的木船，更裝上船機，幹起活來舒服輕鬆多了，且較安全。

榕樹村原來是一個由上游流下的泥土漸漸堆積而成的一個小島，經許多年代，島上聚居百多戶人家300多人口，這小島唯一優點就是有豐富水源，且從井裡泵上來的水質很好。島上也有電源供應，從陸地輸送過來。

除了那棵佇立在河邊小神廟左旁那已有百多年的老榕樹，榕樹村並沒有什麼榕樹。島上遍植椰樹，椰果及椰葉是人們主要的收入。另外有一部分島民出海打魚，只是他們有的只屬低功率的小漁船，適於近海撈捕而已。近幾年，年青的紛紛跑到大城市做小生意，打工去，人們生活有顯著改善，新的瓦房子處處可見，不過人口外流，整個榕樹村冷清清，除了大年紀與小孩子，年輕人已不多。

島上只有一所小學，學生們升上初中時，大家要往鎮上學。

學生過河，六榮伯是分錢不收的。30多年，數不清有多少孩子每天乘他渡船往返於大欖仁樹渡口。這些孩子們，許多已為人父母，有的為人師長，有人成國家幹部，有人在商場顯達……。他們心中永遠不會忘記六榮伯這位和藹可親，每天載送他們，不管日曬、風雨的船夫。許多人會帶一點小禮物送給他，每趟從外地回來時，樂得六榮伯笑

呵呵，滿心幸福、快樂。當然，六榮伯不可能記得他們每一個人。這些一批又一批的娃兒，他能捕捉的卻是那些天真的，無憂無愁的嬉笑，吱吱喳喳的喧鬧！

唉，六榮伯有點惆悵，搖搖頭，孩子們一代一代長大，他漸漸老去。歲月啊，歲月不老，人自老！

搖著渡船，每天早上從晨曦時分至深夜10點，船兒往返四五十趟。除了大風大雨，天氣惡劣及洪澇高漲的危險，渡船才停擺。另外，每年中部總迎來10幾場颱風來襲，這個小地方也會受影響，幸而都只受風尾而已，但渡船不開，這時候，許多幹活都暫停，尤其是學校。

農曆年底至新年正月這段時光，欖仁渡口最為熱鬧：許多出遠地做生意、打工或讀書的島民會陸續返回家鄉。六榮伯需要“加班”，早晨直至午夜才休息。看著大大小小，有新有舊的歸人，六榮伯總很高興，雖然累一點。

不過，當人們又陸續離開家鄉，遠赴那些陌生的城市時，他會難過、悵惘。榕樹村又恢復昔日的冷靜，沉鬱。

“明年再見。”他會對著背囊的村人說。

(之二)

六榮伯盤膝坐在渡船頂蓬，已經兩個小時了。原先的熱茶經冷掉了。

晚夏，風一陣陣吹來，從遠處河口。一點涼意，吹散東南部炎夏季節氣溫。河水輕輕拍打船身，帶來有節奏的搖晃。

晚風拂拂，六榮伯鬢髮與鬍子輕拂。

此夕，皓月似乎超於平常，格外明亮，在碧空無雲，群星閃閃簇擁下。月亮銀光柔柔瀉滿河面，化億萬鱗光，淙淙流往遠遠河口。

此夕，夜那麼深邃靜謐，朦朧，連河的那邊一座小山峰也顯得朦朧，神秘。

榕樹村橋則在河的左邊。它相接這個小島村子和彼岸縣市。榕樹橋是地方政權，人民及社會熱心人士同奮鬥的成果。

長約八十多公尺，寬三公尺，四座橋墩，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橋樑，兩邊有安全欄杆，人行道。中間可供機車，三輪機車往來，承重力一點五公噸。

修建一座橋接連村子兩岸是地方政權多年心願，但心有力不足，那來一筆龐大資金，對一個主要務農為生的地方。

建造橋樑決定是去年正式公報。

新上任的榕樹村委書記兼主席很年青，他乃這個島上的子弟，從小感受無數穿梭榕樹村及對岸危險與不便—風雨烈陽，風暴季節……依賴的工具是一艘木渡船。

他致力為榕樹村修築一座橋樑，他不辭辛艱四處奔走，最後，得到縣市政權，當地商戶，熱心人士支助，籌備造橋基金已完成。年青的村子主席找來專業造橋工程師著手建造工作。兩人是老同學，中學時代。

造橋工程師欣然接受這份工作，並爽快的說：“我分錢不賺你的。”

四個月後，一座嶄新橋樑如期完成。它已成事實，多少年代之夢寐以求。

除地方政權的關心，建橋人員不辭辛艱。

地方民眾自發集合起來參加勞動工作，大家都很興奮。

明天，明天是一個重大的大喜日子——榕樹村大橋將舉行落成通車剪綵儀式。屆時，縣市及地方代表，社會熱心人士，參加這個大典禮，也有兩岸鄉村父老。

六榮伯是這次喜慶日子的特別人物，他被邀請參加通

車剪綵。

是的榕樹村少不了六榮伯，可謂息息相關，不盡歲月流逝，多少時移物轉，人們長大、老去！

六榮伯伸出長滿厚厚老繭的左手輕輕撫摸光滑的船蓬，明天，以後將不再出現於河面，它的使命已完成，往來兩岸的人們已不需要它了！六榮伯感到雙頰有什麼在爬下，從眼眶，熱熱的，他伸手抹掉，是淚水。許多年了，他不曾流淚—自從送老媽上墓地，但已經好久以前的事了。六榮伯心頭來了微微頭疼！

時間過得真快呢，一瞬間三十餘年了。

當初從軍伍復員回來，從他老爸手中接來是一條老舊木船，擺渡往來欖仁渡與榕樹村兩岸，而現在這艘比較大且堅固的渡船是後來訂造的，它安裝了柴油船機，既方便也省力，當然安全多了。

大清早，曙光未露，六榮伯的渡船已泊在榕樹村渡口，一批一批運送渡河村民，風雨不改，除了風刮來當兒。

六榮伯掌握每個渡客過河時間，熟悉每個村民及從縣市來的人們的面孔，名字。

從村子渡河的一般都是趕市集，做小生意的，而從對岸渡河的則為一些村政權幹部，醫療站人員，村小學及幼稚園教員。

而人數最多倒是赴縣市讀中學的學生。但顯然已明顯減少，許多小孩子隨跑到外地謀生的父母走了。過年或重要節日才回來。

孩子們往返欖仁渡，六榮伯是分錢不收的，六榮伯打從心裡疼愛這些小孩子，只是榕樹村不過是一個像彈丸那樣大小的小島，這村子人們世代務農，種椰果，近海捕魚，而近年都跑去外地打工，做小生意，生活明顯有所改善，地方

亦富裕起來，但也帶來一種說不出的寂寞，無奈——人啊，快淘光了！

三十餘年，六榮伯這條渡輪穿梭榕樹村與彼岸，風雨不改，載運了多少人生悲歡雜合，細數，數不盡，唉！揣起身勞已冷去的濃茶，呷了一口，六榮伯微微閉上眼睛。

榕樹村人們婚嫁喜慶事，總得上他的渡船——若一方別地來的，人滿滿，有人的歡笑，有歌樂，婦女有機會塗脂抹粉，花枝招展，男士而裝革履，雖然有了村莊土裡土氣，這時，開渡船的六榮伯也樂得笑逐顏開，送大家渡河，分錢不收。

再來，無數次趕渡過河往縣市醫院的孕婦，不少都趕在深夜，接到要求，六榮伯立即就位，開船送孕婦及家人渡河，不辭風雨，即使碰上是寒氣逼人的冬夜，為榕樹村增加人口，確實是好事，這幾年，眼看人口不斷外流，六榮伯總有點憂心忡忡，可為了生活，沒他法。

還有，便是那些他不欲去追憶的事情。

多少從渡口過河，那些患重病的村民，匆匆而去，在家人攜扶下，送去縣市醫院，從病者臉容，隨行者眼光，六榮伯心扉有點疼痛。縱知生老病死本無常。

六榮伯他老爸老媽，也是從這渡口渡河，送往醫院，不久，送回來，如今，都安眠在他家後院墓地，先後再隔六七年的樣子。躺在墓院還有他叔伯、姑姑等家屬。

而他，幾曾何時，當年國家和平，復員回來才二十出頭，滿頭粗黑頭髮，身段魁梧，粗壯矯捷，如今已鬢髮如霜，臉額刻滿歲月痕跡，眼力衰退，體力大不如前，倒是，他還算壯健，從沒生過什麼嚴重病痛。

說開了，六榮伯生活算是相當穩定，唯一的女兒幾年前嫁到縣裡，有生意做，娃兒也生了，不必他勞心，當教員

的老伴早已退休，老夫妻，擺渡收入足夠支用有餘。好多次，老伴勸他歇下來，擺了幾十年，夠了。六榮伯說：不幹，整天滯在家裡，不生病才怪哩！

六榮伯有他保守及近乎頑固的一面，雖然平時他很開朗，和氣，笑呵呵。

舉個例，家在村裡的二治和他的女人。

年已六十多歲的豬肉販二治騎摩托車載著比他小二十多歲的女人搭第一班渡船過河，六點鐘左右，老實說，二治女人生來倒不難看，雖然曾在風塵裡打滾多年，卻是風韻猶存，她愛與一些男人眉來眼去，打情罵俏。

在衣著，二治女人有很開放的風格，她會選擇色彩鮮艷，貼身的衣服，配合迷人身段，低胸的衣衫，袒露豐滿性感的乳房。

二治拿她沒奈何，只好閉一隻眼睛，開一隻眼睛，當是沒看見。

二治女人出身於一個縣市的酒肆，一個陪酒女郎，她搭上二治，很快變成二治女人，說來倒是十多年的事了。而隨著來還有一個三四歲大的拖油瓶，瘦瘦小小，似乎營養不足的小女孩，她是玉兒。

二治人和善，老婆早逝，膝下沒一子半女，多一個碗一口飯換來原先冷冷的偌大房子熱鬧起來，他倒樂得笑口常開。小女孩巧乖懂事，討人喜愛，小家庭大小三口，倒也其樂融融，十多年。

玉兒已是十三四歲小少女，她已能井井有條處理家務，包括煮飯燒茶，洗熨衣服……二治極為疼愛，視若已出。

六榮伯心裡不舒服，看不慣二治女人那點騷味，他臉色不好看，每天大清早二治夫婦搭渡過河時。六榮伯女人

曉得老伴性格，她勸老公：

“誰家燈火誰家亮，別操心別人家事，搞不好反惹來人家的討厭呢！”

六榮伯心裡不高興，悶著嘴不作聲。

六榮伯注意觀察離渡口不遠處，正在忙碌緊張，不分晝夜趕著時間的築橋工程。懷著無限複雜矛盾的心情。

六榮伯是榕樹村榮譽代表，參加開工儀式，和兩岸政府代表，熱心人士，更有趕熱鬧的人們，村親父老：那是新年剛過不久的事情，應該是二月罷。

住在縣市的女兒強拉細哄，硬把老爸帶到縣市一家店子，為六榮伯訂造一套新西裝，一雙烏亮亮的鞋子。她笑著說：

“嘻· 榕樹村榮譽代表，不可穿得馬馬虎虎，太隨便呢！”

誰曉得六榮伯此際的感受，能瞭解他莫過他已相處幾十年的女人，她溫言勸解老公：“阿娥她爸，放開心腔，別難過，修橋造路，福在大眾，這渡我們擺了好幾十年，你年紀也不小了，也該歇歇了。”

六榮伯默默坐在木板床上，不說什麼，只管咕嚕嚕咕嚕抽他的桿煙，慢慢讓煙從鼻孔縷縷溜出。

渡船穿梭河之兩岸，響在風裡，他耳裡的盡是：

“哇，大橋快建好了，以後不必搭渡輪了。”

“哈，樂死了，橋有了，大風大雨也不怕。”

過個二十多天，榕樹村大橋便完成。

到時，欖仁渡口，六榮伯的渡船將走進歷史，若干年後將從人們記憶裡悄悄消失。

伸手輕輕撫摸渡船頂蓬，六榮伯喃喃自言：“你也該歇歇了，親愛的朋友！”

## 把扇榔樹種在夢裡的園子

原作：黎光狀／林松風譯

望著山崗上的扇榔樹，我會不止一次追問婆婆，小時候。

“阿婆，這些扇榔樹是誰種的呢？”

“嗯，也許是斜公（Ông Tà）種的罷。”婆婆這麼說，是沉思良久後。

婆婆也會這麼問老祖母，不過，那已經是好久好久年代之前了。而老祖母也這樣回答。

我相信，許多生長於道片土地的孩提們都曾經這麼問他們的大人，而長輩們的答案應該也是同一句話：

“是斜公親手種的罷，應該。”

10幾米高的扇榔樹，長著大片大片厚厚的樹葉。樹上，是叫個不停，吱吱喳喳的鳥啼，尤其傍晚時分，牠們歸巢，飛滿半片天空。扇椰子樹，鳥兒最理想的築巢地點呢。

扇榔樹葉子彷彿一塊塊伸出來的扇子，葉子覆蓋山崗上一片平坦空地，樹蔭下涼風習習，縱是炎夏大熱天。它成了草地上放牛牧童，趕牛車為別人載運東西的人們，包括什麼也不幹，除去讀書如我，我只愛湊熱鬧。

這裡已成了我們這批村童聚集嬉戲，午睡的聚散地，許多年。

周明乃我們村子裡這伙童少裡特出的一個。他家屬於村子裡貧窮戶，他依賴一身勞力討一口飯。別小看他小小年紀，周明強壯能幹，十三歲，他已能獨個兒看管六、七條黃

牛，輕鬆的。

我媽曾經說：那一年，周明他娘為別人看牛，挺著個大肚子。她在斜公廟把周明生下。是路過村人聽到從廟裡傳來嬰兒呱呱啼聲，看到此景，慌忙喚來一輛牛車，將母子送到村頭醫藥站。炎熱，山草風兒無害於小嬰兒，周明出奇康壯。

將來，我要作醫生，當農林技師。周明曾這般告訴我，他說話態度堅定、自信。

我要給村裡的人們看病、施藥，我要將整座山崗種植扇椰子，我愛扇椰郁香與甜味。

周明綴學了，他只讀了幾年書。

家裡確實太窮，一天兩餐粗糧都成問題，幸而有地方政權每月放發貧戶米糧及祖國陣線支助。

我為周明帶了書本與作業、紙筆到山上給周明補習功課，初時，在斜公廟前。但我曉得這無濟於事，他沒法趕上功課，且經常脫節。周明不再補習了，不久。

再來，不放牛了，周明為人家採扇椰子果及抽扇椰汁，爬到樹上。他會從高聳的扇椰樹上拋下給我幾顆扇椰果，每趟我在此路過。他動作靈敏、快捷，活像一隻猴子。

我也喜歡爬上樹上，從高處樹梢，放眼眺望，展出眼底是綠油油的扇椰林，更遠處，白茫茫霧紗，環繞，飄忽遠山山峰。可我爬不上扇椰樹上，我有畏高症。我心跳，手腳發抖，只攀上兩米高。攀樹的事算了，我失望了。

“斜公不給你爬樹，別勉強了。這玩意我擔起來，你努力讀書，醫生你去當，將來為我們村裡人服務罷。”周明黏滿油膩雙手拍拍我雙肩，對我說。

“咕咕，咕咕……咕咕……”一段時光，每趟上學路過扇椰林，我會學懂雞發出的叫聲，朝樹稍。

“咕咕，咕咕……”是周明回音，從樹上。

從樹上滑下來，拿一個杯子，周明從他肩上的竹筒倒給我滿滿一杯扇椰汁，他說：“剛抽的，新鮮，你喝罷。但不能喝過多，容易喝醉呢！”

終於，我考上市醫科大學，不久，我們家庭搬到城裡。很少重回老村去，童少舊事漸漸淡忘，隨時光流走。

一天，一位朋友登訪，他帶來一筒以嫩扇椰葉包的扇椰糖，他剛剛去“知尊”旅遊回來。

甜裡含微酸、微澀，又有點油膩——我曾熟悉的味道，把我推進記憶泛潮裡，Cô Tô下腳一座小山丘，斜公廟，我小時的村落，還有撐著扇子葉那片扇椰樹林，還有我的好朋友周明，也許現在他正忙，忙著從這棵樹轉過那棵樹，肩膀吊著幾個竹筒，抽扇椰子汁，採椰果。也許，他已在實現他的夢想——種植一片新扇椰樹，綠葉成蔭於山崗。

我回到久別之家鄉，終於。

周明並沒種什麼樹。倒是昔年那片已存在遠久年代的扇椰樹已剩下寥寥無幾，毫無生氣，枝葉枯黃。

周明跑出來，從一幢嶄新寬敞雙層大房屋，許多年前，它是一間破舊木板蓋鐵皮瓦面的房子。他衝過來，朝我，活似一頭獅子，結實有力的手臂把我夾得快要窒息。

“好小子，你終於回來了，哈，我還以為你忘光了斜公廟、我們村子、扇椰樹及我們呢！”周明比前更豪朗、更粗擴。

周明要了一個女人，生了兩個孩子，男的，都在小學上課，他女人家裡有錢，夫妻在鎮上開個店子，買賣布

料，生意倒挺不錯，房子是兩年前蓋的，他老母，過世了，幾年前。

“哈，醫生哥，老樣子，一點都不變！”周明拉著我的手，走進他的客廳。他仔細把我打量了一番，搖搖頭說：

“你現在是大老闆，發福了！”我回答。真的，周明變化了，胖了，頭上已出現一些兒灰白髮絲，於雙鬢間。他應該還很年青，四十多歲而已。

周明從冰箱拿來幾罐“西貢”啤酒、一碟紮豬肉、一小碟胡椒鹽巴。冰涼的啤酒，呷了一口，心喉皆涼快。

周明說，村子人們如今都有點錢了，房子蓋起來了，孩子不放牛，不做粗重工作了，他們進學校了，下午才回來。年青的，都跑去工業區打工，近的每天回來，遠一點，休班才回家，再遠，一個月也不定。生活好多了，不管怎樣。

我只有聆聽的份兒，老村子，變得陌生，似乎不屬於我！

我們一直邊喝邊聊·把周明拉回來一箱“西貢”啤酒也喝光，平時不大愛喝的我，今天竟灌足十多罐並不至酩酊大醉！

向周明告辭，帶點兒調侃，我問他：

“你忘掉當年起願要種植扇椰樹，在山崗上呢？”

“哈，人家把樹挖去賣掉·你沒看到嗎？”周明攤攤雙手說，帶點傷感。

我真想種一棵扇椰子呢！

“沒問題，只要三錢黃金，自有人挖一棵送到你家，為你種上。”周明馬上說。

我笑笑，不再說什麼。

我想：把樹種於夢裡的園子裡好了！

註：扇椰子：越南名為“Cây Thốt nốt”，英文名字為：  
Palmyra palm。熱帶植物，樹齡可達100年以上，屬棕櫚科。  
遠年樹可高達30公尺。葉堅硬，扇形，長達1公尺之上。

有果可供食用，莖可取汁，味香甜，可飲用，扇椰子汁  
可煮成膠糖，為南部特產。

斜公廟：高棉語為“Nealeta”，越南語“Miếu Ông  
Tà”。高棉民間神靈，與越南民間的城隍爺、土地公、財神  
爺一樣。

# 加拿大溫哥華掠影

## （之一）卑省哥倫比亞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BC）又稱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簡稱卑詩大學，卑大，座落於卑詩省。成立於1908年，哥大設有兩個校區：其一在溫哥華市西區大學保留地；第二個則成立於本世紀初，位於基隆拿市新校區，亦稱哥大奧卡納分校。

哥倫比亞大學乃加拿大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它是Universitas二十一個成員之一，也是大英帝國國協大學協會，環太平洋大學聯盟成員。

度過整整一個世紀，從初期創立，哥倫比亞大學走過無數風風雨雨，時代變遷之沿革，當初是麥吉爾大學（Mc Gill University College of British Columbia）不久，溫哥華校園區獲得正式設立。該校修建工程曾被停滯了一個時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緊接下來的經濟大衰退影響。而大戰期間哥倫比亞大學附設軍事訓練課程，許多學生投入戰場，據統計有約七百多名學生犧牲於這場戰爭。

廿世紀中葉，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哥倫比亞大學不斷對外開放及擴大學校規模，以容納不斷增加的從世界各地到來加拿大求學的學生。而近年學生人數更是不斷攀升—其中尤是來自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香港、澳門、印度、日本、韓國、越南、東南亞諸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區處處都可見到亞裔學生的影子。

而這次有機會前來參觀這所久已慕名的北美大學府的



卑詩哥倫比亞大學校園  
哥大地標大鐘塔。

機會，乃是我的大孫子林紹賢，他在哥大唸書，已經三年了。

哥倫比亞大學共設有廿八個教學單位（包括學部十二個、書院三個、學院十三個）溫哥華哥倫比亞大學和安大略省多倫多大學，魁北克麥爾大學合稱加拿大大學三強，更是擠身世界排名卅位之內的知名大學府。

哥大校園顯得挺熱鬧，此時正好晌午。

校園區學生食堂好擁擠，似乎座無虛席。食堂菜色多樣化，亞洲料理佔領重要份量，因為在此見到的是非常多的亞裔學生。這裡也有快餐及各種飲料。

食堂菜譜也有中文、日文。食堂地方很寬闊，不少學生一邊吃東西一邊上網。而這裡也有超市，售賣各種食物，日用品，紀念品，文具書籍。在這裡我買了一本中文『希望之旅』（Journeys of Hope），它是一部相當厚重，圖文並茂，中英文雙語作品—它向你細說時光回溯百多年前，先輩的華人勞工初抵這個北美洲國度，那一頁頁悲慘的可歌可泣血淚史。而如今當年的熱淚與鮮血，汗水已乾涸成為歷史疤痕，只是心靈的創傷依然無法平復，『希望之旅』也是一部先輩華人百年奮鬥不斷以爭取平等公道待遇歷史，『希望之旅』也使讀者看到加國華裔族群對這個國度的貢獻，給人

們細讀追念及無限的敬佩！

接下來，紹賢孫子帶大家逛逛哥大玫瑰花園，此刻陽光不算太炎熱，雖然是晌午時分。整個大花園滿目千紫萬紅，更迎來了蝶影，翩翩起舞花間，於清香微送的和風中。園區楓樹排排肅立行人道兩旁，樹影翠綠，無緣紅葉飄零，秋日尚未來呢！遊日本花園，建築精緻古雅，花塘水榭，一桌藝茶，於綠葉成蔭間，只惜無緣一睹櫻花芳容，深為惋惜！

來到哥大生命科學教學實驗室（Undergraduate lifesciences teaching laboratories），這座外面牆壁攀滿藤蔓且富古典美的老建築物獲得無數遊客青睞，大家都會在大樓前台階留影作為紀念。我們一家也拍了好幾張照片呢！而哥大鐘塔（The Ladner clocktower）—它是哥大地標。鐘塔乃萊昂·拉德納（Leor Ladner）和他家族以十五萬美元建贈於廿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鐘聲曾敲響多少年代哥大學生的心靈，但是有許多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卻並不領這個情，且成為一些學生爭論的話題。於2014那年，曾有一個調皮的學生竟然把一輛紅色的大眾甲殼蟲汽車（wolk swagen Beetle）擋到鐘塔搭頂上去。

鐘塔高卅七米，傲然聳立於一座古式建築物前Main library廣場，人們可以遙遙見到，從幾里之外。

而柯納圖書館（Walter C.Koerner library），大家都喜歡把它形容成一部翻開的書，但是我還是覺得它這麼形容有一些抽象概念呢！

柯納圖書館乃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成員，加拿大第三大學學術圖書館，它包含了十三個分支機構和部門。柯納圖書館有極豐富的藏書：三百多萬本電子書、超過五百萬

本縮微、九十萬多種地圖和各種各類期刊雜誌四十多萬冊……。柯納圖書館更擁有加拿大及北美地區極為豐富的生物醫學資料館藏與亞洲語言資料館藏。柯納圖書館更是加拿大政府、哥倫比亞卑詩省（BC）、日本，聯合國組織出版物的寄存圖書館。

柯納圖書館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裡擁有許多有關先代中國勞工在加拿大鐵路修建艱辛血淚史的資料、繪畫、老相片、地圖，現物……。

再來是哥大貝蒂自然生物博物館（Beatty Biodiversity Museum）。來到這個博物館，首先吸引大家目光投向的焦點自然是這個館子「鎮館之寶」—那懸浮在館前大玻璃櫥櫃裏面的長約廿五公尺重約一百五十公噸的藍鯨骨骼化石了。踏進博物館，這座共四層合六個展示大廳，及樓梯兩旁乃上千成萬算而不盡的各種各類的海洋生物、大小飛禽鳥類、爬蟲類、昆蟲、世界各地的花卉樹木……標本，而每一個種類都有詳細說明卡片，遊貝蒂自然生物博物館就是給予我們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們切切實實的上了一課自然生物的課程，花一張入門券的錢可以說是非常的實惠，一點不虛！只是我們走馬看花，由於時間匆促，有點兒惋惜的離開了貝蒂生命自然科學博物館！

人類學博物館（Museum of Anthropology）建造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中葉。當初乃為了整理哥倫比亞圖書館日益增加的庫存。如今的館子增設了一道大玻璃牆，長達十五公尺，館前也多了一個清澈的蓄水池。

人類學博物館主要任務乃蒐藏有關西北岸第一民族部落、因努特民族（北極圈沿岸區域）……等的藝術、文物、人類學、考古學……各領域之資料。人類學博物館也開設了

有關這個方面的教學課程。

人類學博物館展出了為數極為豐富的原住民民族藝術品：木刻、雕塑、工製作、紡織、獨木舟、衣服、裝飾品、美藝、陶瓷器……而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還有人類學博物館，我們可以看到一根根製作獨特的圖騰柱。這些柱子是加拿大原住民部落的靈魂作品。它也代表了這個民族文化藝術的特徵。聽說溫哥華乃加拿大原住民部落聚居最多的地方，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色彩鮮艷的圖騰柱呢。

暫別哥倫比亞大學時已黃昏，有幾個景點我們還沒有參觀，帶點兒依依不捨，只好下趟有機會再來了！

## （之二）太平洋商業中心

2019年八月四日，加拿大第二天上午，（加國當地時間八月三日）我們一團共五人（包括內人及小女兒美雲）從飯店出發，地點為太平洋商業中心（CF Pacific Centre）由兩個小孫子紹賢及紹良（紹良也在溫哥華書，不過讀高等，下年才上大學）領隊。

這是溫哥華市極有名的購物中心之一。太平洋商業中心有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名牌商品，而它不僅貨物種類繁多且售價相對合理。這裡吸引了很多外來觀光客，也有許多本地顧客光顧，不失為一個購物天堂。

近年來為了招徠日益增加的中國遊客，這裡也雇用了不少會說廣東話和普通話的華人店員。切實方便了一些不會說英語的顧客。

太平洋商業中心乃一幢上三下二共五層圓形穹頂建築大廈，建於1973年，正面廣場上有一座噴泉水池。它還包含了其他多個行業如休閒中心、美食中心，亦稱美食廣

場。美食廣場有提供各式各樣美食如炒麵、米飯、歐式餅食、快餐、日本便當、飲料……。

廣場上此時有一個樂隊共五六個藝人，他們一邊唱歌一邊敲打樂器。樂器有些是自己製造的。圍觀的群衆很擁擠，大家可以給零錢，放進他們放在一旁一個鐵桶。我也發覺一個衣衫破爛的老乞丐倚在一根屋柱坐在地上，前面放了一個鐵罐等人們施捨一點零錢。我們團隊在商業中心一層一層的逛，對逛百貨公司我沒興趣，只陪著蕩來蕩去而已，他們買什麼東西我也不關心。

##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

接下來的溫哥華市公共圖書館（Vancouver Public Library），簡稱VPL。它座落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溫哥華市，有150多年悠久歷史，經歷無數變化遷移，如今圖書館設有總館及隸屬分館，規模宏大。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共有廿二分館分別為：中央分館、不列顛尼亞分館、卡耐基分館、香檳高地分館、科靈伍德分館、鄧巴分館、消防站分館、喬福特斯分館、哈斯丁分館、菲莎分館、肯辛頓分館、克里斯峽谷分館、基斯蘭奴分館、馬寶分館、芒特普萊森特分館、渥列治分館、開放服務分館、倫弗魯分館、瑞麗公園分館、南山分館、士達孔拿分館及西區分館。

追根溯源歷史潮流，這裡曾經有過一個名叫“新倫敦技工學館”（New London library Intitute）。當時有一間名為希士定的木廠在布勒內灣堤岸協利路創業，時為1867年。兩年後設定上述這館子。並設立希士定文學館（Hastings library）。但文學館於1886年停止業務——文學館全部書籍都

被轉送給剛成立的溫哥華市閱覽室（Vancouver reading room），當溫哥華市獲正式成立時。一直到廿世紀初期，獲一位美國實業家安德魯·卡內基先生之支助及加政府撥出一塊土地，新圖書館終於在1903年正式落成，地點是在市政廳毗鄰的圖書館廣場（Library Square）。

現在的溫哥華市公共圖書館坐落於市圖書館廣場的咸美頓Hamilton、佐治Georgia、荷馬Homer及洛遜Robson等四個街道的範圍內，面積很廣闊。這是一幢九層建築物，外觀設計以古羅馬劇場和競技場圓拱式石柱配以暗紅色花崗岩結構，再配以明亮落地玻璃窗，既有古典優雅又體現現代建築風格，彌藝術美。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更有一座很特色的屋頂花園，開放於2018年，花園種植許多花木，北國初秋，楓樹尙翠綠滿枝，偶爾才能看到一兩片早紅楓葉。

屋頂花園設有一個小飲店，專售各種冰熱飲料及冰淇淋。花園佈置一些檯凳，大家可以坐下來曬曬北國可貴太陽陽光，喝喝喜愛的飲料什麼的。我們家庭團隊在這裡坐下歇歇腳吃冰淇淋。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裡我們見到一些中文書籍、報紙和刊物，如星島日報、明報……。

### 和平飯館

下午，紹賢及紹良帶大家到和平飯館（Peaceful Restaurant）串館子，這家有中國北方風味的館子座落於溫哥華市中心區。

聽說掌櫃兼師傅是一位姓黃，來自中國大陸西安，在

加拿大創業已有四十多年。和平飯館算是一家挺有名的餐廳，這裡的北方手製拉麵水餃、小籠包子、雲吞、牛肉卷餅、蔥油餅、麻婆豆腐、生煎包……都很有地道口味。而價錢也是蠻合理的。說真的，吃來也不錯呢！

### 觀景臺

觀景臺（Vancouver Lookout）就在溫哥華市海港的中心塔（Vancouver Harbour Centre Tower）——它是溫哥華市的象徵。此時已是晚上九時了，但八月的溫哥華天依舊光亮！170多公尺的高度，只消一分鐘就人在高處了。觀景台緩緩作360度旋轉。

觀景台頂塔設有旋轉式自助餐廳，各式各樣中西美食、飲料，極為豐富，價錢也不算太高昂。觀景台有一排排的檯凳，自助餐的客人可以邊吃邊欣賞玻璃窗外景色，不吃東西的遊客一樣可以坐下來，不會有問題，也不會有人干涉你的。

我們找了檯子，坐下後開始去排隊買票，取自己愛吃的東西，可惜我們只能坐在靠行人道這邊，靠窗子的檯凳早已滿座，我只好找一些空隙的空間往外眺望。此際，天已黑了，眉月若柳彎彎碧空，俯瞰近處是市中心海港，遠處是山壑，繁華的現代化的溫哥華都市展現在閃閃晶亮華燈下。再來是百年古鎮蓋士鎮，伸向彼岸的獅門大橋及史丹利公園。

### 蓋士鎮之歐洲飯店與蒸汽鐘

抵達我們主要參觀景點蒸汽鐘時已是晚上十點欠十五分鐘。

但是提到蒸汽鐘之前，我一先說說蒸汽鐘所在地—蓋士鎮（Gas Town）。蓋士鎮又名煤汽鎮——溫哥華市之發源地，先有蓋士鎮，後有溫哥華。

蓋士鎮曾有它豪光燦爛的時代——十九世紀，這片土地曾迎來無數這從歐洲老陸地為發掘金夢潮湧而來的先驅開拓移民。不久之後，一個小村鎮終於在此形成，而蓋仙傑克·達頓（Gassy Jack）便是這些移民中的一員，那年是1867年。跟一般只想發掏金夢的移民不同，傑克·達頓有精明腦袋及銳利眼光，他在這個剛成形的小鎮開創勞務行業，專為掏金而來的人們提供飲食、酒吧、住宿、賭博……服務。得意失意的他鄉淪落人都需要它，而傑克·達頓也一視同仁。傑克·皮頓性格豪邁、熱情、富俠義精神，深得人們愛戴，敬重。而他經營的事業也蒸蒸日上——隨著人口不斷增長，這個曾是偏僻的小鄉鎮煤汽鎮逐漸熱鬧、繁榮，昌盛起來。後來，煤汽鎮改名蓋士鎮，為了紀念傑克·達頓對這片土地開創所作的貢獻。

1886年加拿大皇家政府批准成立溫哥華市（溫哥華命名為紀念1792年在此登陸的英人船長喬治·溫哥華）第一任市長便是傑克·達頓。

歲月的波浪濤淘，蓋士古鎮、傑克·達頓、那些為了



溫市地標——蓋士古鎮蒸氣鐘

發掏金美夢而不惜冒生命險遠渡千萬里重洋到這片陌生土地掙扎生存及長眠於此的老歐洲大陸先民，悲痛與快樂、成功和失敗……早已化作鄉野傳聞，只供後來者聯想及憑弔！今日，這個座落於溫哥華市中心東北區的古老小鎮蓋士鎮成為加拿大溫哥華市重點歷史保護區。它也是每一個到溫哥華旅遊的旅客絕對不會錯過一遊的歷史古蹟。

右腳剛跨進蓋士鎮古老狹窄鋪著光滑鵝卵石及紅地磚道路，左腳還踩在廿一世紀繁榮大都會溫哥華，我彷彿穿越時空回到百年小古鎮，可我卻無緣一睹傑克·達頓豪爽風采，亦尋覓不到傳說中那些衣衫破爛，臉頰削瘦憔悴、留連於傑克·達頓廉價酒吧喝的酩酊大醉，或是三五成群，游蕩街頭的異鄉淪落人。蓋士鎮寧立路邊的老楓樹楓葉未紅，也沒有美的令人窒息那滿街紅葉！

徘徊觀望，古道兩旁是林立的似乎翻新了的磚牆紅的刺目的老店舖，琳瑯滿目，七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的向你訴說百年風霜歲月的紀念品，也有土特產，傍古古董銅或陶瓷藝術製品，再來是小食店、咖啡店、櫃吧……。

我們來到楓葉中央廣場（Maple Tree Square）憑弔蓋士鎮傳奇人物傑克·達頓。傑克·達頓站在這裡已經好年代了，他頭上戴著一頂美國大西部牛仔帽，穿皮革克、牛仔褲，雙腳踩著一個橡木酒桶。我發覺他臉龐顯的那麼孤獨、落寞，目光迷茫、尋思，也許此刻他正在思念遠在歐陸的鄉親父老呢？

蓋士鎮蓋仙傑克·達頓塑像對面還有一幢富有紀念性的古老建築物——歐洲飯店——它是一座已有百多年，呈熨斗形六層高樓房。也是當年溫哥華首座採用鋼筋混凝土作建材的建築物。歐洲飯店也曾風光一時！可惜，光環早已

不復，如今歐洲飯店早已淪為低級旅館了。

快到晚上十點了，許多旅遊客，包括我們團隊，都環繞著蓋士鎮水路（Water st）和甘比路（Cambie st）交界路口的溫哥華市地標——蓋士鎮蒸汽鐘（Steam Clock）高二公尺，重達二噸光滑精緻，富藝術性的蒸汽鐘呈東南西北四面，方便遊客觀賞。蒸汽鐘下座為一個厚厚的玻璃櫃，蒸汽鐘五臟六腑遊客可一目瞭然，清澈的。蒸汽鐘頂部一共安裝了一大四小的五只氣笛，每隔十五分鐘，四只小氣笛會有音樂奏起，並噴出白色汽霧，共八次。大氣笛鳴報時，它只每隔一個小時才奏樂的，當然是之前一瞬間四個小氣笛噴出白霧後奏樂，之後正中大氣笛才噴霧奏樂報時。

蓋士鎮蒸汽鐘製作人（Raymond Sounders）根據英國技師John Inshaw 1875年製作一台蒸汽鐘的基礎，於1977年完成這座蓋士鎮蒸汽鐘。聽說它是如今全世界唯一碩存一座蒸汽鐘。可是它並不是一座純粹靠著蒸汽運作，它還需要依賴電源，“心臟”裡安裝了三個小型馬達，一台小風扇以及一個控制排氣的逆止閥。

蓋士鎮蒸汽鐘不僅是這個古老小鎮的地標，也是溫哥華市及加拿大人們的驕傲，每年都會有成千上萬國內外絡繹不斷的湧到這個小鎮，一睹這座蒸汽鐘及聽聽它奏出美妙悅耳的音樂，及噴起的白煙霧。

### （之三）維多利亞市之遊

維多利亞市位於溫哥華市南端，需要三個多小時路程，但是還要在塔瓦森海濱（Tsa wassen bay）乘搭渡輪至史沃茨，再繼續行程。而渡輪海上行程也要一小時卅分鐘，蠻漫長呢！塔瓦森碼頭往來車輛及乘客非常擁擠，一般要花上很多時間去排隊，尤其碰上休假期間，所以最佳選擇是盡量預先抵達碼頭。

塔瓦森碼頭的渡輪好龐大，雙層。車輛全部都停放在下層，乘客則在上層。上層是一個很大很寬闊的大廳。乘客可以站在渡輪大廳四面的大窗戶欣賞海天海島，海鷗飛翔的風景。乘客也可以坐在大廳一排排的長椅上休息。渡輪上有各種各式餐食、咖啡、和飲料提供，極為便利。我們一家下榻維多利亞市萬豪飯店（Marriott Hotel）我們飯店一旁便是美風光綺麗的海港，附近更有加拿大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萬豪飯店房間設備完善，是一家相當知名的飯店。這天是二零一九年八月四日，星期天。

###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會大廈

維多利亞市區，碰上休假日，又值有一些文化活動在此舉辦，氣氛顯得非常熱鬧。我們先參觀了坐落於501 Belle villa Street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會大廈（British Columbia Parliament Building），議會大廈面向維多利亞內港，毗鄰有名的帝后大酒店。議會大廈乃一幢呈丁字型的堂皇宏偉，融合了維多利亞、羅馬、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風格的新巴洛克式建築，它應該算是三層（B1、F1、F2）建築物，當年由年僅廿五歲的英國年青名建築家法蘭西斯·拿頓貝利（Francis Rattenbury）所設計。議會大廈起建於1893年，並

竣工於1897年，費時四年。拿頓貝利也是帝后大酒店，水晶花園（Crystal Garden）的設計師。

議會大廈前是一片綠油油的大草坪，還有栽北美花卉鴛尾花、玫瑰花、杜鵑花、紫澤蘭、藍星花、更有鬱金香……滿院子是繽紛艷麗的千紫萬紅及一陣陣隨風輕送的幽幽花香。草坪上聳立著維多利亞女皇（1819-1901）手持象徵統治權威的權杖的銅像。另外是一座手持武器的戰士銅像，在右邊。聽說銅像當初是為了紀念一次世界大戰陣亡戰士而鑄設，但後來再貼上二戰戰士的紀念牌，再來又貼上韓戰死亡士兵的牌子，英國人倒是很會動腦筋，一物三用，佩服佩服！忘了議會大廈前正中還有一座為紀念BC省殖民一百週年而建造的圓形的噴泉水池。草坪上豎立著一根根原住民的寶物圖騰柱，而高高佇立於議會大廈最高圓頂上的卻是喬治·溫哥華（Geoge Vancouver，英國海軍士官，1757-1796）——他發現了這塊北美洲原先屬於北美洲原住民部落居住了許多世代的土地的探險家！溫哥華船長也刮起來成千上萬的遠從老歐洲乘風破浪而來的墾荒者及發著富貴夢的淘金客，還有無數從更遠更遠的亞洲一個正被戰爭，貧苦煎熬的古老國度遠渡重洋到此的華人勞工移民潮——在往後的歲月裏。議會廳極盡豪華精緻，美侖美奐。大廳圓形彩色瑰麗的玻璃屋頂細說溫哥華形成及發展歷史，你可以慢慢觀覽一下維多利亞BC省歷屆議員的相像及省政府官員相像——從1855年以來，那些走進溫哥華浮沉歷史160多年的風雲人物。而每位議員們的個人辦公室都有一片刻了（Private）的牌子，表示閒人勿進，免打擾。會議大廳正中是加拿大及洲旗，兩邊是整齊的長桌座位，佈置堂煌而嚴肅。這裡也設有一個圖書館，但是我們沒有去參觀。

### 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

再來一站，我們團隊參觀了位於 675 Bellevue St 加拿大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博物館成立於1886年，她於1968年獲得女皇伊莉莎白二世和皇夫菲利普親王賦予「皇家」稱號。這是維市規模最大的自然和人類歷史博物館，博物館長期展出了第一民族史（First Peoples Galleries）、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Galleries）與近代歷史（Modern Histry Galleries）三大項目。而博物館也有一個4D IMAX 影院，每天為大家提供不同主題的自然科學探索影片。

與加拿大其它博物館一樣，原住民歷史文化遺產是一項重要課題，在第一畫廊，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收集豐富的原住民使用的捕魚工具、紡織工具、宗教祭典、毛毯、雪鞋、服飾……。還有便是雕刻各種不同面孔的原住民大小高低不同的圖騰柱。至於這些柱子的用途有著不同的解說，包括宗教信仰、部落崇拜，或者純粹只是用於裝飾而已。另外還有無數原住民面具、雕刻品、服飾、家庭日用品……許多土著酋長居住的房屋造型等等。

自然歷史系乃皇家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博物館的主要部份，自然史博物館所收藏共分作八個學科：古生物學、植物學、魚類學、哺乳動物學、昆蟲學、鳥類學、爬蟲學、及無脊椎動物學。迫真的佈置重現了曾生活在這個地帶的美洲獅和麋鹿、海狸、及猛獁象約一萬年前棲息的冰河時期的景象。在這裡，你可以得到博物館專員為你介紹史前至現在弗雷澤河三角洲各種海洋生物，動植物進化史，各種古化石標本（複製）一個人造潮汐及各種海星、軟殼類……。大家算是上了一堂生動的自然生物課呢！

近代歷史陳列館：亦稱現代歷史陳列館，這裡收藏了超過十六萬件以上各種文物，包括礦山開採區業、早期啤酒生產廠、紡織品、罐頭生產作業、各種銀器、在「老城」可看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街道、唐人街、老火車站、古老汽車……在這裡也可以看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溫哥華華人共濟會運動俱樂部的舞獅頭、及展了中華古醫學藥材店使用的各種藥物、處方藥單……這一切都是向你細說這片土地上漫長發展歷史熠熠過程，而在此艱辛的道路上，少不了先代華人所付出的貢獻！

### 費爾蒙特帝后大酒店

今天最後一站旅遊景點乃費爾蒙特帝后大酒店（The Fairmont Empress Hotel），坐落在271 Government street。

帝后大酒店，四星級酒店，修建於西元1908年，有著古典美的城堡式宏偉壯觀的建築物，而爬滿綠綠長春藤的酒店牆壁更增加了帝后大酒店古典風味。與不列顛哥倫比亞博物館毗鄰，及風光明媚帆影迎風搖曳的維多利亞海港。酒店座落在溫哥華島最南端的繁華熱鬧市區，維多利亞卑詩省首府。擁有悠悠百年以上的光輝歷史：當年英女皇伊麗莎白蒞臨溫哥華島時，特別指定帝后大酒店為女皇及夫婿下榻的地方。在這幢大酒店人們可以看到女皇及皇夫菲利浦親王到訪加拿大那個時代年輕而到如今青春不再的許多寶貴歷史相片。而帝后大酒店也懸掛著百多年來無數國家元首、政治家、達官貴人曾光臨這酒店的相片及走廊兩旁懸掛著很多時代名人油彩畫像。

帝后大酒店前面是一片好寬闊的翠綠大草坪，人們有的鋪了一片膠布，有的三五成群索性就席草地上而坐，孩

子們則在草地上追逐嬉戲。也有一些人坐在椅子上，在北美地區暖暖的下午陽光下，喝咖啡，飲料，小食品。河岸更是遊人擠擁，熱鬧。我們團隊在帝后大酒店前面拍了一批照片留念。而時間已經不早了。

接下來我們湊上了一場很精彩好看的軍樂演行節目。擠在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靠近分界線旁邊。一批警察大叔（Police）吹著笛子，努力的維持著秩序。演操在不列顛維多利亞省議會大廈前經過。身穿古典制服的加拿大皇家官兵使用各種傳統樂器，演奏著軍樂，沿著議會廣場前的馬路前進。

兩個孫子紹賢、紹良帶大家在附近一家名叫「懷舊意大利餐廳」（The Old Spaghtte Factory）吃意大利麵，結束一天旅遊活動，回飯店之前。聽說這個館子在這市區相當有名，生意興隆，客似雲來。

我們有點不慣吃這種麵食，就點了幾份番茄醬帕瑪森雞排麵，芝士大蒜麵包，飲料，倒是兩個在加拿大唸書，住了幾年的孫子吃得津津有味。

## (之四) 維多利亞之遊

### 維市唐人街



作者一家合照

今天（八月五日）是我們家庭團隊在溫哥華南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首府維多利亞市的第二天。

早上，我們來到維多利亞市華埠唐人街 Vitoria ChinaTown，維市唐人街有著悠久歷史，乃加拿大第一個華埠，其出現時代僅次於美國舊金山的華埠唐人街。它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1858年）從美國加州不斷源源湧人的華人礦工，及部分為淘金，而再後來參加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從中國大陸越洋而來的勞工也大量的移民到不列顛哥倫比亞，這些華裔先民定居於此，漸漸形成一個華人聚居社區，也漸漸形成了一個唐人街區。如今在唐人街居住的人們已經是好幾代的華人後裔。

唐人街區由十九世紀中葉薄有雛形，而逐漸形成一個商鋪比鱗，繁榮熱鬧的一座有中國風貌的「中國城」—唐人街。但隨著溫哥華市的日趨發展，很多華人開始遷移至

那座新開發的城市，丟下了維多利亞的老房子，如今唐人街早已風光不再，唐人街似乎只有形式上存在，只有依然富有中國風格的牌坊「同濟門」向人們訴說與見證了那些華人先民如何艱辛奮鬥，如何同心協力以生存及落根融入異國的血淚史。

漫步唐人街，街道肅靜，行人稀落，只有車輛一二從路上駛過，兩旁商店都還沒有開門營業，除了幾家餅食及咖啡飲品外。而高層房屋的屋頂，許多海鷗飛來飛去，呱呱叫個不停。孩子們買了幾盒糕餅和飲料，我們一邊走一邊嘗用。

接下來是走進一條叫「番攤里」（Fan Tan Alley）的巷子。番攤里已有百年以上的悠久歷史，它是維市唐人街區



維多利亞市唐人街同濟門留影

最狹窄的商業街道，這裡的商店經營的是成衣鞋子、紀念品、中藥材、中國土特產……。但早期這條巷弄卻是人們聚集吹賭之地。這條巷子裏赤紅的房屋磚塊、紅漆厚重的木門窗、腳下光滑的地磚、建築、鋪面排設似乎依然保持著百年風貌，倒是一個極佳獵影最好的選擇—對於一些喜愛懷古的旅客，可惜我發覺番攤巷裡面的商店舖號

與商品介紹似乎是用英文書寫，很少見到中文，也許商店生意對象主要是歐美遊客罷？

我們也拍下不少相片留念，在這條巷弄裡。

### 魁達洛古堡

魁達洛古堡（Craigdarroch Castle），又稱橡樹古堡，而聽說Craigdarnoch在當地語言是岩石和橡樹之意思，這是由於古堡構造外貌及周邊環境的關係，它位於1050 Joan Crescent, Victoria，乃是十九世紀末期從溫哥華島開採煤礦致富加拿大鐵路開發者、政治家的蘇格蘭人羅伯特·杜斯穆爾（Robert Dunsmuir 1825-1889）建造的一座富有傳奇性維多利亞時代的豪華城堡。古堡建築師為沃倫·希伍德·威廉姆斯（Warren Heywood Williams 美國建築師 1844-1888）。但他們兩位沒有看到這座龐大宏偉的建築完成，老杜於1889年四月，古堡竣工前十七個月逝世，於威廉姆斯去世一年多後。城堡建築工程由他兩個兒子詹姆斯（James）和亞歷山大（Alexander）繼續完成。

在當年，老杜斯穆爾是加拿大西部之富豪且有聲譽的人物。這座共四層高的城堡一共斥資五十多萬美元，使用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花崗岩，來自美國舊金山的瓦片，而城堡內橡木樓梯則來自芝加哥。魁達洛城堡共房間卅九個，一樓是一個大客廳，二三樓分別為餐廳、起居間、睡房、一個貯物間，四樓乃一豪華大廳曾是舉辦一些舞蹈晚會地點，最高是塔頂，可俯瞰市景緻及胡安·德·富卡海峽（Strait of Juan de Fuca），再遠處眺望奧林匹克（Olympic Mountains）陽光照耀下一片白的雪山勝景。

老杜斯穆爾遺孀瓊·杜斯穆爾（Joan Dunsmuir）與其

兒女及家屬在魁達洛古堡居住了一個時期，1890年古堡建築竣工後，但一場家族法律紛爭卻於此時拉開帷幕——當律師公佈老杜斯穆爾遺囑上，將全部財產與公司所有股份全數歸為妻子瓊·杜斯穆爾，兩個曾致力於家族事業發展的兒子到頭來竟兩袋空空。這場家族財產紛爭拖長了漫長的十多年才暫時告一段落。不料，亞歷山大於1900年初竟一病不起，亞歷山大留下的遺囑引發一場更大的風暴——瓊·杜斯穆爾及幾個女兒對大兒子詹姆斯群起圍攻。這場官司竟一直打到英國倫敦高等法院。此際，詹姆斯已身為卑詩省首長，被母親告上法庭，社會輿論譁然一片，成為轟動一時的火熱頭條新聞，母子關係徹底決裂，不過，1908年瓊·杜斯穆爾病逝，時已升任卑詩省副省長的詹姆斯出席悼念儀式並哭倒母親靈前——一切恩恩怨怨最終也有了個了結。

瓊·杜斯穆爾將財產，包括魁達洛古堡分配給幾個女兒及一個女婿和幾個孫兒，不久，超過十一公頃的莊園及一些貴重傢俱被兒女們拍賣掉，而魁達洛古堡最終為一位富商所羅門·卡梅農（Solomon Cameron）所有。但後來古堡又歸蒙特利爾銀行（Bank of Montreal, BMO）。於1919年一度被徵用作一戰退伍老軍人軍用醫院，1921年一度轉交給維多利亞學院（Victoria College）及維多利亞音樂學院使用。1959年至1962年間，熱心的社會人士發起了保護魁達洛古堡運動並成立了魁達洛古堡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 Maintenance of Craiddaroch Castle）。迄1979年，溫哥華市政府終於把維多利亞音樂學院遷走，從此魁達洛古堡正式交由城堡保護協會直接管理並對遊客開放參觀，如今每年有大約十五萬人次遊客前往造訪。

魁達洛古堡除了高貴精緻的內部裝置外，它依然保有不少十九世紀後期的傢具及許多木製品、木雕刻、許多風景油畫作品、十九世紀的服裝、城堡內的彩色玻璃裝飾圖案設計更是令人駐足觀賞。

參觀這座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堡，也許不是每一位遊客都會曉得曾經發生在這古堡主人——杜斯穆爾家族從輝煌顯赫一時到破敗衰落，如今都已被歲月風沙塵埃厚厚塵封，昔日曾駐足古堡的歷史人物也早已隨風物化無影無蹤，沒人再問昨日舊事，我倒唏噓了一陣子，及拍照留念。

### 布查特花園

布查特花園（The Butchart gardens）又稱寶翠花園，坐落在卑詩省溫哥華島布倫活灣（Brentwood bay）與維多利亞市中心約廿三公里，佔地面積超過五公頃以上。

身臨布查特公園，我深深體會維多利亞這個溫哥華島最南端的城市不僅有悠久歷史背景，她更不愧有花園城市的美譽。

布查特花園地形低於平地線十五公尺以下，本身是一個廢棄的礦石坑及混凝土工廠遺址。由羅伯·皮姆·布查特（Robert Pim Butchart）夫人珍妮·布查特（Jennie Butchart）開始進行改造，從1904-1939年，布查特公園持續在進行一系列好幾代人的修飾，至2004年。這座千紫萬紅的大公園包括了下沉花園（Sunken Garden）、玫瑰花園（Rose Garden）、日本庭園（Japanese Garden）及意大利花園（Italia Garden），還有一個地中海花園（Mediterranean Garden）。而布查特花園裡到處可見到小溪流水，瀑布飛騰，好多座精美的大小噴泉、圖騰柱、雕刻……。花園裡也有

咖啡廳、自助餐廳冰淇淋、種子及紀念品，餐廳……。

我們以兩個小時的時間，順著布查特花園指引路標指示往下沉花園，先路過一個水車廣場（Waterwheel Square），站在一塊岩石觀景台，從高處俯瞰低窪花園（下沉花園），眼底就是一座綠樹影翠扶疏，一片一大片如天鵝絨般綠油油的修剪工整的草坪，而令人目不暇給的花兒在路子兩旁，岩壁上木頭花架，綻放了整座熙暖陽光底的低窪山谷。沿著兩旁有圍欄蜿蜒石級階梯慢慢走往下坡走下。低窪花園週邊石灰岩壁爬滿翠綠的長青藤和沾壁藤。此刻置身園裏，彷彿走進世外桃源，滿載眼裡令人陶醉的是燈籠花、藍瞿粟花、攀金香、鳶尾花、天竺葵、芍藥、牡丹花、百合花、鐵線蓮、三色堇，還有一種一串串好像風鈴原籍西歐溫帶地區的花兒毛地黃……色彩繽紛，招徠群蝶絢麗彩衣翩翩漫舞於清香溢揚的花間還有來去匆匆忙於採蜜的蜂們。遊下沉花園，大家都會特別喜歡觀賞及留影於一座富建築藝術的人造噴泉——羅斯噴泉（Ross Fountain），在暫別低窪花園之前。它是布查特家族後人伊恩·羅斯（Ian Ross）於1964年，為了紀念布查特花園成立六十週年而建造的。噴泉水柱上衝可高達廿一公尺，水柱會左右放射狀的搖擺，它呈現深綠色的美麗，晚上它份外動人，在彩色燈襯托下。

花園裏有許多個大大小小的噴泉，而其中祥龍噴泉（Dragon Fountain）乃一座高二公尺、長三公尺、重量超過2700公斤，安置在長形花崗岩上一條奕奕如生的青銅雕刻，噴池設計兩個環繞的造型：圓的外圍，而內則為八角型，符合中國文化傳統，聽說它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與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締結姊妹市卅五週

年紀念，蘇州市建贈的。

玫瑰花園的登訪，又是另一個花攢錦簇的世界。我們繞過了一匹的青銅馬雕像、音樂草坪，左邊的原住民特徵圖騰柱、祥龍噴泉、青蛙噴泉、玫瑰花園迎接我們的是陣陣迎風傳送的醉人花香。

玫瑰花園相當廣寬，聽說這裡栽植了六千多個品種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貴玫瑰花，分佈在一排排的木棚、吊籃及花壇裏，並對各種花卉品名來源都有清楚的註明及註冊於美國的年份。美麗的玫瑰花季是每年的七、八月份。我們有幸欣逢此玫瑰花盛放季節：紅的、粉紅的、黃的、藍的、純白的……可謂千紫萬紅，鮮艷奪目，置身花海，酒未喝而人已大有醺醉欲醉之感覺！

暫別玫瑰花園往另行一個參觀景點——日本庭園，路經一座有三條靈活奕奕如生絞在一起的鱗魚，水從鱗魚環繞中間源源噴出的噴泉（Sturgeon Fountain）。日本花園的紅色日本牌坊，步下台階，它的靜謐給人一種脫俗的感覺。日本花園又稱日本庭園，由日本當年年已六十五歲來自日本橫濱的園藝家岸田伊三郎（Isaburo Kishida）建造於1906年。日本庭院內曲徑通幽，水溪浮石，踱步花間竹影，小橋流水，石雕燈座，滴漏盆景，紅葉載道，若遊客來於秋天微寒時節。登臨日本庭院，彷彿置身脫俗禪谷。

最終我們依依不捨的離開了心窩暫清靜一刻的日本庭園，回到現實的塵世，遙望左邊不遠便是達托德灣（Tod Inlet）畔一個小碼頭，遊客可以在這裡乘坐電動船遊覽達托德灣及山治尼灣（Saanich Inlet）風景，不過它屬於季節性的，這時遊客可以有機會看到一些野生動物如禿鷹、蒼鷺、海豹、加拿大雁、水獺……以及布查特家族的水泥廠遺

跡，時間大約四十五分鐘左右的行程裡。夏天時候。這個季節布查特花園也會組織一些水上節目。

沿一條長著綠竹的小徑，朝一個星座池塘（Star Pond）走。星池乃一個造形相當特別的池塘，遊客要細心觀察才曉得它有十二個尖角，而池塘中間是一個六角形的托台，六隻可愛的小青蛙蹲在六個尖角朝六個方向噴出泉水。再往前走眼前有一座直向相當長的“十”字型的池塘，池塘種了睡蓮，而週邊遍栽色彩鮮艷的花朶。池中又有一尊只有上半身，手裡捉著一尾水泉從嘴巴不斷噴出的活魚的青銅雕像。有時候遊客會疏忽這小孩子存在，也許他委實“迷你”了一點的原因？意大利花園正中有一座墨丘利銅像（Mercury），他頭戴一頂播有雙翅的帽子，腳穿飛行鞋，手握魔杖，行走若飛，墨丘利乃羅馬古代神話傳說中的諸神使者。

除各種類的歐洲花卉外，意大利花園設計展示了它固有的羅馬文化官庭的存在美感——雖然不是很鋪張，遊客依然可以體會這個花園富有古羅馬建築之美，滿園綻放的花朶也帶來一種熱情也浪漫的氣息！

地中海花園（Mediterranean Garden）是我們今天漫遊布查特花園行程最後一個旅遊景點，這個花園主要是培植和展示那些來自世界各地能抗耐乾旱的花木。它似乎不是很惹人注意的一個觀光景點，不曉得是否因為地中海花園處於比較偏僻的地方？（後來我找尋一些有關介紹布查特花園的旅遊資訊，一般也只談及花園四個分區，卻不見提及地中海花園）。

我們決定把地中海花園景點行程擋下——踏出意大利花園拱門後，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現在集中在一個面積不

是挺大的露天廣場（Piazza）。廣場上豎立一座意大利佛羅倫斯（Florence）風格的青銅野豬雕像噴泉（Tacca the Boar），意大利人稱為“Fontana del Porcellino”，其意為小豬噴泉，聽說誰人若摸摸牠的嘴巴就會碰到幸運，結果牠的嘴巴被摸到光亮亮的！這裡也有幾只小動物銅像可給小朋友騎坐嬉戲。

坐落露天廣場周邊是藍罂粟餐廳（The Blue Poppy Restaurant），主餐廳（The Dining Room Restaurant）、植物識辨中心（Plant Identification）和展覽溫室（Show Greenhouse）。

我們終於結束這個實在是有了豐富收穫的布查特花園觀光旅遊——只在露天廣場小作逗留並拍了好幾張照片，離開之前。

### （之五）華埠、唐人街、千禧門牌坊

加拿大溫哥華第五天，華埠唐人街（Vancouver Chinatown）——這是我久已嚮往的景點。我已先行稍為瞭解了它的存在歷史——從形成、發展、興盛到式微與衰落——在跨步華埠之前

溫哥華華埠——唐人街正式獲得加拿大皇家政府承認為該國歷史文化遺產區，於二零一一年。可華埠之形成及逐步發展迄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歷史。華埠古稱鹹水埠，它原來是溫哥華原住民努查魯族（Nuu Chal Nulth）曾經居住了好幾個世紀的領地。

一七八八年，中國最早的移民是英國皮草商人約翰·梅雷斯（John Meares）從中國廣州、澳門招募而來的五十名水手和木匠工人。再來是十九世紀（1850~1860）期間，受淘金熱潮影響下，一批批的中國移民大量湧入卑詩

省，淘金狂潮冷卻後，許多中國移民留了下來，後來歸納為加拿大公民的華裔先輩們對當地發展起了匪小貢獻。

1880~1885年，剛加入加拿大聯邦的卑詩省決定修築連接加東之太平洋鐵路，當時華工流血灑汗，開山闢嶺，不辭困難，最終完成了最艱難的卑詩省路段工程。可是鐵路工程完成後，無數華工陷入失業窘境。部份鐵路華工選擇落腳在鐵路總站的鹹水埠（即後來的溫哥華）。他們以務農、裁縫業、礦工、散工、運輸、小販……等工作維持討生計，並形成日後曾繁榮一時的華埠唐人街。

據統計，初時溫哥華華人人口約有一百多人，增加至三千五百多人，在十九世紀初葉，此時的溫哥華華埠可謂一片昌盛。一九二三年加拿大政府頒行了「華人移民法案」，（即華人稱之為「排華法」）。它不僅嚴厲限制華人進入加拿大，也深深影響到溫市華埠華人社會的發展，導至華埠日呈衰落，昔日繁盛一去不復返——雖然一九四七年，厲行廿五年的「排華法」法終於被推翻。

如今、隨著加拿大華裔華人地位不斷提升，華人已不能局限於華埠唐人街這塊狹窄，生活環境日趨複雜的小天地，有經濟能力的新世代華裔族群開始離先代族紮根好幾世代的「家鄉」而開始朝外發展，許多商舖已新貴登場，華裔人口日趨邊緣化，舉目可見許多商店門面「招牌」英文逐漸代替了不斷退潮的工整中文名字。另外，這些年來華埠區域東端出現了娼妓、吸毒、扒手、搶劫，光天化日之下，安寧惡劣，弊病叢生，使社區內居民擔心忡忡，餐館、咖啡廳、商舖……都提早打烊關門平安，區外華人望而卻步唐人街，若非不得已不會進入，外來旅客日益稀落，這一切都導致華埠各行業一落千丈！

有見於此，一些關心華埠——唐人街實況熱心人士及地方政府加強了治安安全措施，努力改善區內景觀，放寬區內房屋修改與建築規定，希望能夠挽救華埠——這個已超過一百年歷史的文化遺產保護區日趨末落的命運！

我們在兩個孫子帶領下，早上十點多抵達溫哥華華埠——唐人街。

唐人街「千禧門」（Millennium Gate）——一座巍峨的大牌樓豎立在華埠西端區域的片打街（Pender St），左右各置一座雲石獅子雕刻。

千禧門牌樓由溫哥華名建築師韋祖業先生設計，全部工程大約耗資一百多萬加幣，其中加拿大聯邦政府、卑詩省政府及溫市政府提供七十多萬元，而溫埠華人社區共籌得卅多萬元，建築工程於二〇〇二年完成，並於是年八月一日正式揭幕。千禧門建築總觀乃是以中國大陸古典牌樓建築為藍本。牌樓向東一面有「繼往開來」四字。

中華文化中心，成立於一九八六年，館址坐落在華埠哥倫比亞街，乃一幢歐式建築結合中國傳統柱樑特徵的大樓房，其目的為宣揚中國歷史文化和舉辦各項文化藝術活動。至一九九八年，中華文化中心增加了由著名華裔建築師韋祖業先生設計的加拿大博物館與檔案圖書館。

中華門牌坊、牌坊豎立於中華文化中心大門外，原來乃是一座一九八六年參加在加拿大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牌樓，展覽結束後，中國政府把牌樓贈送給溫哥華市政府，旋由市政府轉交給華社區，安置在中華文化中心前面。由於牌樓日久失修，損害嚴重，遂拆卸重建，於二〇〇一年。並獲溫埠姊妹城市廣州贈送大雲石中華門牌坊一座，重建工程於二〇〇五年竣工，是年十月廿二日舉行揭幕儀式。

接下來，我們在片打街（Pender St）「玉龍軒」粵式茶市的館子吃早餐。時間快晌午了，館子人客湧擠，生意不錯。我們點了小籠包、豉汁雞爪、鮮味蝦餃、粉腸、飛魚子燒賣、醬汁茄子及大米飯。遠在北美加國的溫城能吃到味道很不錯的東西，價錢不是太高昂，委實令我們感到很高興。填實了肚子，內人與孩子們繼續旅遊節目，我則與剛約好的居住於加拿大的文友嚴志章相見，由大孫子紹賢陪我到約定地點。



作者與嚴志章及李良初詩友歡聚富大海鮮酒樓。

#### 幸會嚴志章和李良初兩位文兄

與嚴志章文兄一塊來的竟然是我久仰大名的擅長古詩創作的李良初文兄，他們兩位都是已定居加拿大多年的越南華裔，相見有一見如故之感覺，我們大家熱烈握手寒暄，之後一塊到奇化街（Keefer St）富大海鮮酒樓（就在我們團隊剛剛光顧的玉龍軒酒家右旁）喝早茶。我肚子飽飽

的，所以只能吃一點點而已，雖然嚴志章和李良初兩位文兄極為熱情接待。此番飛越重洋遠到加國相見，我只能以兩冊拙作「歲月如歌」及「野葵花的情緣」與一份小禮物相贈而已。而李良初文兄卻特別買了一瓶加拿大特產「楓樹糖醬」相贈，盛情使我感動萬分！

喝過早茶，嚴志章文兄開轎車載了我及李良初文兄一塊朝參觀景點出發，首先我們來到華埠「加華豐碑」。

#### 溫哥華華埠「加華豐碑」

這座揭幕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一日的「中」字型的碑文豎立在哥倫比亞街和奇花街東北角華埠紀念廣場上。加華豐碑乃加拿大華裔著名雕刻家程樹人先生的傑作。加華豐碑上正面雕有「加華豐功昭日月」而另一面則為「先賢偉業壯山河」。碑的左右有座銅雕像——紀念十九世紀末參加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落磯山與菲沙河段的華工和廿世紀中葉參加二戰的華裔戰士。憑弔追懷這些遠年艱辛且悲壯的無名華裔先賢良久，我們並在此拍攝留念。程樹人先生也是華埠壁畫「歷史瞬間」作者。

#### 中山公園——我們旅遊第二站

中山公園位於華埠卡路街（Carall St），北面毗鄰中華文化中心，哥倫比亞街，奇化街，此處當年乃華埠發源地，也是皇家城市刨削木材工廠舊址，及工廠華工棲息所。廿世紀初葉，因修築大北面火車站（Great Northern），而被遷移。流水歲月一個世紀，迄一九七〇年獲溫市政府撥放為發展中華文化及公園用地，終於由加華名建築師韋業祖和唐沃恩先生（Don Voughan譯音）和來自中國大陸蘇州建築師黃朱新（Wang Zhu Xin譯音）興建。建築是於一九

八一年成立的「中山公園協會」、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政府、中國政府、加國社會熱心人士，尤其時任卑詩省首位加拿大華裔省督林思齊博士（一九二三—二〇一〇）鼎力支持，共籌得資金六百萬加幣，一九八三年初舉行動土儀式，並從中國大陸聘來五十多名園藝工匠，次年工程正式展開，中山公園於一九八六年落成對外開放，這是海外首座中國傳統花園。

中山公園屬於一座精緻嬌小的模仿中國明代古典園林建築的庭園。這裡有從中國大陸遠道運來的建築材料如磚瓦木材、梅、蘭、竹……各種花卉，與一塊獨特的太湖岩石。園裡許多花卉樹木……整座公園亭榭雅典、蜿蜒碧泉流水，魚兒悠游，花香鳥語，樹影扶疏，對生活於繁忙大都會的人們，間中抽出一點時間，暫別塵囂喧嘩，輕鬆徒步於粉牆圍內卵石鋪築之樹影花幽小徑，享受一下心腦寧靜，確是千金難買呢！

對身在異域遊子，可藉此「一壺」江南檐影幽泉美景，聊解千絲萬縷剪不斷的鄉愁！

####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

離開中山公園，另一個旅遊景點是伊麗莎白皇后公園（Queen Elizabeth Park），或 QE Park。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坐落於溫哥華之甘比街（Cambie St），佔地五十二英畝，它乃是溫哥華三大公園之一，也是溫哥華最大市內花園及首座加拿大植物展示公園（Bloedel Conservatory）。

其實，與布查特公園（The Butchart Gardens）有一相似之處：這裡也屬於一座低沉公園，它原來是一座已荒廢了

的採石場，原名小山。

公園內有一座小山坡瞭望台，距海平線150公尺，若天氣晴朗的時候，遊客可以從這裡俯瞰溫市港口、北面山巒，及溫市全城景色。公園乃是紀念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皇后、伊麗莎白公主（現任女王伊麗莎白）於一九三九年到訪溫哥華而命名。公園於一九五四年竣工，分別為大公園和小公園。

在伊麗莎白皇后公園，遊客可以欣賞各種來自熱帶雨林、大自然的珍貴鳥類、植物、魚類……。

公園有各個不同季節的主題，像日本花園櫻花欣賞日，而桑肯花園盛開的茱萸、鬱金香、杜鵑、水仙……。使遊客目不暇給，留連忘返於千紫萬紅花間。

伊麗莎白皇后公園山頂上設有穹頂玻璃溫室，培植多種熱帶植物及許多不同來源的鳥類。

我們愉快的暢遊了伊麗莎白皇后公園，當然拍了好多自覺滿意的照片。之後嚴志章文兄送我回到先前與團隊約定的地點，大家在依依不捨的分手。也希望下回在南國再歡聚一番！

在記憶中，我相熟的加拿大文友還有徐正儉大兄，但徐兄遠在魁北克省西南部蒙特利爾（即滿地可），（Montreal或法文Montreal），與溫哥華兩者之間相距竟超過四千一百多公里之遙。我們也只能來個互相問候，透過手機傳遞而已！也約南國再歡聚把酒言歡了！

飯後，我們回到飯店休息。下午四時左右大孫子紹賢陪我到林西河總堂。

溫哥華林西河總堂（九牧公所）拜會理事長林焯達



拜訪溫哥華林氏九牧公所與林焯達會長合照。

位於溫哥華市卡路街的林西河總堂是早於廿世紀初葉一九〇三年興建，華埠現存百年老建築物。原來的主人為清末的保皇黨，迄中華民國成立後，由剛於一九二六年的林西河總堂九牧公所租下使用，期間曾加建祭壇一座，作為時節新年拜祭祖先之用，一九四五年林西河總堂買下該大樓，成為該會產業。二〇一七年，大樓曾進行重修工程，整座大樓內外都以綠色為主色，其內涵為林的意思。

我們得到林西河總堂理事長林焯達宗長熱情招待，我與林理事長用普通話交談，聊了溫哥華華人社會情況，我也略略告訴林宗長有關我們越南及胡志明市近年來社會、經濟、及文化……各方面發展情形。不過問起兩個孫子在溫哥華學習及生活情況，紹賢和林宗長則以英文交談了。林理事長贈送了我一部圖文並茂的特刊「林西河總堂，九牧公所合併八十年紀念」——1930～2010。我也贈送一份小小禮物和兩冊拙作「歲月如歌」、「野葵花情緣」以及幾

本「越南華文文學季刊」。

道別前，我們還獲林焯達理事長作東，請了我們嚐試一下溫哥華味道鮮美的上湯麵！

### (之六) 史丹利公園 (8月8日)

位於加拿大溫哥華市西北側，三面環水，北臨巴拉德灣 ( Purard Inlet ) 、南端是洛斯特湖 ( Lost Lagoon )，即「迷失湖」、或瀉湖，西臨英吉利灣 ( English Bay )，佔有面積404公頃左右的北美洲最大城市公園，成立於1888年。

這裡原來屬於溫哥華原住民蘇夸密許族 ( Squamish ) 、瑪斯昆族 ( Musqeam ) 聚居地。他們以狩獵、採摘、捕魚、拾貝類食物為生。並以雪松樹製造特別的獨木舟作為一種出海捕魚工具。溫哥華半島向高豪港 ( Coal Harbour ) 還有一個小島——死人島 ( Dead mens'Island ) 曾是原住民埋葬先人的墓園。

有著與其它許多國家公園不一樣的特點——史丹利公園屬於一個原始森林公園。遍佈史丹利公園的是幾可三人環抱的高聳的參天古木，它們多為紅杉樹及針葉樹，還有秋來遍紅的大楓樹。這個公園不很著重於人工花卉園藝的展示——當然它還是擁有著一座艷麗繽紛的玫瑰花園。

史丹利公園有一座時任加拿大第十六任總督弗雷德里克·阿瑟·史丹利伯爵銅像 ( Frederick Arthur Stanley 1841-1908 )，他攤開雙臂彷彿在歡迎大家光臨的樣子；還有一座由溫哥華市「小市民」們捐出他們的零食錢而建成的King Victoria 噴泉。

史丹利公園共有好幾個旅遊景點：

- \* 三個大沙灘，於公園瀕臨英吉利灣
- \* 一座水族館，成立於1956年
- \* 一座原住民圖騰桂園子
- \* 一個小小高爾夫球場
- \* 一列可愛很受旅客歡迎的小火車
- \* 一座玫瑰花園，於公園入口處
- \* 一座坐在湖上一塊岩石上的美人魚 ( Girl in a Wetsuit )

雕像是匈牙利藝術家 ( Elek Imredy ) 贈送給史丹利公園的，於1972年，聽說小美人魚的模特兒是他朋友黛布拉·哈琳頓 ( Debra Harington )。而她給大家的感覺彷彿是丹麥雕刻家愛華德·艾瑞克森 ( Edvard Eriksen ) 創作於廿世紀初葉的青銅雕像丹麥哥本哈根港口長堤的小美人魚「彎生」姊妹。也許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魚雕像太出名之故罷！這使艾瑞克森的後裔一直不停為了上代那座坐在長堤一塊礁石上的傑作版權而四處打官司，多少年來可在世界各地現的小美人魚卻依然多不勝數呢！

- \* 一座紅白相間，很精緻的方型燈塔
- \* 史丹利公園共有大小湖泊兩個——除了迷失湖外，另一個是較小的河狸湖 ( Beaver Lake )

\* 在公園 ( Prospect Point )，大家可以遠眺整個海灣、高1231米，白雪皚皚的格羅斯山 ( Grouse Mountain )，宏偉壯觀的獅門大橋 ( Lions Gate Bridge )，溫哥華市繁榮的高樓大廈林立的商業金融中心……。

史丹利公園有一條長達九公里多的環島公園路徑，每天有無數的市民及旅客在這條路上跑步、徒步、騎自行車……等各種運動、小孩子作溜冰或追逐嬉戲。

我們決定放棄了玫瑰花園的一環，一來時間不是很充

足，再說我們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滿足了對滿園鮮艷瑰麗的千紫萬紅，再說史丹利公園委實太大了，生怕會錯過別個旅遊點。

我們乘搭可愛的小火車作為第一個旅遊節目。

仿製十九世紀大太平洋鐵路374火車引擎的小火車頭響起「嗚嗚」笛聲，敲著「叮噹叮噹」的清亮鈴聲，拖著一列車卡慢慢轉動。小火車跨過一條條小河涌、穿過樹木幽密的小徑，聽枝極間小鳥吱吱歌聲，聽小河淙淙流水、習習涼風，全長大約是兩公里，時間應該是十二分鐘左右吧。

接下來，我們來到圖騰柱廣場（Totem Poles Park）在公園最南端的端布洛克敦角（Brockton Point）。

圖騰柱乃是溫哥華卑詩省原住民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以雪松樹雕刻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品，每一根柱子的長短大小都有它本身的涵義。總括來說，這些圖騰柱都記載了他們世的親人……。在加拿大皇家圖書館中都有許多文獻記載這些圖騰柱資料。卑詩省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就有不少這種色彩斑斕又有點神秘的圖騰柱。聽說其中一根是斯凱丹斯酋長墓圖騰柱（Chief Skedans Mortuary Totem Pole），柱子頂部有一個月亮，下面是一隻山羊、大灰熊及一條鯨魚。大灰熊兩只耳朵刻了兩個小小人像，是紀念為故酋長豎立柱子的女兒及女婿。圖騰柱背後存放了已故酋長的骨灰。不過聽說這些柱子裡不少屬於複製品，只是一般遊客難以分辨的。

漫步公園，我們看到一群加拿大雁，兩只大雁帶著一群小雁兒走在草坪上，我猜也許是一個雁家庭？這些野生鳥類對週遭的遊客沒半點害怕的樣子，應該是習慣了吧？

我們來到史丹利公園一個地標——小美人魚——於北巴拉德內灣（N Burrard Inlet 布魯克頓角（Brockton Point）欣賞這座靜坐礁石上的，我們拍照時剛巧飛來一隻白色海鷗，停在小美人魚頭上休憩。其實，小美人魚並不是美人魚而是一個穿泳衣的女孩子，不過大家還是喜歡把她當作一條美人魚。湖上則有群十多隻大大小小的雁兒在水面飛翔追逐嬉戲！接下來就是參觀布魯克頓燈塔（Brockton Point Lighthouse）。它也是史丹利公園旅客喜愛的景點。那個久遠的年代，在這海域經常發生船隻相撞事故，政府遂在布魯克頓角建立一座燈塔及一個訊號站。燈塔高10.5米，外漆紅白水平帶，拱形塔身上是四角形燈籠，塔修築於1890年，並於1915年開始使用，它是於2008年下崗，停止運作。

緊接下來我們參觀史丹利公園水族館（Vancouver Aquarium）。它是一個海洋生物保育復康及研究中心，1956年正式對外開放，現水族館共有八百多種各個物種及約五萬隻各類動物。佔地從當初之840平方米擴展到如今9,300平方米，為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館，使用人員達四百人以上。

史丹利公園水族館是公園遊客不能錯過的景點，可謂男女老少人人皆宜。

在水族館大家可以看到殺人巨鯨、海豚、小白鯨、海獅、逗人喜愛的小海獺、各類熱帶魚、猴子、飛禽、水生植物、海星、珊瑚、亞馬遜植物系，尤其數不清的各種水母類。我們竟在這裡晃了一個小時呢！

離開史丹利公園，我們也結束了一天旅程，返回下榻的飯店。

\* \* \*

8月9日，西溫哥華，海天纜車

我們登上一部中型旅遊車，在一個小客運站。

越獅門大橋（Lion Gate Bridge）西出馬蹄灣（Horses Bay）車子跨馳於平坦光滑的99號公路——開往西溫哥華著名滑雪及旅遊勝地惠斯勒（Whistler）而在中途是一個很著名的旅遊景點斯闊米什鎮（Squamish）海天纜車（Sea to sky Gondola Sunmit）。而今天由於時間太趕，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在中途站下車。

不少趟國內外旅遊，曾經無數長短不一的旅途，路上留給我的總是朦朧的不駐腳的印象，而過後也就難以追憶，倒是這條僅長約一百廿公里，耗時一個小時左右的北美加國溫哥華公路竟然使我印象深刻！

先來的是身在如景色畫般的不斷展示於視的碧海藍天，疊疊峭壁之交替及從我一旁不斷倒退。再下來窗外又是另一種景光——高傲的雪山，白皚聳立雲海，難怪她有海天公路的美譽！

我們終於來到投資二千二百萬元巨資，耗時五年修築2014年完成的海天纜車旅遊景點。買了票，進入一部可乘載八人纜車，坐下後，纜車離開出發站，在高886米的鋼吊索上徐徐朝高處攀上升，起始站酋長岩（Stawamus Chief）酋長峰海拔七百米，稱全球第二雄偉花崗岩，途經高335米加拿大三大瀑布之一香濃瀑布（ShanNon Falls），瀑布之水來自雪峰，纜車行程全長一百米，大約花了十多分鐘抵達峰頂。

終點站乃為峰頂廣場Summit Plaza，這裡有一座木造建築物Summit Restaurant，這裡售賣各種吃的從簡單式快餐到豐富的美食。喝的除了香熱熱的著名咖啡，也少不了各種啤

酒、汽水……飲料。另外有各種紀念品、旅客用品……。

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熙和柔柔陽光下，是無數臉容高興快樂的大大小小、老老幼幼、青春絢麗的紅男綠女旅客，好熱鬧。我發覺頭髮黑的，染上赤黃或別類顏色，黃皮膚，棕瞳孔的並不說英語的旅客竟佔上一半以上的比例！

特別使人投以羨慕及祝福眼光的是那一雙雙一對對身穿潔白婚紗的準新娘依偎著衣冠整齊的準新郎，在攝影師導演下，忙著拍外景婚照。

站在望景台（Chief Overlook），放眼眺望，盡收眼底的是斯闊米什小鎮、碧水如畫且壯闊的豪灣（Howe Sound）、尊長岩及海岸山脈（Coat Range）。濛濛紗霧使眼前一切都彷若仙境桃園之感覺！

沿著一百米長的懸索吊橋（Sky Pilot Suspension）慢慢地走出，朝吊橋那一端，我彷彿投入雄偉的天空正機師峰（Sky Pilot Mountain）及副機師峰（CoPilot mountain）冰雪的懷抱，感覺是有點兒飄飄仙境又有點兒虛渺！

該休息一下了吧，玩累了，肚子有點餓，且好久沒有喝水了。我們大夥兒嘩哩嘩啦走進了山頂咖啡廳，咖啡廳顧客擠得滿滿，座無虛席，生意火熱！好不容易才找到位子坐下享受一下這裡香甜美味的小食。

今天我們不虛此行除了玩得蠻痛快，更收割了好多美妙絕倫的風景喔！

## (之七) 溫市第十九屆華埠節

(2019 Vancouver ChinaTown Festival)

八月十日

這是一個盛大的日子——對加拿大，尤其溫哥華的華裔華僑。加拿大的華人社團、各界人士，紛紛鼎力支持。典禮開幕時，地方政府代表、各界社會賢達先後登台致詞，還有歌唱文藝節目、舞獅拳術表演助興……吸引了不少圍觀觀眾。

唐人街有的是一個個鱗次櫛比地排列著的露天攤位：售賣小美食、烤串肉、奶茶、冰淇淋、冷熱咖啡、鮮果飲品……還有小手藝品、紀念品、有獎遊戲。特別在今天有溫哥華華文學校招生通告、「溫哥華中文圖書館」則展示了許多華文書籍、兒童圖書……。這天整個唐人街區域人頭擠湧，顯得一片熱鬧喜慶，也為唐人街掀起蓬勃生氣！

### 溫哥華國際村商場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Village Mall)

商場坐落在88 WestPender Street Vancouver，它可說是溫市唐人街之近鄰。其實這座商場並不算是什麼高級百貨公司，它的特別乃在於其之多樣化，可以滿足加拿大大眾，以及溫哥華市民許多方面的需求，也獲得許多外來旅客青睞。

國際村商場區內有一個專門放影中國影片的電影院，而每逢新年來臨時這裡會舉辦一些富有中華傳統文藝歌舞演唱和舞獅、表演拳術節目。商場內也有許多小食攤子，大家可以嚐嚐一些香噴可口的食品，另外應提到的是商場裡還有日本商店、中國商店……中國店子售賣各式各樣色

彩鮮艷的衣服，這些衣服一般都是來自中國大陸，而價錢相宜，符合一般大眾購買力。

逛了食攤，也走馬觀花逛了鱗次櫛比的店舖，接下來就是溫哥華港口（Port of Vancouver）。碼頭上停泊了一艘龐然巨物——荷美郵輪（Holland America Line）。它的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嘉年華旗下一個子公司（Carnival Corporation & PLC. Seattle WashingtonUSA）的郵輪。工人們在忙著把一籮籮的蔬菜水果、啤酒汽水、魚肉類……送上郵輪，從停在碼頭上的小卡車。我們也看到一些旅客陸續登上船去。蠻熱鬧的。停泊在溫哥華港口的郵輪主要都是駛往與溫哥華接壤的美國阿拉斯加州。

國際村廣場是溫哥華市一個很值得去逛的景點，溫馨介紹給旅客，一定別錯過這個地方，假如大家有機會光臨溫哥華的話——尤其是國際村廣場與溫市唐人街相距不遠，很適合大家徒步往來。

### 溫哥華市東社區群之落日區

(Sunset Neighborhoods)

溫哥華東是多族群、風俗文化、生活習慣各異……融合一起的社區，它以甘比街（Cambie Street），或者（Main Street）抑或（Antonio Street）作分界線，把這個區域分為東西兩區，若把它往本命交界的（Boundary Road）南北則從Burrard Inlet至 Fraser River，它則成為溫東區。這是一個很大的社區群，包括了West Point Grey, Kitsilano, Fairview, Strathcona, Grandview Woodland, Hastings Sunrise, Renfrew Collinwood, Kensington Cedar Cottage, Riley Park, Dunbar South-Land, Kerrisdale, Victoria Fraser-View, Killarney, Sunset, Oakridge等廿多個大大小小

的社區。

Kilarney是商業、文化藝術、業務事業相當發達的社區，也是華裔族群聚居最多的一個社區，教育事業也很發展。

落日區說是在溫東社區，但它卻是坐落於南溫哥華（South Vancouver）。這個社區有著多民族、多文化、及有不同風格的社區。

我的兩個孫兒便寄宿在這個社區安大略街5960號（5960 Antanio Sunset）。

「落日社區」在溫哥華社區群的南端。它也是一個多元化民族、文化、風俗習慣聚居的地方。落日社區融合了來自意大利、韓國、印度、新加坡、中國大陸、及中國台灣、香港、澳門三個地區。

近年來，Sunset社區出現了不少酒館、餐室、咖啡店、商鋪、時裝店……可謂燈紅酒綠，處處笙歌，呈現一片繁華景象。聽說來自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香港的「新客」還有不斷湧入的趨勢。

來到兩個孫兒寄宿的街區，天竟還是一片光亮，加拿大這時候已經是下午傍晚七時多了。這裡處處都是蔭盛的樹木，及一排排一幢幢相當精緻的雙層小樓房，小樓房圍在一個方型的小鐵圍欄裏，房子周邊栽滿花草，整個住宅區顯得寧靜怡人。

寄宿的屋主是一位個子高大的加拿大男士，六十多歲的樣子，女房東則是菲律賓裔女士，年紀也五十多歲了吧。與丈夫剛好相反，這位來自亞洲的皮膚黝黑個子矮小的女房東卻非常好客。她對我們越南一切都顯得好感興趣，她也表示很感謝我送給他們的即沖咖啡。

接下來我們一家徒步到瑞麗公園社區去，這裡有一家相當知名的港式茶餐廳——佰薈饗室（Van Tea Cafe），餐廳

坐落在5688 MainStreet Vancouver，BC。

餐廳外面裝飾不是很特別，可推門進去，裡面香味撲鼻，客人坐的滿滿的，可說是座無虛席。這裡掌櫃及店員都是說廣東話，牆壁上貼著的菜單也是中文的。座上食客們華人也是佔了絕大多數，令人有身在香港的錯覺呢！

我們點了幾道菜，坐下後，而很快菜便端了上來。好多天沒有吃到這般地道的中式美食，我的肚子竟咕嚕起來！我最欣賞的一味是細緻鮮美的石斑清蒸豆腐、炒鮮蝦球，而大米飯也溫軟可口。一餐下來，結賬價錢並不太高昂，合理！

飯後，大孫子紹賢送我們大家返回下榻飯店，之後他轉回Sunset住宅。

這是我們在溫哥華最後一天，我們將飛回越南，明天下午（當地時間九點左右），結束加拿大溫哥華十天的旅遊行程。

# 越文作品



# HOA LỤC BÌNH

PHONG LAM



"Tạm biệt anh, chạy cẩn thận nhé!"

"Cảm ơn em, hẹn gặp lại!"

Hai người chia tay trước con hẻm quen thuộc, 6 giờ chiều, nắng chiều đã về bên kia phố, trời cũng bót oi bức. Giờ tan tầm xe cộ tấp nập ồn ào và hỗn loạn. Từ đây Hoàng rẽ trái đi hướng Bình Thạnh về nhà, còn Ngân, nàng quẹo phải về hướng Gò Vấp rồi qua một cái phà, từ bên kia sông men theo hương lộ về nhà chừng 4 cây số, mất khoảng 15 phút.

"Lần này có thể là lần cuối mình gặp nhau tại đây, sau này có gặp mình chỉ đi uống cafe hay đi ăn gì đó, không đến đây nữa" Ngân nói với Hoàng, trước lúc ra về.

Hoàng không nói gì, ngoài ánh mắt đậm nét u buồn, tim anh đau nhói - dẫu biết cái gì đến thì phải đến, không ai có thể cưỡng lại được. Nàng cũng thấy lòng mình đau xót. Đối với Ngân, nàng đã quen thuộc khuôn mặt và đôi mắt ấy, nàng từng chia vui sẻ buồn với anh, bao năm qua.

Thời gian có thể trôi đi, cuốn theo tuổi xuân, thanh láng bao chuyện đời, tuy nhiên, những kỷ niệm thì không, nó vẫn còn đó, mãi mãi!

Hai người gặp nhau trong ngẫu nhiên, năm ấy, Ngân vừa tròn tuổi 26, là công nhân một công ty in ấn. Được một thời gian, nàng quyết định đăng tin tìm việc làm ngoài giờ trên mục tìm việc trên báo Tuổi Trẻ, Lương công nhân chỉ vừa đủ trang trải cuộc sống, không dư giả để có thể gửi về phụ giúp cha mẹ dưới quê.

Hoàng liên hệ Ngân, nhằm lúc anh đang cần tìm người giúp việc. "hợp đồng" giúp việc không đạt được vì thời gian hai bên đưa ra không khớp nhau, tuy nhiên hai người đã quen nhau từ đây - ban đầu chỉ trò chuyện hỏi thăm xã giao qua nhắn tin trong điện thoại.

Hoàng gửi quà cho Ngân nhân dịp lễ Valentine năm 2004, quà do anh tài xế xe ôm gần nhà anh mang đến. Hoàng điện thoại cho Ngân:

"Cô đừng hiểu lầm nhé, đó chỉ là món quà nhỏ với tư cách một người bạn".

"Dạ, không gì đâu, tôi hiểu mà, cảm ơn quà tặng của anh", nàng rất xúc động khi nhận được quà.

Ngân và Hoàng gặp nhau, ít lâu sau. Mùa hè năm 2004, nơi

một quán cafe gần chỗ làm nàng, nằm bên quận Tân Bình TP. HCM.

Ngân đến từ một tỉnh lẻ Nam bộ, gốc gác ngoài trung nhưng vào nam đã qua nhiều thế hệ, nàng hơi ngạc nhiên khi hay anh cũng là dân Nam bộ, vì cứ tưởng anh gốc người Bắc, anh giải thích:

"Chắc vì có thời gian làm việc sinh sống ở Hà Nội, và hay đọc tác phẩm nhà văn gốc bắc, nên bị "tiêm nhiễm" cũng nên".

Hoàng bảo anh rất thích Hà Nội - một thành phố cổ kính với lịch sử nghìn năm văn hiến. Hà Nội có Lăng Bác - Phủ Chủ Tịch, Hồ Guom, Hồ Tây, có thành cổ Thăng Long, Chùa Một Cột, Đền Bạch mã, Đền Ngọc Sơn, Đền Quán Thánh, Đền Voi Phục, Đền Kim Liên, 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v. Hà Nội bốn mùa rõ rệt, anh vẫn thích mùa thu. Thu Hà Nội rất thơ rất đẹp. Anh cũng nhớ Hà Nội 36 phố phường nhớ phố cổ đường xưa với những cây bàng đỏ lá đỏ cả phố cổ những ngày cuối thu, anh cũng nhớ những quán thịt chó dọc trên phố Thanh Niên, nhớ những cành đào cuối năm ở làng hoa Nhựt Tân.

Hoàng nói: chúng ta đều là hoa lục bình phiêu bạt về cái đất Sài Gòn này, gặp nhau cũng là cái duyên vậy!

Hằng, em Ngân từ quê lên thành phố và vào làm chung với chị, từ đây 3 người hay kéo nhau đi quán cafe uống nước nghe nhạc. Tân Bình có mấy quán cafe có ca sĩ trình diễn ca khúc trữ tình như Quán Nhạc Trịnh, tại đây có ca sĩ Lan Ngọc, Trung Kiên, Tống cát Chiêu Quân, Cẩm Vân, Khắc Triệu...

Có một thời gian Ngân đi học nghề trang điểm, uống cắt tóc tại Trung tâm dạy nghề Hội phụ nữ thành phố ở Quận 3 TP. HCM.

Hoàng đón Ngân lúc tan học, Hai người tạt vào một quán cafe gần đó, quán đèn sáng lờ mờ, tiếng nhạc du dương, với ghế salo đôi có dựa lưng cao, dành cho các cặp đôi, xung quanh có tiếng cười nho nhỏ khúc khích, tiếng nói thì thầm, thỏ thẻ và cũng là lần đầu tiên hai người ngồi bên nhau, Hoàng vòng tay ôm choàng lấy eo nàng, nàng tựa đầu vào vai Hoàng. Ngân cảm nhận được tiếng đập nhanh khác thường nghe rõ của hai quả tim.

Công ty Ngân di chuyển về Quận 12, nơi đây nhà xuống rộng lớn hơn và xa khu trung tâm Thành phố hơn, nó nằm ở vùng ngoại ô, mọi lần đến với Ngân, Hoàng mất gần 40 phút với khoảng cách chừng 10 cây số và phải đi qua một cái phà, nem theo con đường hai bên nhiều cây cói và cánh đồng, nhà Ngân gần đầu bên kia đường, gần Quốc Lộ 1A.

Ngân chuyển nhà đến nơi khác, nhường chỗ ở cũ cho Hằng, chồng cô ấy cũng lên Thành phố, anh ta đi làm thợ hàn, hai vợ chồng lại sum họp như cũ.

Về chỗ ở mới, nhà Ngân có thêm 2 thành viên - hai đứa cháu con bà chị từ quê lên, một anh lên học đại học, chàng kia vào làm chung công ty nàng, còn Hoàng, anh thường đến nhà Ngân vào những buổi chiều chủ nhật, khi đó hai anh chàng vắng nhà, đứa nào cũng có chương trình riêng cả, vùng ngoại thành ít chỗ giải trí, anh cũng không thích lắm các quán cafe chòi nên chỉ có ngồi chơi ở nhà vậy, hai người trải chiếu ngồi dưới đèn ximăng, dựa vào vách tường với hai ly nước chanh mát lạnh Ngân pha sẵn để trong tủ lạnh, ngồi trò chuyện, nghe nhạc hay xem tivi.

Một chiều chủ nhật tháng 7 năm 2009 - một ngày không bao

giờ quên với nàng. Hôm đó anh vừa bước vào nhà thì trời chợt đổ mưa, mưa thật to kèm theo sấm sét dữ dội, và tiếng mưa đỗ dội trên mái tôn, thấy nàng có vẻ sợ hãi, Hoàng đã ôm lấy nàng vào lòng, Ngân ngã người vào lòng anh, nàng nhắm mắt, đón lấy nụ hôn nồng nàn của anh, trong mõi man và cảm xúc... tất cả đã ập đến như một cơn bão, cơn bão sau bao năm bị đè nén, nó đã xô ngã mọi hàng rào, phong tuyến cuối cùng, không thể cưỡng lại!

Vợ chồng Hằng quyết định trở về quê, sau nhiều năm sống ở Thành phố, cha mẹ đã lớn tuổi, đứa con gái duy nhứt đã lên tám, đang học cấp 1 cần có cha mẹ ở bên. Ngân dọn về căn nhà cũ. Ở đây gần công ty nàng làm việc, hẻm và nhà lại không bị nước ngập mỗi khi trời mưa to. Lúc này, hai đứa cháu nàng không ở đây nữa, đứa tốt nghiệp đại học đã đi làm nên ra ở riêng, đứa thì đi nghĩa vụ, đổi lại có thêm một cô cháu gái cũng từ dưới quê lên ở chung nhà để đi học. Nhà Ngân ở nằm trong khu có nhiều công nhân đang ở là bạn làm chung công ty với nàng, anh không vào nhà Ngân nữa vì thấy ngại! Những cuộc gặp của Hoàng và Ngân bị thưa dần, thật tình họ không tìm ra chỗ để đi, ngoại trừ một vài quán cafe chòi gần đó. Đôi lúc Ngân thấy nhớ Hoàng nhưng cũng không thể làm gì hơn.

Một hôm, vào tháng 4 năm 2013, Hoàng rủ Ngân đến dự đêm nhạc kỷ niệm 12 năm ngày mất của cố nhạc sĩ tài hoa Trịnh Công Sơn, tại Hội Quán Hội Ngộ trong khu sinh hoạt của hội, anh có thư mời du lịch sinh thái Bình Quới bên Thanh Đa. Hoàng là hội viên, thường xuyên tham gia sinh hoạt của hội.

Hoàng đề nghị tìm nơi nghỉ ngơi khi qua đến Thanh Đa, vì còn quá sớm, mới 5 giờ chiều, và cũng từ lần đó Ngân và anh có thể

gặp nhau như vậy, thỉnh thoảng.

Ngân nhớ có một lần nàng hỏi Hoàng cảm nghĩ anh về nàng, anh trả lời :

"Mới đầu là bạn bình thường, sau đó là bạn thân, tri kỷ".

"Còn giờ?" Ngân hỏi tiếp.

"Người tình" anh nói

Ngân không buồn, cũng không trách gì anh, anh đã nói rất thật - hơn 10 năm trôi qua, tuổi xuân trôi theo, cả nàng và anh, đã nhiều lần Hoàng nói với nàng, cố gắng tìm một bạn trai. để tiên tới hôn nhân nếu có thể, nàng nói: không phải em không nghĩ đến lấy chồng, em cũng đã từng gặp một vài người qua mấy bạn làm chung công ty, lúc ấy em tuổi 30, không biết tại sao nhìn họ em có cảm giác họ thiếu sự chững chạc, có người thì họ nhìn chằm chằm vào mình, thấy sao sao vậy? mấy năm sau này có gặp một vài người nhưng rồi cũng không đi tới đâu, dần dần em cũng nản lòng không nghĩ tới nữa, mặc thời gian trôi đi! Ngân nói: Em không yêu cầu cái gì cao sang, giàu sang phú quý, em chỉ cần một cuộc sống bình dị, một người đàn ông biết yêu thương vợ con và gia đình, là một bờ vai cho mình tựa vào là mãn nguyện. nhưng xem ra khó quá!

Tháng 7 năm 2018, Hoàng nhận được tin nhắn của Ngân:

"Dạ, em đến tuổi này sống một mình ba má lo, nên gặp người thấy cũng được nên lấy làm bạn chăm sóc cũng là báo hiếu ba má..."

TP. Thủ Đức ngày 20 tháng 6 năm 2021

## KỶ NIỆM KHÔNG TÊN

“Chào anh Nam, lâu nay anh có khỏe không?”

Nam bắt máy sau hồi chuông điện thoại reo. Anh nhận ra đó là Nhung, với giọng nói trong trẻo ngọt ngào rất nam bộ.

“Cảm ơn em, anh vẫn khỏe, còn em, em cũng khỏe chứ? Cuộc sống ở bên tốt chứ, lâu lăm không được tin em nhỉ?”

“Xin lỗi anh, lâu lăm không liên lạc anh, công việc bên này quá bận rộn”. Nhung hứa sẽ về thăm quê hương trong một ngày gần, trước khi nói lời tạm biệt.

Nam ngồi đó, ngoài trời đang mưa, cái mùa này thì chiều nào mà chả vậy, mưa không nặng hạt, lại não lòng người. Và mưa đưa anh về với những kỷ niệm một thời, xa xôi...

Nam và Nhung quen nhau năm 1994 hay 1995 gì đó tại Thành Phố, cửa hàng cơ khí của anh.



Xuất hiện cùng Nhung là Hoàng, khác với dáng người mập mạp, giọng nói khàn khản. Nhung cao ráo, thon thả, khuôn mặt đẽ nhìn, tiếng nói khá ngọt ngào truyền cảm.

Cuối cùng giao dịch cũng thành công, Nam bán được một bộ máy nén khí, một bộ máy rửa xe, cùng một ít phụ kiện sau khi ngã giá, Hoàng là người mua.

Giờ thì Nam được biết Nhung và Hoàng đến từ Vĩnh Long, hai cô cho địa chỉ mời Nam ghé chơi khi nào có dịp về miền tây, Nam vui vẻ nhận lời, hứa sẽ ghé thăm một ngày gần đây.

Qua cầu Mỹ Thuận là địa phận tỉnh Vĩnh Long bên bờ bên kia sông Tiền, nhà Nhung nằm trên đường Phó Cơ Điều Thành phố Vĩnh Long. Nam đến một buổi trưa tháng 10. Nhung làm nghề thợ may, cửa hàng may của Nhung khá nổi tiếng tại địa phương, ở đây còn mấy cô thợ phụ, Nhung chuyên về thời trang và áo dài.

Hồi ấy, công ty Nam có một chi nhánh tại Thành phố Cần Thơ - Tây Đô đất Nam bộ. Nam có nhiều dịp ghé Nhung, những lần anh theo xe chuyển hàng về miền tây sau này. Nhung ở với người mẹ và một người chị, gia đình Nhung theo đạo công giáo.

Nhung đưa Nam đến nhà Hoàng, nhà cô ấy ở giáp bờ sông. Điểm rửa xe chưa đông khách, có thể vẫn còn mới, ít người biết đến.

Nhung và Hoàng đón tiếp Nam đôn đả, nhiệt tình. Hai cô đãi Nam cơm trưa tại một nhà hàng gần đó. Các món ăn khá ngon, rất Nam bộ, món mà Nam thích nhất đó là món chuột đồng quay.

Nam và Nhung có nhiều kỷ niệm đắt phuong Nam

Có lần, Nhung đưa Nam đi thăm quan một cù lao nhỏ trên sông Tiền. Khi biết hai người không ăn uống gì vì vừa dùng cơm

trưa trước đó. Ông chủ đảo tuổi ngoài 70, râu tóc bạc phơ, ông ta tỏ ra bực bội, khó chịu với sự hiện diện của hai người.

Nam và Nhung đành mau mau xuống thuyền trở lại đất liền, dù trong lòng không vui với thái độ khiêm nhã, không lịch sự của lão già chủ quán ăn kiêm đảo chủ.

Ngày 20 tháng 05 năm 2000. Nam về Vĩnh Long cùng mấy người bạn để xem lễ khánh thành cầu Mỹ Thuận, đây là cây cầu nối liền hai bờ sông Tiền đầu tiên của vùng đất phương Nam. Tại Tiền Giang xe cộ rất đông, nối đuôi nhau hàng cây số trên Quốc lộ 1A. Xe chở Nam được đi vào làn riêng vì có dán tem ưu tiên do người bạn cùng đi hôm đó là cán bộ bên đơn vị thi công. Lòng Nam đầy cảm xúc trên chuyến phà qua sông, đây là chuyến phà cuối cùng với mọi người. Ngày mai nó sẽ đi vào lịch sử, mãi mãi!

Từ xa cầu Mỹ Thuận hùng vĩ xinh đẹp nối nhịp hai bờ, dưới ánh nắng dịu dàng hoàng hôn.

Tối đó, Nam và nhóm bạn cùng đi, đành trải chiếu, mắc màn ngủ trong phòng khách nhà Nhung vì không thể có được một chỗ qua đêm, đêm ấy tất cả khách sạn, nhà nghỉ, phòng trọ tại Thành phố Vĩnh Long đều đầy khách.

Nhung cùng Nam và nhóm bạn đi ngắm nhìn cầu Mỹ Thuận bằng chiếc thuyền cũ kỹ, vì không thể tìm được chiếc nào khác tốt hơn. Họ trở lên bờ trước khi lễ khánh thành cầu Mỹ Thuận bắt đầu trưa hôm đó do cảm thấy không được an toàn.

Mười mấy năm. Nhung cũng không ít lần lên Thành phố, đa phần là mua vải vóc, kim chỉ, các phụ kiện may mặc. Nhung hay ở nhà cô bạn có cửa hàng đại lý nước ngọt, rượu bia trên đường Hậu

Giang quận 6, có lúc có cả Hoàng cùng lên theo Nam đến đón Nhung hai người đi ăn uống, đi nghe nhạc ở phòng trà ca nhạc sau đó. Nam thích nhạc nhẹ, nhạc trữ tình, nhất là các tình khúc nhạc sĩ Trịnh Công Sơn.

Nhung điện thoại cho Nam, nàng đang ở Thành phố làm visa sang Úc, giữa tháng 4 năm 2011.

Hai người đã bỏ lỡ cơ hội gặp nhau vì Nhung vào Thành phố đột xuất, Nam đang ở xuống cơ khí trên Thủ Đức không về được. Nam chỉ nghĩ Nhung xin Visa đi du lịch.

“Vậy hẹn gặp anh dịp khác nhé!” Nam cảm nhận được nỗi buồn thất vọng của Nhung qua điện thoại, anh không làm khác được dù trong lòng cũng rất nuối tiếc.

Mãi về sau anh mới được biết nàng lo thủ tục đi định cư.

Tháng 8, Nhung trở về Việt Nam, nàng lưu lại một tháng để giải quyết vấn đề nhà cửa ở Vĩnh Long. Nam không về thăm Nhung được vì lúc đó công việc trên xưởng rất bận rộn công nhân lại thiếu hụt.

Nhung lên Thành phố cuối tháng 8, Nàng hẹn gặp Nam chiều hôm đó ở quán cà phê Suối Đá đường Nam Kỳ Khởi Nghĩa quận 3.

Nam đến sau, đi cùng Nhung là cô bạn đại lý rượu bia nước ngọt ở quận 6. Nam từng ít lần ghé đó nên cũng quen biết cô ấy, cô vẫn trẻ trung không thay đổi nhiều.

“Xin phép anh, em về trước đây, giao lại Nhung cho anh, chào anh nhé!”

Nam và Nhung ngồi gần lại. Nam ôm lấy eo Nhung, thưởng thức biểu diễn piano của nhạc sĩ Nguyễn Ánh 9.

Sau một hồi, Nam chạy mua một nón bảo hộ, hai người chờ

nhau qua phòng trà Ân Nam đầu đường Võ Thị Sáu, hai người gọi hai ly nước ép trái cây, thêm một ly kem và hai cái thìa. Nhung thích ăn kem, hai người cứ thìa anh thìa em cho đến hết sạch ly kem. Nam ôm eo Nhung ngồi sát nhau, ca sĩ lần lượt lên sân khấu, với các bài hát trữ tình, đa số là tác phẩm của cố nhạc sĩ họ Trịnh. Lan Ngọc là ca sĩ hát khá hay tác phẩm cố nhạc sĩ Trịnh Công Sơn.

Nam đưa Nhung ra nhà xe trên đường Trần Phú tầm 10 giờ kém. Chờ cho Nhung lên xe Nam mới về nhà, lòng đầy luyến tiếc, nhớ nhung.

Nhung về Úc, ngày 4 tháng 9 hôm đó nhầm ngày chủ nhật Nam ra tiễn nàng tại sân bay Quốc tế Tân Sơn Nhất chiều hôm đó.

Nhung đến sân bay đã 6 giờ chiều, cùng đi là một số người thân, họ lên đón tiễn Nhung, chuyến bay sẽ khởi hành lúc 8 giờ 30 tối.

Hôm nay Nam thấy Nhung đẹp lạ thường, tuy nhiên có một nét buồn buồn và mệt mỏi qua ánh mắt. Quàng tay ôm lấy lưng Nhung, Nam và Nhung đi đến cửa vào làm thủ tục, hai người bắt tay và chào tạm biệt. Nam thấy lòng xót xa, thương nhớ, không biết khi nào lại gặp nhau.

Ngày trước, hai người thường hay chuyện trò qua điện thoại, Nam có cảm giác thoải mái hơn những lúc như vậy. Có lúc đến cả tiếng đồng hồ thường là buổi tối, Nam đang ở công ty một mình . “Anh có nhớ em không?” có lần Nhung hỏi Nam trong điện thoại.

“Anh nhớ em, nhớ rất nhiều”. Nam trả lời.

Bao năm quen nhau, chỉ một câu nói, câu nói chứa bao tình cảm chân thành, Nhung không khi nào đi quá giới hạn tình cảm trong sáng giữa hai người.

Nam nhớ, anh chỉ vòng tay ôm lấy eo Nhung những dịp hẹn nhau nghe nhạc trong phòng trà ca nhạc. Duy chỉ một lần, Nhung vô Thành phố, hai người rủ nhau đi chơi công viên văn hóa Đàm Sen, hai người thử chơi máng trượt trên cao Nhung sợ hãi kêu lên và ôm sát lấy Nam. Một cảm xúc mãnh liệt truyền từ bầu ngực Nhung sang như một dòng điện khiến anh như bị tê dại, ngây ngác. Kỷ niệm ấy Nam không bao giờ quên!

Ngày 10 tháng 9 năm 2018 Thủ Đức



## ĐÚA CON CỦA BIỂN

“Lạch cách... lạch cách...” cuối cùng tàu cũng chuyển bánh. Sau một hồi còi hụ kéo dài, toa tàu rung động, chậm chạp rời sân ga. Tàu nằm lại trên ga hon nữa tiếng cho tàu SE2 có ưu tiên đi qua để về ga Sài Gòn.

Tiếng động, những hành khách trên tàu bị đánh thức trong giấc ngủ. Trước tiên là tiếng òa khóc một đứa trẻ ở hàng ghế phía trước, tiếng dỗ nhẹ của người mẹ, tiếng ho sùi sụt của một ông già mặc bộ bà ba đen ngồi xa một góc trái, một cặp thanh niên nam nữ ngồi phía trước, cách chỗ Toàn ba hàng ghế đang vui chuyện to nhỏ, uống nước bằng ống hút, còn một số người ngồi phía sau anh chắc họ đi lên Thành phố nào đó làm việc, tất cả đều mang vali hay hành lý xách tay, một số còn lại là người buôn chuyển, họ kéo theo một số bao tải hay thùng giấy hàng hóa, toa xe trống rỗng, chỉ tầm hai mươi hành khách.

Toàn ngồi bên cửa sổ trên miếng ván nhỏ là nửa ổ bánh mì ăn dở, chiếc ly nhựa còn một nửa café đá, một gói thuốc là Jet và cái

bật lửa, đây là gói thứ hai anh vừa mua ở trên ga.

Toàn lấy điếu thuốc ngậm lên môi, bật lửa lên anh hít một hơi sâu chốc lát, nhả từ từ, cho khói thuốc thoát ra miệng, khói bay lên bị gió cuốn đi, anh hóp một ngụm café còn lại, rồi vứt nó ra cửa sổ.

Tàu lửa đã ra khỏi Thành phố, nhiều đoạn đường ray men theo quốc lộ, nhưng tàu vẫn chạy theo bờ biển cát trắng, cồn cát trập trùng, từng hàng phi lao bất tận... Đêm yên lặng, ngoài tiếng kêu lạch cách của chuyến tàu đi trong đêm.

Đêm nay trăng sáng, bãi cát trắng xóa mờ ảo, xa xa là con sông. Trên sông có những ngọn đèn lơ lửng của tàu cá, gần đó dưới một quả đồi chọc là một làng chài, có một ngôi nhà gỗ đã cũ kỹ, người mẹ, anh An, Ngọc đứa em gái tội nghiệp của anh, nó bị tâm thần nhẹ từ nhỏ. Sau một lần bị bệnh sốt cao, và ở ngôi làng đó, có Hồng, có dì Năm... có bao nhiêu kỷ niệm vui buồn với trái tim tổn thương, ân hận.

Ngôi làng chài nằm cách không xa lăm một cầu cảng nhỏ, cá đánh bắt được đa phần được thương lái thu mua chở đi, và đây cũng là nơi trung chuyển các thủy hải sản qua sơ chế của làng chài.

Con kênh nước chảy trong veo mát lạnh, lại là dòng nước ngọt, mọi sinh hoạt đời sống làng chài đều dựa vào con kênh này. Toàn và bọn trẻ con trong làng chài thường xuyên bơi lội đùa chơi trong con kênh này.

Ngôi làng chài có chừng một trăm hộ dân, nhân khẩu tầm năm trăm người, cuộc sống dân làng chài chủ yếu dựa vào nghề đánh bắt từ bao đời nay, sống nhờ biển cả, đa phần thuộc diện nghèo, cơ cực trong đó có gia đình Toàn.

Ngôi làng chài hình thành chủ yếu với hai dải phố nằm trên con đường lót đá phiến xanh dài khoảng năm trăm mét, nhà cửa xây dựng khá khang trang, có nhà cao từ hai ba tầng. Khu phố này sầm uất, vui nhộn hẳn lên ba năm trước khi dòng điện được kéo về đây, ngoài các cửa hàng buôn bán lương thực thực phẩm, tạp hóa, quán cơm, quán cafe, công cụ đánh bắt, nông hải sản, quán nhậu, lò rèn, còn có cả tiệm tóc, làm đẹp, quán karaoke, tiệm game v.v.

Vài năm gần đây một phần nhờ hải sản được giá do thương lái thu mua ché biến xuất khẩu, thêm một số tuổi trẻ lần lượt kéo đi mưu sinh nơi khác, cuộc sống làng chài có phần đổi thay.

Làng chài không có trường học, ngoài một trường mẫu giáo, một nhà trẻ tư nhân, học sinh tiểu học ở xã lân cận, còn trung học phải học trên huyện, cách xa vài km, phần đường sá xa xôi, và đời sống người dân vẫn nhiều khó khăn, thanh thiếu niên trong làng cố gắng lắm học hết cấp 2, chỉ một ít gia đình khá giả học hết cấp 3, vài năm gần đây cuộc sống được vươn lên đã có học sinh thi vào cao đẳng, đại học.

Thuộc diện khó khăn trong làng chài, nhưng lúc cha còn, hai anh em An và Toàn được cắp sách đến trường, ông bảo đời mình đã khổ cực suốt đời, muốn thoát nghèo, chỉ có học, học là con đường duy nhứt để vươn lên. An và Toàn là học sinh giỏi, năm nào đều nhận được khen thưởng của nhà trường, học trường công, được học bổng, hy vọng một tương lai tốt đẹp.

Tuy nhiên tất cả biến thành mây khói, trong chốc lát...cha Toàn gấp nạn trong một chuyến ra khơi. Gia đình Toàn khi ấy rất đầm ấm, hạnh phúc, tuy nghèo, thương chồng cực nhọc bà ráng

dành dụm ít đồng mua thêm một món đồ xào như thịt bò xào cù hành tây, hay giò heo kho nước mắm, hai món khoái khẩu của cha Toàn.

Nói vậy thôi, chú cha Toàn đâu có ăn một mình, ông gấp vào mẹ Toàn một miếng và bảo :

- Bà ăn một miếng đi, bà không ăn tôi ăn sao vui cơ?

Và sau đó là Bé Ngọc, đứa con gái đáng thương, rồi đến hai cậu con trai yêu quý.

Mẹ Toàn nhìn chồng, đôi lúc bà không cầm được nước mắt. Ngọc vui nhứt nó reo lên sung sướng, cha Toàn nói: tuổi bọn nhỏ đang tuổi ăn tuổi lớn, mà nhà mình lại nghèo, tội thật.

Hôm ấy, tàu cá cha Toàn đang tác nghiệp trên biển. Trời chuyển gió đột ngột, sóng biển trồi lên từng cái, sóng cao trên 4,5m, tàu cá chao đảo dữ dội, như chiếc tàu lá, rồi tàu cá bị đầm chìm sau đó, bảy thuyền viên trên biển đã được một chiếc tàu lớn cứu vớt, ba người mất tích, trong đó có cha Toàn, về sau người ta mới biết lúc nguy cấp, trước lúc tàu bị chìm cha Toàn đã liên tiếp phát đi tín hiệu cầu cứu về Trung tâm cứu nạn cứu hộ trên biển. Trung tâm đã phát đi tín hiệu yêu cầu sự cứu giúp của những tàu biển xung quanh và các thủy thủ đã được cứu, một vài thủy thủ khẳng định không thấy cha Toàn rời tàu trước khi tàu chìm xuống đáy biển.

Hung tin báo vè, cả nhà gào khóc thảm thiết, mẹ Toàn ngất đi nhiều lần, tất cả gần như sập đổ trong chốc lát.

Thi thể cha Toàn được tìm thấy vài ngày sau. Đám tang được sự giúp đỡ của MTTQ, hội phụ nữ, chính quyền sở tại, nhứt là bà con trong làng chài, chú Bảy, chủ tàu cá đứng ra lo mọi hậu sự, ông

còn để lại một khoảng tiền để tạm ổn định cuộc sống cho gia đình tang gia.

Mất đi trụ cột gia đình, cuộc sống vốn khó khăn nay lại khó khăn thêm, mẹ Toàn không thể làm gì được vì luôn phải chăm lo cho đứa con gái bị bệnh thần kinh nhẹ, bà nhận lãnh một số lười cá về vá, nhưng công việc cực nhọc, tiền chẳng được là bao, và lại bà cũng không muốn phải nhờ vào sự giúp đỡ của chú Bảy, sự cố xảy ra, ông không tiếc về tài sản tổn thất, mà đau buồn mất đi một trợ thủ đắc lực, cũng là một bạn già lâu năm.

Hai anh em An và Toàn quyết định thôi học, hy vọng học để đổi đời, ước mơ của người cha khi còn sống coi như đã tắt và tan biến theo bọt biển.

Chú Bảy quyết định gọi hai đứa nhỏ về làm việc cho mình.

19 tuổi An có dáng dấp người cha quá cố, anh cao to, khỏe mạnh. Khuôn mặt khắc khổ, đôi mắt to sâu đuôi lông mài đen đậm và nước da ngăm đen.

Toàn giống mẹ, nhỏ con hơn người anh, chàng trai có dáng vẻ thư sinh, khuôn mặt tròn, làn da trắng, tóc dày và đen, tính tình hơi dứt dắt, ít nói. Toàn nhỏ hơn An hai tuổi.

Thời trai trẻ chú Bảy cũng đi biển đánh bắt, giờ ông không đi nữa lo việc trên đất liền, ông thuộc gia đình khá giả, ông có bốn cô con gái, hai cô đã lấy chồng ở trên huyện, gia đình bên chồng làm nghề buôn bán, kế đó là Hồng, năm nay đang học cấp 3, cô út cấp 2.

Ở cái làng chài này, chú Bảy là người nhiều uy tín, tánh hiền hậu, hòa đồng hay giúp đỡ người làng khi gặp khó khăn, hoạn nạn, bệnh hoạn hoặc ma chay, và tạo công ăn việc làm cho hàng chục

dân làng.

Hồng là cô gái xinh đẹp nhứt trong bốn chị em, 17 tuổi cô đã có một thân hình thật cân đối, có bộ ngực căng tròn, khuôn mặt trái soan, đôi mắt sáng lung linh, dưới sóng mũi thẳng đẹp là đôi môi đỏ mọng và mái tóc đen mượt óng ào tasia lên bờ vai, cô có làn da trắng hồng giống mẹ, dù sinh sống vùng nắng nóng biển mặn.

Hồng và hai anh em An và Toàn đều là bạn học cùng trường, An trên 2 lớp, Toàn và Hồng học chung lớp, cũng chơi thân từ nhỏ.

Lớn lên, Hồng có tình cảm với An, nhưng An tỏ ra lơ là lạnh nhạt, cô tình tránh né nàng. Toàn lại thầm yêu Hồng, trái lại, Ít lâu sau An bắt đầu tập sự ra biển, thường kéo dài mười ngày nữa tháng mỗi chuyến ra khơi. Tàu sẽ được đưa vào bờ tu sửa bảo dưỡng ít hôm sau khi về.

Nhằm ngày nghỉ học, Hồng thường tìm cách gần gũi An, Hồng trắng hồng xinh xắn, An cao to khỏe mạnh, ngăm đen An luôn luôn cố tránh gần Hồng, anh không muốn những ánh mắt dèm pha, ghen kỵ đài với sự có mặt của cô tiểu thư ông chủ bên mình - một công nhân nghèo khổ rách áo ôm.

Riêng chú Bảy, là người từng trải, ông đã biết đứa con gái quý mình lấy lòng thương yêu An, ông cũng động lòng bởi tấm lòng cô con gái mình dám yêu thương chàng thanh niên nhà nghèo không khác người vợ mình khi xưa. Ông nhớ lại khi xưa, ông cũng từng là một chàng thanh niên nghèo và... đã có lần chú Bảy nói khẽ với người bạn đời:

Thằng nhỏ siêng năng, ngoan ngoãn, hiền lành, coi cũng được chứ!

Bà Bảy cũng có cảm nghĩ như chồng, bà xem anh em An và Toàn như con cái trong nhà... từ ngày cha Toàn gặp nạn trong chuyến ra biển cách đây mấy năm.

Ông bà lâu nay có một nỗi buồn thầm kín, tuổi đã ngoài năm mươi, nhà khá giả nhưng không ai nối dõi, lo việc thờ tự về sau. Bà cũng gật gù với chồng.

Cứ để nó tự nhiên, chuyện tình cảm, duyên nợ tùy duyên, mà tôi thấy thằng nhỏ cũng được đó!

Bà cũng muốn có một người đàn ông trong nhà, cho đồng đúc hơn.

Toàn bắt đầu ra biển, đó là định mệnh, là qui luật muôn đời của những đứa con của biển.

Toàn ói hết những gì đã ăn, ói đến xanh cả mặt nãm liệt trong khoang tàu, mắt không mở lên nổi, bầu trời u tối, gió thổi thật mạnh kèm theo từng đợt sóng biển cao trên 2 - 3 mét nhồi lên tới tấp, chiếc tàu chao đảo dữ dội, tưởng như sẽ bị sóng gió đánh chìm bất cứ lúc nào.

Ngày thứ ba, Toàn tỉnh dần sau mấy hôm nãm mê man chẳng biết ăn uống là gì, dù đâu anh vẫn đau nhức dữ dội, cơn sóng gió cũng đã đi qua, biển lại bình yên, nắng chan hòa, gió mát dịu dàng, chú hai, tài công nói:

- May cho cậu, đây chưa phải là bão đó, nhưng không sao, vài lần rồi sẽ quen thôi.

Tàu cả trở về, độ mười hôm sau, vốn không có vấp dáng to khỏe như An. Toàn da đen cháy nắng, khuôn mặt hốc hác, người gầy hẵn đi thấy rõ, anh cũng cứng cáp không còn vẽ thư sinh ngày

nào.

An chưa về, anh trên con tàu khác, con tàu mới đóng sau này, có thể xa khơi hơn do công suất lớn hơn. Toàn hẹn Hồng gặp nhau trên bãi biển gần đường vô làng chài.

Hoàng hôn thật đẹp, nắng chiều không còn nóng gắt, bãi cát trắng mịn với hàng phi lao xanh tốt, hai người lặng lẽ bước đi. Xa xa tiếng sóng vỗ bờ, Hồng trông thật đẹp với chiếc áo pull đỏ tươi vừa người, vẫn chiếc quần jean màu xanh đậm, khuôn mặt xinh xắn, nàng chỉ trang điểm thật nhẹ nhàng, với đôi môi đỏ mọng, đôi mắt đen tròn, những sợi tóc phất phơ trong gió, lúc bay cả vào mặt Toàn.

Lấy hết can đảm, Toàn nắm lấy tay Hồng, nhìn nàng say đắm. Hồng nhẹ nhẹ rút tay ra, nàng cúi đầu tránh tiếp ánh mắt Toàn, nàng nói khẽ:

- Sao vẫn chưa thấy anh An về, đã ra biển hơn nữa tháng rồi nhỉ?

Hai người dừng chân, leo lên ngồi trên phiến đá phẳng hướng ra mặt biển, xa xa bóng tàu thấp thoáng, đàn chim bay đượm ríu rít trên bầu trời.

Hai người đi về làng với hai tâm trạng và nỗi buồn. Hồng chủ động nắm lấy bàn tay Toàn.

- Em cảm ơn anh, chúng ta vẫn là bạn tốt đúng không?

Toàn im lặng không nói gì, tim anh bị đau nhói, và cảm giác bị tổn thương khi bị từ chối sự tỏ tình!

Chia tay góc cây bàng cổ thụ đầu làng rồi Toàn vừa đi chân anh vừa đá cục đá cuội, tiếng động khiến con chó màu nâu to lớn

phóng ra từ trong bóng tối. Nó sủa liên hồi, đôi mắt dữ tợn, nhe hàm răng sắc nhọn, Toàn liền dừng bước đứng lại, con chó rất ma quái, nó cũng dừng lại một hồi, nó khum người xuống và tiến lại dần, nhanh như chớp, Toàn khum xuống nhặt lấy 2 viên gạch đinh người ta vứt bỏ nơi góc tường, anh mạnh tay ném vào con vật, nó né được viên đầu, tiếp viên thứ 2 trúng ngay đầu con chó, đau đớn, nó hú lên co giò chạy húc vào bóng tối.

Nhà Toàn nằm trong con hẻm nhỏ, ở đây có tất cả mười mấy căn nhà, họ đều là những hộ nghèo, nhà Toàn nằm sâu trong ngoèo, một căn nhà dựng bằng gỗ tạp mái tôn cũ kỹ, tầm 34m. Nhà có một cái gác lửng, nơi ngủ hai anh em An và Toàn. Căn nhà được chia đôi bởi một tấm vách ngăn phía trước, chính giữa đặt chiếc tủ bằng gỗ, trên để khung ảnh cha Toàn, lư sành, bộ đèn cầy nhựa mạ vàng, một cái dĩa để hoa quả, hai cốc đựng trà, một bó nhang thơm.

Bàn thờ thổ địa thần tài nằm kê chân bàn thờ sát cửa ra vào nhà trong. Chiếc bàn gỗ vuông đặt sát vách tường bên trái gần cửa sổ, bốn cái ghế nhựa màu đỏ, trên bàn để một bộ ấm trà bằng sành, một phích nước Rạng Đông màu đỏ có hình bông hoa loại to, phòng ngủ cha mẹ Toàn ở phía trong. Trước có thêm một chiếc giường đơn dành cho Ngọc, em gái Toàn, giờ đã được tháo đi, Ngọc lên ngủ chung với mẹ sau khi cha mất.

Ngọc đã 15,16 tuổi, con bé cũng khá xinh xắn dễ thương, Ngọc bị bệnh thần kinh nhẹ sau một lần bị ốm và sốt cao năm năm tuổi, có thể do di chứng để lại. Hồi nhỏ Ngọc cũng từng đi học, chỉ được một thời gian ngắn, đành bỏ học ở nhà do mấy đứa bạn thường hay trêu chọc, xa lánh, hiếp đáp. Một lần, Toàn đã đánh một

bạn học cùng lớp do Ngọc bị bạn áy xô ngã, trán bị chảy máu. Toàn bị phạt nghỉ học một tuần, phê vào bản hạnh kiểm.

Sau cha mất, Ngọc hay ngồi trước cửa nhà, cầm cây tre vẽ một chiếc tàu, vẽ một người trên tàu. Ngọc hay hỏi Toàn:

- Sao ba chưa về nhỉ anh ba? em nhớ ba quá!

Toàn đau nhói cả lòng, anh dỗ dành đứa em gái đáng thương:

- Ba bạn đi biển, mai mốt ba về với em.

Cảm thấy bị tổn thương bởi tình yêu không được Hồng đáp lại. Toàn trở nên u buồn chán nản, làm lì, lòng Hồng cũng trắc ẩn, thương cảm, nàng không muốn làm tổn thương trái tim anh chàng.

Điều An, anh chẳng hay gì cả, anh chỉ thấy khó hiểu về sự thay đổi kỳ lạ của đứa em tính tình vốn vui vẻ hiền lành.

Ban ngày Toàn chui đầu chui cổ vào công việc nếu những ngày không ra biển.

Buổi tối Toàn và bọn thanh niên hay thủy thủ tụ tập năm kéo nhau đi hát karaoke, đi nhậu nhẹt nơi quán cốc đèn khuya. Toàn về trong bộ dạng say xỉn, có lúc phải để bạn nhậu dùi về trong cơn mê xin.

Toàn ói mửa, mắt mờ không ra, miệng lảm nhảm những câu nói bà nghe không rõ, lúc thì anh khóc như một trẻ con, mẹ Toàn rất đau lòng, bà lại không hiểu những gì đã xảy ra với con mình.

Hồng bỏ ý định vào đại học, sau khi tốt nghiệp PTTH. Nàng ở nhà phụ cha mẹ lo việc gia đình.

Lễ cưới Hồng và An được cử hành vào mùa xuân năm sau.

Căn nhà cũ kỹ được tu sửa lại, giấy màu có in chữ "Hỷ" được dán lên vách tường, bàn thờ được thay bằng chiếc tủ gỗ cẩm lai,

trên bàn thờ đặt chiếc lư đồng bóng đoán cùng cặp đèn cầy cũng bằng đồng, một bên vách trên chữ “Song Hỷ” có hàng chữ “Lê Tân Hôn Chí An - Bích Hồng ngày xx tháng xx năm xx

Mẹ Toàn là người vui sướng, hạnh phúc nhất từ ngày chồng mất, bà lo lắng đủ bè, nay thấy đứa con lớn đã thành gia lập thất.

Hôm tân hôn, bạn bè An tháp tùng chú rể và gia đình đi qua nhà đàn gái đơn giản nhưng không kém phần trịnh trọng, cô dâu được xe hoa rước về nhà đàn trai để làm lễ cúng ông bà tổ tiên và ra mắt họ hàng, hai nhà chung vui trà bánh sau nghi lễ theo tục lệ bên nhà gái.

Trưa đến chú Bảy đãi tiệc trên sân nhà bên hông nhà, tất cả bà con làng chài đều được mời đến chung vui, đặc biệt món ăn được đặt tại nhà hàng Thiên Ký - một nhà hàng lớn có tiếng trên thị xã, với các món ăn người Hoa, thịnh soạn hấp dẫn, làng chài được một phen vui như trẩy hội.

Đôi vợ chồng son trẻ được đưa lên thị xã, nghỉ ngơi trong một khách sạn sang trọng đã được đặt sẵn, sau buổi tiệc hôm đó, ba ngày sau, họ trở về ở bên nhà chú Bảy.

Hôm đó, Toàn uống thật nhiều từ lon này qua lon khác và cuối cùng anh say siết niết nằm liệt trên giường mẹ, mãi chiều hôm sau mới tỉnh dần, mới ngồi dậy được, Mẹ Toàn bị thót tim, một lần trong cơn say mê man Toàn đã gọi tên Hồng và khóc nức nở, vẻ đau khổ, bà lo âu, phân vân, không biết phải làm thế nào, bà không ngờ Toàn lại si tình người con gái đó, nay đã là chị dâu của nó!

An lại tiếp tục ra khơi ít hôm sau đám cưới, Hồng cũng vậy, lo giúp cha quản lý công nhân làm việc hàng ngày, và sổ sách kế toán

thu chi, vợ chồng An thường về thăm mẹ và bé Ngọc, Hồng không quên mua quà tặng mẹ chồng và cô em chồng. Ngọc rất vui và có cảm tình với chị dâu. Toàn luôn có tình lẩn tránh mỗi lần Hồng xuất hiện. Mẹ An rất xúc động, bà rất yêu quý cô con dâu biết hiếu thảo mẹ chồng, thương yêu bé Ngọc, dù có là một tiểu thư nhà khá giả, nhưng trong thâm tâm thầm kín, bà vẫn giấu kín một nỗi lo, một bí mật về Toàn, tình cảm đối với Hồng...

Toàn thường xuyên say xỉn, bất kể ngày đêm. Thấy đứa con yêu quý ngày càng gầy gò, hốc hác, tiêu tụy, bà không biết phải làm gì ngoài lo âu, xót thương!

Quán nhậu Dì Năm là tụ điểm của Toàn và bọn bạn nhậu. Quán dì Năm thuộc loại quán nghèo. Dì Năm bán rượu bia, nước ngọt, còn các món nhậu chỉ có các con cá khô, mực khô, hột vịt lộn, mì gói, bánh kẹo, cúc, ổi, xoài quán dì Năm giá bình dân lại được cho ghi số. Tính dì Năm hiền hòa, vui tính nên cũng đông khách tới lui.

\* \* \*

Tuổi ngoài 40, sống đơn thân nhờ vào cái quán nhỏ. Dì Năm là người phụ nữ đáng thương, quê quán miền Trung, gốc Bình Định, tốt nghiệp cao đẳng sư phạm dạy học trường THCS trên huyện, duyên nợ khiến Dì gặp và phải lòng chú Năm. Dì xin nghỉ dạy về làng chài, rút từ tiền tiết kiệm và tiền hưu. Dì Năm sửa chữa lại căn nhà tôn cũ nát của chồng. Dì mở một quán nhậu, chú Năm vẫn tiếp tục ra khơi đánh bắt, cuộc sống trôi qua yên lành dù không có con cái sau mấy năm chung sống.

Bí kịch bất ngờ ập đến Chú Năm gấp nạn trong chuyến tàu ra

khoi định mệnh, chung với cha Toàn, bỏ lại Dì Năm sống trong cô đơn, u buồn và cái quán nhở này.

Một hôm, tàu cá Toàn không ra khơi, anh cùng với nhóm bạn nhau lại kéo đến quán Dì Năm, mãi đến khuya, bọn chúng lần lượt bỏ về, bỏ lại Toàn say khướn khượt gục ngã trên bàn nhậu.

Trong cơn say xỉn Toàn có cảm giác được ai đã dìu lên rồi bỏ nằm trên giường, rồi áo quần lần lượt được cởi ra, rồi một hồi Toàn cảm giác có cái gì mềm mại nóng bỏng đè lên người anh, có cái gì áp lên môi và hôn anh, anh muốn nghẹt thở, mắt không thể mở ra, tay anh quờ quạng theo bản năng, tay anh đụng vào cái gì mềm mại căng tròn có hai núm nhỏ cứng nhọn từ đâu thòng xuồng, anh sờ bóp theo bản năng. Đột nhiên, một cảm giác thật lạ xuất hiện dưới phần thân thể, dường như người anh muốn nổ tung, lửa đang cháy, mặt anh đỏ bừng, môi khô ran, anh rung hẩy lên, rồi dần dần thiếp đi, không còn cử động nữa, thi thoảng Toàn nói lắp bắp, có lúc anh cười, lúc lại khóc.

Khi thức dậy, Toàn cảm giác đầu mình đau nhức như bị búa bổ vào, cổ họng khô rát. Kinh hoàng khi phát hiện mình trần truồng nằm trên chiếc giường ngoài chiếc quần lót, dưới tấm chăn màu xám đậm, một người ngồi bất động, qua ánh sáng mờ nhạt từ màn che cửa sổ. Dì Năm ngồi nơi mép giường như một pho tượng không biết từ lúc nào, bộ đồ anh treo trên cái móc ở vách tường.

Toàn chồm lên với tay giựt lấy bộ đồ móc trên vách mặc vào, anh hỏi:

- Ủa, Dì Năm sao tôi lại nằm đây, mà sao tôi...?

- Tôi qua, cậu say xỉn quá, không về được, nên nằm lại. Dì

Năm nhìn ra cửa sổ qua tấm màn mỏng.

Giờ Toàn đã tỉnh hẳn, những gì xảy ra tối hôm qua cũng dần trở lại, dù dứt đoạn, mơ hồ, anh biết mình làm một chuyện tùy trời, trong cơn say nhưng anh vẫn không dám tin đó là sự thật:

- Mà tại sao...

- Cậu Toàn, xin cậu tha lỗi cho tôi, mấy năm nay tôi sống trong cô đơn, lạnh lẽo, cái nhà này nó không khác gì ngôi mộ tối tăm, tôi sống với cái bóng tôi, từ ngày chú Năm không còn. Tôi cũng là một con người, một con người có da có thịt, có cái bản năng cần thiết của con người, khao khát về tình cảm và mọi cái, ngoài cơm nước ba bữa.

Dì Năm vẫn ngồi đó. Dì nói chậm chạp, khe khẽ, như nói trong hư không, hay dì chẳng nói với Toàn, mà là đang tự sự.

Toàn đứng lên lấy chân khiều lấy hai chiếc dép nhựa dưới ngầm giường, cửa quấn khép hở, anh xô nhẹ cánh cửa bước ra lặng lẽ trở về nhà. Toàn không muốn oán trách Dì Năm, bà ấy cũng là người đàn bà bất hạnh, đáng thương, anh tự trách mình đã tự đánh mất cái trinh trắng đầu đời chỉ vì say xỉn bét bát của mình.

Dì Năm vẫn ngồi đó, nơi mép giường, cái giường dấu vết hoan lạc đêm qua còn đó, dường như cả hơi ấm và mồ hôi vẫn chưa phai nguội, tay dì sờ nhẹ hai bầu ngực, cảm giác nó vẫn căng cứng, hai núm vú ran rát, mình mẩy ê ẩm, tay chân nhức mỏi. Chuyện xảy ra đêm qua dì không dám nghĩ nó có thật, dì tưởng tượng chỉ là giấc mơ, dì thấy day dứt, ân hận, hổ thẹn. Nhưng những giây phút tê mê khó tả dù người thanh niên ấy tỏ ra rất ngờ nghênh trong chuyện ấy, đối với dì Năm đã nhiều năm không hề có quan hệ với ai khác, từ

ngày chòng mát.

Bắt chợt, Dì Năm nhớ lại nhiều lần Toàn gọi tên Hồng - chị dâu cậu ta.

Toàn có tình cảm với cô ấy, những gì thô lộ lúc say xỉn không thể là giả, nếu vậy mối tình này sẽ đi về đâu sau này?

Những ngày sau đó trôi qua buồn tẻ, nặng nè. Toàn có gắng hết sức để không nghĩ đến Hồng, anh cũng tránh gặp cô dù những lúc qua làm việc ở nhà chú Bảy. Trong những khi tàu không ra khơi, Toàn trở lên làm lì, ít nói, gầy đi thấy rõ. Mẹ Toàn lo âu, Toàn thì không mở miệng câu nào dù mẹ anh có gạ hỏi đi nữa.

Duy chỉ Hồng, nàng biết rõ, nàng day dứt, thương xót, nàng không ngờ Toàn lại si tình đến vậy!

Quán nhậu Dì Năm trở thành tụ điểm thường xuyên của Toàn và bọn bạn nhậu. Toàn về trong tình trạng say liêng xiêng, bước đi loạn choạng, nồng nặc nặc mùi rượu, nôn mửa đầy nhà, và nằm vật trên giường không biết trời trăng là gì, có lúc Toàn không về nỗi, ngủ luôn trong quán Dì Năm..

Toàn được Dì Năm gọi dậy sáng sớm hôm sau trong tư thế không có một mảnh vải che thân. Toàn gần như không còn mơ ước gì, ngoài khao khát những hoan lạc, ham muốn xác thịt, rượu chè béo bét, anh ngày một gầy gò hốc hác, tiêu tụy thấy rõ.

Một hôm, Hồng hẹn Toàn, hai người gặp nhau trên bãi biển vào một buổi chiều, hôm đó tàu An ra biển chưa về.

Hoàng hôn thật êm đềm, nắng chiều đã dịu đi, Hồng với chiếc áo pull màu hồng tươi, quần jean xanh lợt, với một thân hình thật đẹp, mái tóc đen mượt pháp phói giờ chiều, đôi mắt tròn lung linh,

đôi môi hồng mộng, với khuôn mặt trang điểm nhẹ nhàng, toát lên nét đẹp tươi trẻ, đầy sức hút, những sợi tóc mây thỉnh thoảng bay phấp qua mặt Toàn, tỏa một mùi thơm thanh nhẹ khiến anh ngây ngất lảng lánh.

Hồng bước đi nhè nhẹ trên lòn cát mịn, hàng phi lao xanh tốt, tiếng sóng vỗ vào bờ trùng trùng không ngớt từ ngoài khơi, Hồng nói khẽ:

- Em biết tình cảm anh dành cho em, em sẽ giữ mãi trong đáy trái tim, em xin lỗi anh, em chỉ có thể chọn một trong hai, không làm khác được, mong anh hiểu cho em.

Toàn im lặng bước đi, anh thấy lòng nhoi nhói đau, hai bóng người kéo dài trên bãi cát, dưới nắng chiều.

Anh hãy phán chán lên, đừng tự giày vò bản thân nữa, anh làm vậy khiến bao người đau xót, ba anh cũng không muốn thấy bộ dạng anh như vậy, nếu như ông ấy có linh thiêng.

Hai người dừng chân bên một phiến đá đen, Toàn ngước mắt lên nhìn người mình yêu say đắm, mặt anh nóng lên, như có ngọn lửa đang bùng cháy trong máu. Ánh mắt Toàn khiến Hồng dường như bị thôi miên, ngực cô phập phồng bởi trái tim đẹp thình thịch, hơi thở cô phà nhẹ vào mặt anh.

Đột nhiên, Toàn chồm tới, ôm choàng lấy Hồng, anh xiết chặt lấy Hồng vào lòng mình. Đôi môi cháy bỏng áp chặt lên môi Hồng, nụ hôn nóng bỏng, mùi rượu, thuốc lá, nàng gần như bị choáng ngợp, nàng chưa kịp phản ứng, đầu óc quay cuồng .Với bản năng, Hồng vội ôm chặt cổ Toàn để không bị tuột ngã, giờ nàng không còn đủ sức để đứng vững, bầu ngực căng tròn của Hồng bị ép chặt

vào lòng ngực chắc khỏe của Toàn, dường như có một nguồn điện nào đó truyền qua bầu ngực, nhứt là hai núm vú đã căng cứng của nàng một cảm giác tê mê tột độ chưa từng có, nàng nhắm nghiền đôi mắt trong vô thức, nàng đắm chìm trong vòng tay xiết chặt, nụ hôn vũ bảo của Toàn.

Rất lâu, rất lâu, thời gian dường như dừng trôi, hoàng hôn cô tịch, chợt tỉnh giấc cơn mơ, Toàn hoảng hốt buông thả hai tay đang ôm chặt Hồng, nàng đảo lảo muôn té ngã do anh đột ngột buông tay khỏi người nàng. Toàn vội ôm choàng lấy Hồng lần nữa để nàng đứng vững trở lại. Anh lùi lại phía sau, cúi thấp lùi về phía sau, ánh mắt hoảng sợ, Toàn đã nắm xuống bãi cát, anh gào khóc trong hoảng loạn tột độ, hai tay nắm chặt tự đấm thình thịch vô đầu mình gào khóc thảm thiết:

- Xin lỗi em, anh xin lỗi em, anh không phải con người, anh là một kẻ khốn nạn...

Hồng đứng đó, như một pho tượng, mái tóc đen mượt của nàng phát phói trong gió chiều, nàng im lặng, nước mắt làm ướt cả hai má nàng. Nắng chiều khuất dần dưới rặng hàng dừa bên kia sông, bầu trời cũng dần tối đi, đàn chim ríu rít thưa dần, họ đã trở về tổ. Toàn nắm ngửa trên bãi cát, đôi mắt đỏ ngầu nhìn lên bầu trời, hơi thở nặng nề, nhưng không còn gào khóc nữa, như cái xác không hồn. Hồng lấy tay chải gọn lại mái tóc rối, nàng khom người đưa tay cho Toàn nói khẽ:

- Thôi, mình về đi anh, trời tối rồi. Toàn từ từ ngồi dậy, đứng lên một cách mệt nhọc, gần như không thể đứng vững bằng chính đôi chân anh, nét mặt bơ phờ, đôi mắt không hồn, môi khô rát, hai

vai rũ xuống dường như bại liệt, lặng lẽ, Hồng lấy tay phủi đi cát bẩn trên đầu tóc, trên mặt và quần áo Toàn.

Trong thâm tâm, Hồng cảm động, thương xót Toàn, kẻ si tình sâu đậm, nàng thấy mình cũng có lỗi, với những gì vừa xảy ra, những nụ hôn cháy bỏng những va chạm khiến nàng tê mê...

Theo sau Hồng, Toàn lê bước chậm chạp lẳng lặng. Bầu trời đã tối hẳn, làng chài hai dãy phố trên con đường lớn duy nhất đã lên đèn.

Đến gốc cây bàng to cành lá um tùm, Toàn dừng lại bên miếu thổ Địa nhỏ, anh không đi tiếp mà ngồi trên tảng đá dưới gốc cây, chờ cho Hồng đi một lúc sau. Toàn mới đi vô làng, anh không về nhà, mà đi thẳng tới quán nhậu dì Năm...

“Lạch cách...lạch cách” chuyến tàu lướt đi trên đường ray, xuyên qua sương đêm mịt mù, hít từng ngụm thuốc, nhả từng cuộn khói. Toàn nghĩ đến trạm đến của anh - một chân trời xa lạ, một rừng núi heo hút, Toàn không còn quan tâm điều đó, anh chỉ mong rời xa cái làng chài đầy những nỗi buồn, và chạy trốn ánh mắt lung linh, hờn trách sau những sợi tóc đen mượt trong giờ hoàng hôn, đôi môi đỏ mọng, nụ hôn cháy bỏng ngọt ngào... những quan hệ mơ hồ trong quán dì Năm, ngôi nhà cũ kỹ trong xóm nghèo người mẹ cá đời sống vì chồng con, đứa em gái tội nghiệp, còn anh An giờ khắc anh đang đứng trên boong tàu nhìn về đất liền, làng chài, nhớ về người thương yêu của mình.

Toàn ngủ thiếp trong tiếng kêu lạch cách của bến xe trượt trên đường ray.

02-10-2020

# NHỚ THỊ TRẦN MÙA THU NĂM ẤY



Anh trở lại Củ Chi sau bao năm xa cách - cũng vào một ngày đầu thu gió nhẹ.

Củ Chi đã thay đổi thật nhiều, ven theo QL 22, những toà nhà cao tầng mọc san sát hai bên đường, đường xá thăng túng khang trang, khó ai hình dung được đây từng là một vùng đất một thời khói lửa chiến tranh.

Chợ Củ Chi - ngôi chợ trong ký ức năm xưa không còn, trước mắt là trung tâm thương mại Củ Chi - một toà nhà hai tầng hiện đại được xây năm nào, hai bên là hai dãy kiot, phía sau vẫn là hai dãy nhà phố cửa hàng, tiệm buôn, được phân cách bởi con đường nhựa nhỏ, anh lặng lẽ đi tìm hai kiot em và chị em, nhưng không còn dấu

tích nào, và em, người cô gái năm xưa giờ đã về đâu?

Năm ấy, anh được biệt phái về Củ Chi, phụ trách kê toán cho một đơn vị của ngành xây dựng, người tiền nhiệm xin nghỉ một thời gian vì vợ ôm nặng và có con nhỏ không ai trông nom, hai đơn vị cách nhau không xa lăm, chừng 50 cây số gì đó. Phòng anh có cả thảy bốn nhân viên, anh quản lý về sổ sách, công việc cũng không quá bận rộn, ngược lại anh phải tự lo đời sống hàng ngày, lương bổng vẫn nằm đơn vị góc, thế là ba bữa ăn anh phải tự lo, anh phải ra chợ mua thức ăn thường là khi trưa.

Anh gặp em - người cô gái tuổi trạc mười bảy mươi tám, có khuôn mặt tròn nhưng cầm em hơi xoan, dưới lông mài không quá đậm là cặp mắt sáng ngời long lanh, mũi dù không cao lăm nhưng thẳng và vừa với khuôn mặt, đôi môi thì đường nét rõ ràng, đỏ mộng mềm mại, em ít cười, nhưng khi cười, nụ cười rất tươi và dễ thương, đặc biệt tóc em đen mượt chân tóc cuốn vào - kiểu tóc rất được nhiều cô gái trẻ ưa chuộng lúc bấy giờ - kiểu tóc ca sĩ Phương Hoài Tâm, nước da trắng hồng, mềm màng trong bộ quần áo màu sắc không loè loẹt, gọn gàng vừa người, nhìn em dịu dàng xinh đẹp trong tự nhiên, không phấn son trang điểm.

Anh gửi xe gắn máy bên hông kiot em, trên khoảng đất trống nhỏ, em và cô chị có hai kiot trong chợ, kề bên nhau. Anh mua thức ăn tươi sống, rau cải trong chợ, còn gia vị như bột ngọt, muối đường, tiêu tỏi, dầu ăn, nước mắm, nước tương đương nhiên em cung ứng rồi.

Em và anh, từ cô chủ bán hàng với anh chàng khách hàng đã trở thành "bạn" không biết từ khi nào. Rồi anh thường nán lại một ít

thời gian để trò chuyện với em, em nói về đồng áng hoa màu, về kỷ niệm thời học trò, còn anh nói về công việc đang làm, nói về một đồng bằng sông nước chín rồng miền tây nam bộ, quê hương Cà mau, những đồng ruộng bạc ngàn, thăng cánh cò bay, những con tàu cá giong buồm ra khơi trong ánh nắng ban mai, những con tàu bụng chứa đầy cá suối bùồm trở về trong ánh hoàng hôn.

Em lắng nghe, lúc này, mắt em long lanh như một dòng sông, dòng sông có bóng anh ẩn hiện, và anh nhìn em đẹp lạ thường!

Anh nhớ khi ấy Củ Chi vốn chỉ là một thị trấn nhỏ, người dân đa số vẫn sống nhờ đồng ruộng hoa màu, đồng cỏ cây lúa giàn dưa vẫn ẩm ướt sương khuya, người dân đã lặn lợt xách giã đi chợ, để kịp về lo việc đồng áng. Còn chợ, chợ đã vắng dần dù trời chưa về trưa, một số bạn hàng cũng bắt đầu thu dọn về nhà, chợ vẫn còn phiên chợ chiều nhưng người thưa hơn.

Anh hay nán lại để phụ em thu dọn cửa hàng, nhiều hôm, sau đó em cùng chị bảy về nhà bằng xe lôi gắn máy, kèm theo những đồ đặc cần mang về, đôi khi người anh trai đưa xe tải nhẹ ra đón, vì đồ đặc nhiều, anh chạy xe theo em về Tân Thông Hội trên QL 22, nhà em nằm trong con đường đất đỏ chảy đá sỏi. Còn anh, chưa khi nào anh được chở em dù chỉ một lần.

\* \* \*

Một hôm anh được em mời về nhà chơi, anh biết đó là quyết định của ba mẹ em, vì đây không phải một việc bình thường đối với miệt nông thôn còn tương đối bảo thủ thời bấy giờ - khi quyết định cho một chàng thanh niên xa lạ đến nhà. Anh đến với tâm trạng hồi hộp, chắc em cũng không khác gì anh đúng không em?

Nhà em nằm bên tay trái QL, rẽ vào con đường đất đỏ chảy đá sỏi, hai bên vệ đường là hai hàng bông dâm bụt cắt tỉa gọn gàng cao hơn đầu người, hoa nở màu đỏ tươi và màu cam nhìn khá đẹp mắt. Nhà em nằm bên phải con đường đất, không xa lăm từ QL đi vào. Trước cổng sân nhà là hàng rào bông giấy, hoa nở màu đỏ, màu trắng xen nhau rực rỡ xinh xinh. Qua cổng là một cái sân khá lớn được lát gạch tàu đỏ tươi, đây là sân phơi lúa thóc rơm rạ sau mùa thu hoạch, ngoài ra cũng là sân bãi để tổ chức tiệc tùng, lễ tết, cũng giỗ... bên trái sân phơi để một cỗ xe bò, nhưng bỏ thi không, chắc thả ăn cỏ ngoài đồng, bên cạnh đó một đóng rơm khô chất cao tầm ba mét, một đàn gà con lông tơ vàng mịm đang vui đùa nhau với tiếng kêu chíp chíp xung quanh đóng rơm, dưới sự theo dõi của gà mẹ.

Ngôi nhà khang trang, thoáng đãng mát mẻ bởi hai hàng cây cau, cây dừa thẳng tắp rạp bóng phía sau nhà. Nhà xây theo phong cách nhà vườn nam bộ, pha trộn một vài nét kiểu cách châu Âu, đây cũng là nét đặc trưng một thời Pháp thuộc, điển hình là hoa văn trang trí lẵn màu sắc ngoài mặt tiền, với những đường viền các cánh cửa, hàng cột của căn nhà. Còn trong nhà vẫn giữ nét cổ hữu người dân nam bộ.

Nhà trên chia thành ba gian - gian chính với hai gian bên.

Gian chính sát vách ngay giữa đặt tủ thờ bằng loại gỗ quý, trên vách treo khuôn kiếng cao to, trong kiếng là bức tranh vẽ cảnh đời sống, lao động miền sông nước nam bộ, hai bên là hai câu liễn, trên tủ thờ đặt bộ lư đồng, chân đèn, mâm trái cây, một bình trà và hàng ly bằng sần sứ, có cả một chai rượu, sát bên khuôn kiếng có vài khuôn hình nhỏ, thờ di ảnh người thân quá cố, một cái bát nhang

đồng nhỏ. Trước tủ thờ đặt chiếc bàn hình chữ nhụt và máy chiếc ghế dựa bằng gỗ, bộ ám trà vỏ dừa, mâm ly tách, hộp đựng thuốc rẽ, bật lửa. Gian bên trái ke bộ phản màu nâu bóng loáng dày hơn 10cm, hai cái gối, cả cây quạt tàu cau cũ đã ngã màu vàng sậm, đây là nơi nghỉ ngơi những lúc có khách đến nhà, còn phía bên phải cũng có bộ bàn ghế, sát vách là một tủ kiếng, trong tủ trưng bày một số chén đĩa sành sứ cao cấp, chỉ dùng vào dịp đón khách, còn nhà trong là nơi sinh hoạt nghỉ ngơi của gia đình em.

Lần đầu gặp ba mẹ và anh chị em trong gia đình em, ba em tiếp anh khá thân thiện vui vẻ, ông trạc sáu mươi tuổi, không cao lăm, tóc đã bạc râm, nướm da ngăm đen, vì quanh năm dầm mưa dãi nắng trong công việc đồng áng, nhưng ông vẫn khoẻ chắc nhanh nhẹn. Ông nói về mùa màng, hoa lợi hàng năm, nói về thời cuộc, chiến tranh... Anh chỉ ngồi nghe, vâng vâng dạ dạ, không nói câu nào. Mẹ em, bà tuổi ngoài năm mươi, dáng người gầy, mái tóc bạc phơ trái với ông chồng, bà nhìn anh hồi lâu, khá tinh tế. Mẹ em hỏi về gia cảnh, về bản thân, hỏi về công tác, về tương lai. Khi được biết anh người quê gốc Cà Mau, trầm ngâm hồi lâu, bà chỉ nói:

- Xa dã!

Nhà em anh chị em khá đông, trên em có tám anh chị, em còn ba đứa em, có cả em trai và gái. Nhiều anh chị đã lập gia đình, họ xây nhà ở quanh đây, trên đất nhà, còn chị thứ sáu chưa lập gia đình, chị đang bán hàng ngoài chợ Củ Chi, kế kiot em.

\* \* \*

- Anh có người yêu chưa?" có lần em hỏi khẽ, lúc hai người ngồi trò chuyện.

- Em có thể hỏi mấy đứa bạn làm chung sẽ rõ.

- Em chỉ muốn biết tình cảm anh đối với em chân tình không?

Em ngước mắt lên nhìn anh, má em ửng đỏ, ánh mắt long lanh, chờ đợi.

Anh nhớ có một lần em đã nói với anh:

- May mắn chị của em trước kia lấy nhau cũng thường bắn khoan lõi lăng vì thời cuộc, hoàn cảnh, may mắn đa phần quê xa, nhưng rồi cuối cùng cũng nên vợ nên chồng, sinh con đẻ cái trên mảnh đất, đồng ruộng vườn tược có sẵn trong gia đình.

Anh hiểu ý em, anh rất xúc động chân tình em dành cho anh, nhưng anh không thể là cái dập bóng của các anh rể em.

Mùa xuân năm đó, anh đến chúc tết gia đình em, trước khi về quê.

Một anh rể em đã khéo léo kéo anh qua một chỗ vắng, anh ấy hỏi:

- Tình cảm anh và cô ấy tới đâu rồi, có dự định gì chưa? nghe nói hai đứa quen nhau cũng được một thời gian rồi phải không?

- Con gái mười tám mười chín tuổi đã bắt đầu lo cưới chồng rồi, rồi anh nói.

Anh không có câu trả lời dứt khoát, anh khó có dự định vào lúc này, anh vẫn muốn trở lại đơn vị cũ sau thời gian biệt phái, để tiếp tục học chuyên sâu ngành mình, lo về tương lai. Anh biết anh rể em tỏ ra không hài lòng thái độ lững lờ của anh, nhưng người đau khổ thát vọng nhứt lúc này chính là em, anh là người khiến trái tim em bị tổn thương, vì em đã trót gửi gắm mối tình đầu trong trắng, chân thành cho anh.

\* \* \*

Anh nhận được quyết định, ít lâu sau té, anh được điều động đến một đơn vị mới ngay trong thành phố, lần này. Đó sẽ là cơ hội tốt để anh có dịp tiếp tục học hành sau này. Anh đến gặp em trước khi về đơn vị mới.

Anh và em, chúng ta cố giữ một sự im lặng, hình như đó là điều hay nhứt, chỉ có nỗi u buồn trong mắt em khiến anh đau nhói, anh nghĩ phải chi mình không gặp nhau, để rồi cuối cùng lại làm tổn thương trái tim em, anh không lấy ra được lời an ủi nào với em - giờ phút này trước khi chia tay, chúng ta cũng không có nước mắt, nụ hôn, cái ôm nhau hay được một lần nắm tay em, anh chỉ có thể nói với em:

Anh sẽ trở lại thăm em, sau khi công việc đơn vị mới ổn định, còn em dù trái tim đau khổ, em vẫn cố nở một nụ cười và nói khẽ:

- Cảm ơn anh, chúc anh thượng lộ bình an

Phải chăng mỗi tình đầu chân thành của người cô gái phảng phất mùi hương thơm đồng cỏ và cái thị trấn nhỏ bé, xa phố thị phồn hoa này, không thể giữ chân anh, hay anh chỉ là một kẻ lữ thú đến trong một mùa thu nọ, dừng chân dịch quán lúc gót mồi đường dài, nó nhuộm phong sương, sau đó đi tiếp - không để lại dấu vết, và không hẹn ngày trở lại? Em có nghĩ vậy không - khi nhìn bóng anh xa dần và khuất hẳn trong tầm nhìn em?

Còn anh, anh đã nợ em một mối tình, và mang trong lòng nỗi xót xa, day dứt, ân hận, mãi mãi theo năm tháng!

Viết xong ngày 7/2/2023



貝蒂自然博物館（Beaty Biodiversity Museum）藍鯨化石



史丹利公園之美人魚銅彫刻



史丹利公園圖騰柱廣場



史丹利公園之玫瑰花園



史丹利公園柱形燈塔



史丹利公園裏的雁群



費爾蒙特帝后大酒店 ( The Empress Hotel )



卑詩大學校園玫瑰花園



柯納圖書館



卑詩大學



紀念售賣店



卑詩大學校園鐘塔



史丹利公園



溫哥華觀景臺



溫哥華中心海港



獅門大橋



溫哥華市林氏公所



我與內人及兩個孫子在史丹利公園環園湖畔留影



內人與小幺攝於圖書館和資料中心



溫哥華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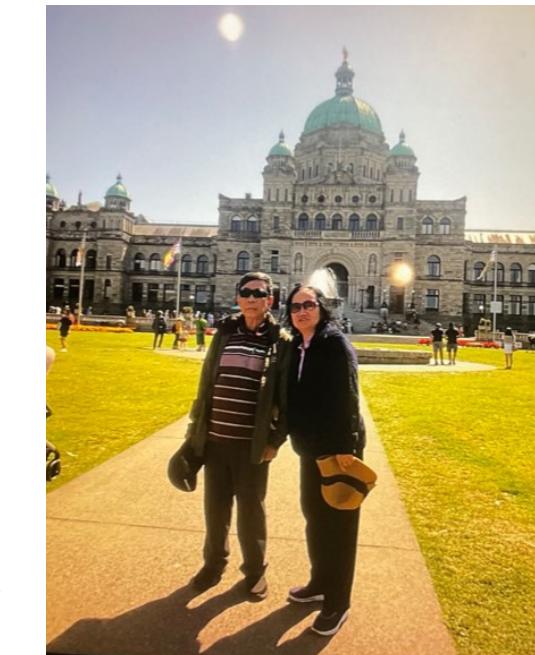
費爾蒙特帝后大飯店



溫哥華唐人街千禧門



維多利亞市唐人街同濟門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會大廈



我與嚴志章文友加華紀念牌留影



我家小幺及大孫子紹賢攝於溫市車展



金甌市天后宮



金甌夜景



金甌夜景



舊日金甌